

新中國文學文庫
美國短篇小說集
傅子東選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世界文學名著

美國短篇小說集

目錄

導言	一
李伯·凡·溫克(W·歐文作)	一五
胖先生(N·霍桑作)	三九
臘巴西尼的女兒(N·霍桑作)	五三
告密的心(E·愛倫坡)	一〇三
一隻天才的跳蛙(馬克吐溫)	一一一
米格斯(F·布雷哈德)	一二一
橋上絞犯(A·皮爾斯)	一三九
四次的會遇(H·詹姆士)	一五五

聖誕節的禮物 (O·亨利)	二〇五
失去的菲比 (T·德萊塞)	二一五
保羅的罪狀 (W·卡脫)	二三七
柳徑 (S·劉易士作)	二六七

美國短篇小說集

導言

H·富克爾 (Walker) 在牛津大學世界名著叢書本短篇小說選的導言裏說，若把英美兩國的短篇小說名著合選在一起，美國的作家至少可以佔到三分之一的比例，至於詩歌的合選，美國的作家恐怕佔不到十分之一罷。這是說明了美國的短篇小說在英語的短篇小說中所佔地位的重要。

不但在英語的短篇小說中，就是以全世界的短篇小說而論，美國的短篇小說也佔着極重要的地位。因為，我們曉得，美國和法國的短篇小說是近代短篇小說所由發展的兩個主要的源脈，而法國則等到一八五二——六五年間K·波特萊爾 (Baudelaire) 繙譯了E·愛倫坡的作

品方纔完成了近代短篇小說的藝術，而產生了G·莫泊桑之流的大作手。那末我們即使說美國的短篇小說是近代短篇小說的鼻祖，也不算過分誇張的。

這裏所選譯的只有十一個作家，當然不能代表美國短篇小說的全部，但是美國短篇小說對於近代短篇小說所貢獻的各種成分，卻都有了代表了：

(1) 形式與技巧上的完成——W·歐文，N·霍桑，及E·愛倫坡。

(2) 幽默的成分——馬克吐溫及O·亨利。

(3) 地方色彩即鄉土小說——F·布雷哈德。

(4) 心理分析或性格解剖——A·皮爾斯及H·詹姆士。

(5) 生理的解剖——T·德萊塞。

(6) 大戰後美國生活的反映——W·卡脫及S·列易士。

再從時代思潮上着眼，也已各個作派都有了代表：

(1) 前期浪漫主義，即初期國民時代(1800-1840)的代表——W·歐文。

(2) 後期浪漫主義，即後期國民時代(1840-1861)的代表——N·霍桑。

(3) 南方浪漫主義的代表——E·愛倫坡。

(4) 南北戰爭後所謂鍍金時代的(1865-1900)代表——馬克吐溫。

(5) 美國寫實主義創始的代表——F·布雷哈德，A·皮耳斯及H·詹姆士。

(6) 寫實主義確立時代(1900-20)的代表——O·亨利。

(7) 自然主義的代表——T·德萊塞。

(8) 大戰後的代表——W·卡脫及S·列易士。

美國自從獨立運動得到勝利，脫離了英國的羈絆，同時也漸漸打開了清教主義的籠罩，文化中心由北方清教主義的根據地新英格蘭移到了南方的紐約，一般精神都傾向於國力的提高和國運的發展，它的在文學上的反映便是前期的浪漫主義，而在短篇小說部門中的代表便是華盛頓·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

當歐文誕生在紐約的時候，美國的獨立運動還沒有完成。他目擊着獨立戰爭的經過，由此替

他的作品貯蓄了不少的感興。少年時因為身體衰弱，便到歐洲去作長期旅行，同時在那裏擔任過幾次外交官的職務。一八〇九年開始在“*Salmagundi*”月刊上發表“*History of New York*”（紐約史），便開始顯露他的幽默的天才。一八一五年旅居英國後，他不久就專從事於著作的生涯。他的傑作“*The Sketch Book*”（隨筆，林譯拊掌錄）出版於一八一〇年，當即在英美兩國都博得不少的贊美。繼此而出的有“*Tales of a Traveller*”（一八二四年）（一個旅行家的故事）及旅居西班牙時所作史書多種。一八三二年回居紐約，是早已聲名大著的了。

他的作品包含着不少十八世紀的浪漫氣分，它的一般特色是感情的，主觀的，想像的，內容則充滿着民間傳說，神秘，悲哀情調及異國情調等等。但他具有他的特殊的風格，特別在短篇作品裏，他曾創造了一種獨特的優美動人的情調，就成了短篇小說所不可缺少的一個元素。所以短篇小說的體裁雖不完成在歐文手裏，歐文卻會給短篇小說打下了一重堅實的精神的基礎。

拿但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雖然比歐文不過遲生二十年，美國文學的發展卻已進入了另一階段。這個時代包括美國南北戰爭起來以前的二十餘年，當時美

國一面是在繼續的大發展之中，一面卻已遭逢到極大的苦難。因為物質上既然突飛猛進，同時社會的罪惡必然也要跟着增加起來。加以經濟上政治上逐漸顯露南北分裂的危機，於是在這一面努力於大自由，大解放，大活動，大發展的時代，同時也就是一個大混亂，大不統一，大不安的時代。在這樣的局面當中，社會自然要求着一種精神的指導，而這種指導既然不免要和當時的物質的要求背道而馳，所以終於不能不充溢着浪漫的色彩，這就成了後期浪漫主義了。

霍桑生於馬薩諸塞州 (Massachusetts) 的撒冷城 (Salem)，是個清教徒的舊世家的後裔。他自小就受到新英格蘭那個清教主義根據地的環境的影響，所以對於清教主義與人類生活的關係有着一種異常深切的了解。有一個批評家甚至曾說霍桑的小說就是清教主義的化身。但是他並不像真正的清教徒那樣嚴肅的說教。在真正的清教徒，藝術是不容存在的；他們以為藝術的美就是惡。在霍桑，則把道德和藝術調和得非常融洽，以致他的作品裏雖然包含着深切的教訓，卻使你無論如何不會覺得討厭。這一點，我們讀了他的最大傑作“The Scarlet Letter” (傳譯猩紅文) 就可以明白。

無論他的短篇小說——代表的集子是“*Twice Told Tales*”——或長篇小說，他都用象徵的方法。他表現在作品裏的一般態度和當時一般精神指導者的態度都不同。當時的哲學家，如 R·W·愛默生（Emerson），對於社會是抱樂觀的，霍桑則是個悲觀主義者。他一向向理想的和靈的方面去竭力探索，一面也對當時的現實世相加以精細的觀察。結果是覺得現實的黑暗和理想的光明太相矛盾太難調和了。因此他的作品裏面一般地充滿着黑暗的陰鬱，而又流露着閃電一般的光明，使讀者讀了之後自然覺得現實之可唾棄和光明之可追求。這就是他用最高藝術手段施行教訓的方法。

同是這個時候，南方出了一個怪傑，代表了美國後期浪漫主義的另一態相，而完成了短篇小說的技巧。這人就是愛得加·愛倫·坡（Edgar Allan Poe, 1809-49）。原來當時美國的文化是蒼萃在北部，南部則在一般大地主的支配之下，大家努力於蓄奴治產，教育文化等等精神的產物全被蔑視，因而和北方的宗教道德的傳統完全絕了緣，文學只能從民衆當中產出，而坡就是這種文學的代表之一。

坡的父親是愛爾蘭人，母親是蘇格蘭人，因而他遺傳了前一人種的神秘和熱情，後一人種的豐富的想像力。再加上他生長在南部溫暖的氣候當中，不受宗教上道德上一切的拘束，所以他就成了了一個具有特獨作風的作家。他的短短的生世也很多波折。他生在波斯盾，生後父母就棄世，寄養在維基尼亞 (Virginia) 一個同姓的商人傢裏，雖則也曾得他培植，進過幾年學校，但不得他的歡心，被派到商店裏去工作。他不耐這種生活，自己跑到波斯盾去嘗試文學的生涯。後來又去投過軍，犯事被革。從此就一逕靠投稿爲生，和貧窮不住的掙扎。但是這對於他的作品當然也有影響的。

他同時是一個詩人，批評家和短篇小說作者，但他的短篇小說給與世界的影響最大。他的短篇小說集子有 "Tales of Mystery and Imagination" (神秘和想像的故事) 就是這書的名字已稱暗示我們他的作品的特質了。他的短篇小說裏面充滿着恐怖感，病的氣分及幻想等等。也有一種諷諭的作品，如本書選譯的 "The Telltale Heart" (告密的心) 他又是後來偵探小說及冒險小說的首創者。他在短篇小說的技巧上的貢獻最大。他指出了『整一的效果』(Effect

of Totality) 爲短篇小說的必具條件。他對於情節的展開和性格的描寫都不很注重，專注重全篇的氣分，因此他用做詩的方法做小說，他的小說也就同他的詩一般，作風簡潔而能給人以強力的整個印象。在這一點上，他被承認爲近代短篇小說的先驅者。

當南北戰爭以後進入跟物質的繁榮一齊開始擡頭的寫實主義的時期中，我們頭一個遇見的著名短篇小說作者，就是以幽默著名的馬克吐溫 (Mark Twain)。本書所選譯的一篇 “The Celebrated Jumping Frog of Calaveras County” (天才的跳蛙) 就是他在一八六五年發表於紐約某雜誌而成名的傑作。

馬克吐溫原名撒母耳·藍朋·克萊門斯 (Samuel Lanborne Clemens, 1835-1910)，生於東南部的佛羅里達 (Florida)。少時只受過片斷的教育。十七歲時在密西西比河 (Mississippi) 上一隻船裏工作，後來纔跟他哥哥到西部去。從此他給各日報投稿。及從歐洲旅行回來，仍繼續他的寫作生活，同時到各處旅行，講演，所到的地方頗多。當這七八十年代的所謂『鍍金時代』 (The Gilded Age)，美國正在狂熱地從事於鑛山地域的開拓，表面上是欣欣向榮的。他卻睜着一雙冷

眼，凝視着現實，看透了人類行爲無可掩飾的動機，乃至基於社會的因習和階級的偏見等等上面的惡俗的道德觀，心裏感到了深刻的憤慨和憎惡，卻用幽默裝着諷刺，一一的將它們刺着。在體裁上，則因短篇小說跟定期刊物發生了更密切的關係，自然不得不新聞通信化，但正唯如此，倒替短篇小說開闢了一條新路了。他的短篇集子有“Sketches New and Old”（新舊隨筆）出版於一八七五年。

同時同是爲這鍍金時代的反映而卻採用比較嚴肅的態度的，則爲鄉土小說的作者法蘭西斯·布雷哈德（Francis Bret Harte, 1836-1902）他生於阿爾班尼（Albany）少年時過着一種不安定的生活，做過小學教師，礦工和排字人，但始終傾向於新聞事業，到十八歲時，就跟舊金山一家報館訂了約，替它寫短篇小說。一八六四年他開始寫“Condensed Novels”，又四年後創辦“Overland Monthly”，他的最好的短篇小說大半都是這上面發表的。後來終老於倫敦。他的代表作品有“The Luck of Roaring Camp and Other Stories”，“Miggles”，“The Outcast of Poker Flat”及“Tennessee’s Partner”等，題材多取於加利福尼亞的礦工生活，而以含有

濃厚的地方色彩著名。他並不怎樣掩飾人們的惡，但他有一種技倆，能够顯出即使萬惡的敗類也未嘗不包含着幾分的善，而表現時又絲毫不違背自然。

但是寫實主義在它發展的過程中，必須要經過性格解剖或心理分析的階段，方始可算確立，於是應運而生的就有 A·波爾斯和 H·詹姆士。

安卜羅斯·皮爾斯 (Ambrose Bierce, 1842-1914?) 生於俄海阿 (Ohio)，在南北戰爭時當過軍官。一八六六年他到加利福尼亞，又六年後旅居英國。未到英國之前，他就寫過許多的隨筆和短篇小說，但並沒有人注意。一八七七年至一八八四年間，由英國回到加利福尼亞，編輯了一種雜誌。一九一四年時居墨西哥，從此再聽不見他的消息，據說就是那一年死在那裏的。他的短篇小說集著名的有 "Tales of Soldiers and Civilians"，爲心理分析小說的開始。它們的情調也有悲劇的，也有諷刺的，但都非常精細而深刻。

亨利·詹姆士 (Henry James, 1843-1916) 生於紐約，但大部分受教育的時期都在外國。及到一八八〇年，他就決計久居於英國，只不過偶爾回到美國來幾趟。他的短篇小說集有 "The

Better Born (1903) 他因旅居在歐洲及英國受了不少的刺激，所以一般作品都表現着對於一種有教養及有洗練趣味的世界的渴求，往往把文化空氣稀薄的美國社會和富有傳統美的歐洲文明作種種的對照，而所用的方法則是性格分析，從此開拓了心理小說的一條大路。

但是到了O·亨利的手裏，美國在短篇小說中的寫實主義方纔算是確立。O·亨利本名威廉·雪德尼·波脫爾 (William Sydney Porter, 1862-1910) 生於南部之格林斯卜羅 (Greensboro)。父親是一個窮苦的醫師，因而他小時不過受過一點極粗淺的教育。青年時做過地產公司和銀行的小職員，又因人牽累下過獄。在獄中時他開始做短篇小說給各雜誌投稿，不久，就成爲一個流行極廣的作家。他的題材大都是近代都市中的下層薪給者的生活，常能引起讀者的輕妙的笑和不可及料的淚，把握題材擅長發明力和布局的技巧，故雖在社會意義上價值不如那些同時代的社會抗議的作家，卻不能不認爲都市生活的精密的反映，因而具有了歷史的價值，同時又完成了美國短篇小說最高的技巧。他的短篇作品著名的有“The Four Million” 及“The Voice of the City” 等。

稍後，用着比較嚴肅的態度及自然主義的觀察點去解剖近代都市的醜惡面的，則有提奧多·德萊塞（Theodore Dreiser, 1871—）他小時因家境貧苦，就投身於新聞界，從此做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文字生活纔得名。他因受過長久的新聞記者的訓練，所以也用新聞記者的態度做小說。他是激頭激尾的一個自然主義者。無論在長篇小說或短篇小說裏，他都用嚴格的科學家的眼光去解剖人生和社會，而認定人類的一切行為都是生物化學的（bio-chemical）作用，無所謂善，也無所謂惡。他又認出人生是不住的奮鬥，而奮鬥的結果往往是產生悲劇，所以他又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在短篇小說上，他大膽打破了從前那種講究布局的作風，而自創一種新風格，因為他已經看出現實的人生是並不如小說家所意想的那麼有結構的。他的短篇小說集有“Tree and Other Stories”及“Chains”等。

經過了世界大戰之後，美國一般文藝作品中所表現的是對於以前的繁榮理想的幻滅意識和敗北主義。這裏只選兩個代表：

威拉·卡脫女士（Miss Willa, Cather, 1876—）生於溫徹斯脫（Winchester），從事

過新聞生活好幾年，又做過“McClure's Magazine”的助理編輯許多年。她的短篇小說集“*Youth and Bright Medusa*”出版於一九二〇年。她的寫實的觀察非常忠實，但一般的含着悲劇的情調，往往把現代生活烘托在過去時代的背景上。

辛克萊·列易士(Sinclair Lewis, 1885—)以“*Main Street*”(1920)一部小說著名，短篇集有“*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Sinclair Lewis*”(1935)。他是一個眼光銳利的第一流的諷刺家。他的題材是澈底地現代生活的。他自己並沒有什麼明顯確定的主張，但是他對於現世相的各方面表示着深刻的不滿和憤激，一九三一年他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金，他在美國文學界的地位從此固定了。

以上不過指示美國短篇小說的一條極其粗略的線索，且因篇幅的限制，被遺漏了的作家當然很多。但是讀者倘能依着這條線索去讀本書所收的幾篇小說，並從此推廣出去讀其他作家及其他作品，想來就不致茫無頭緒了。

李伯·凡·溫克

W·歐文作

凡曾在黑德森河上航行過的，總必還記得卡茲吉爾諸山罷。它們是亞巴拉姜大山系截斷的一支，見於河之西側，聳然高矗，鎮壓着四周的地面。季序的遷變，氣候的陰晴，乃至一日間的早晚，都足使那奇幻的山色山容發生變化，因而遠近的承家賢婦們都把它們當作準確無差的晴雨表用的。當天氣晴明穩定的時候，它們是披着青紫的顏色，把分明的輪廓印在傍晚清明的天上；但有時天澹無雲，它們的尖頂卻罩着一團白氣，映着落日的餘光，輝耀的有如一頂光榮的王冕。

在這些仙山的山腳，航行的人也許會看見輕烟由一村落中裊裊而上，從樹隙遙窺，隱約可見，那村中的木板的屋頂，適際高處的青葱融化作近景的新綠。這是一個小小的鄉村，年代已甚久遠，乃是荷蘭人初殖民到此時所建，正當仁惠的彼得·施德佛山（祝他地下平安）建設政府之始。近幾年中，原來殖民者的房屋還有存在的，係用荷蘭運來的小黃磚建築，窗作格子式，門牆有尖角

樓，屋上插着定風羽。

就在這個村落中，也就在這些房屋之一（老實說，它是已經不堪破舊的，）距今許多年前，當這裏還是大不列顛一塊屬地的時候，曾住着一個老實善良的朋友，名字叫做李伯·凡·溫克。他是凡溫克一族的後裔，他的先人在彼得·施德佛山的俠義時代曾以勇武著名，並曾從他去圍攻克里斯帝拿要塞。然而他卻絕少遺傳他先人的尚武性格。我已說他是個老實善良的朋友了；同時他又是一和氣的鄰舍，一個馴良懼內的丈夫。實際上，他所以具有那樣柔和的性格，使他到處都得人心，原是由於懼內而來的；因凡在家裏受着潑婦的紀律，出外去就最容易對人卑屈而妥協。無疑的，他們的脾氣是在室人苛責的烘爐中鍛鍊得韌軟如意了，且欲教成耐心忍苦的美德，一次韓中的講演，就抵得過全世界牧師的說教。所以家有悍妻，有些地方也可說是差堪自慰的幸福；果其如此，那末李伯·凡·溫克的幸福真是不同常人了。

他在村上所有的賢婦們當中，確是人人都喜愛的，他家裏每有吵鬧，她們總都幫他的忙，這也是婦人們的常情；又當她們夜間閒談提起這些事，也總都怪他的老婆不是。村上的孩子們每見他

來，也都要歡呼喜躍。他幫助他們做遊戲，替他們做玩物，教他們放風箏，打彈子，並且告訴他們關於鬼怪、巫婆、和紅人的長篇故事。每當他在村上懶散走着的時候，他總要被一羣孩子們團團圍住，大家抓住他的衣裾，爬在他的背上，並且對他百樣的惡作劇也不要緊；又在鄰近一帶地方，沒有一隻狗是會對他叫的。

李伯的性格有個大毛病，就是對於一切種類的有利的勞動都懷着一種不可克服的厭惡。這決不是由於恆心或耐性的缺乏；因為他會拿着一根像韃靼人的長矛那樣長笨的釣竿，坐在一塊潮濕的石頭上垂釣終日，即使魚兒一口也不來咬，他也不埋怨一聲。他會肩上揹着一支獵槍，接連幾個鐘頭，穿林越澤，上山入谷的跋涉，只爲的要打幾隻松鼠或野班鳩。鄰舍家有事要他幫忙，就是極粗笨的工作，他也從來不會拒絕；爲剝玉米或築石牆而舉行的鄉村宴會，他總是搶先到的；就是村上的婦人，也常要他跑差使，或叫他做自家男子不肯做的零碎事情。總而言之，只除開他自己的事情，李伯任是何人的事情都高興做的；至於叫他做家裏的事或把農場料理料理，他就覺得有些不可能了。

事實上，他對人說在他農場上工作是沒有用的；這是全村最不吉利的一塊地；什麼事情都會出毛病，他就是去料理，也還是要出毛病的。他的籬笆繼續的倒敗；他的牛不是走失了，就是跑進人家菜畦裏去；他田裏的野草定規比什麼地方都長得快些；雨總檢他正要到田裏工作的時候下來；因此他這祖遺的地產在他經營之下，就一畝一畝的縮小下去，終於只剩一小片的玉米和馬鈴薯，然而在附近一帶的農場中，也還要算是最最荒廢的。

他的孩子們，也和他一樣的破爛和放蕩，好像沒有父母的一般。他的兒子李伯，是照他自己的型像塑出來的，穿着他父親的舊衣裳，頗有克肖父德的希望。普通，總見他像一匹小馬一般跟在他母親的腳後，穿着他父親丟掉不要的一條大腳褲，用一隻手頗費力地擦着，像漂亮女人下雨天揭起她的衣裙似的。

然而李伯·凡·溫克卻是那種帶點傻氣的隨遇而安的樂天家，把世上事看得無可無不可，麵包白的黃的都會吃，只看那樣最不要操心；與其爲一鎊而工作，寧可拿一辨士而挨餓。倘如沒有人管着他的話，他就可心滿意足地度過一生；但是他的老婆要繼續不斷的在他耳中喋喋，說他懶

情，不當心，並說一家人都要毀在他身上。早晨，日中，夜晚她嘴裏總是嘮叨不休；他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包管要引出她滔滔不絕的大篇演講來。李伯之應付這種演講，就只有一個法子，而這法子因為常用之故，早已經變成一種習慣了。那就是聳聳他的肩，搖搖他的頭，垂下他的眼睛，卻是一言不發。然而這法子常要引他老婆重新發起雷霆來；到這時候，他就只願收兵免戰，跑出了自家的大門——老實說，唯有這一條路是屬於一個懼內的丈夫所有的。

李伯在家庭中的唯一知己，就是他的——一隻名為狼的狗，狼也和他主人一樣的萎靡；因為李伯的老婆把他們兩個當做一雙閒蕩的伙伴，常要拿一種凶狠的目光看着狼，以為他主人常常不回家，都是給他帶壞的。以一隻體面的狗所應有的精神而論，他確是和其他奔走林間的狗一般勇敢的——可是，天底下有什麼勇氣能够抵擋得住一個女人的喋喋不休的口和咄咄逼人的凶燄呢？所以狼一走進家門口，立即會倒了威風，把尾巴掛在地下，或夾在腿間，裝起一副惡形惡狀，賊膽心虛的走着，只向李伯的家婆不住的說視，倘見茗蒂柄或水勺兒略一揮動，他就急忙叫着飛跑到門前去了。

婚後的年歲一年年的過去，李伯·凡·溫克的日子也就一天難過似一天；原來暴躁的性情斷不會因年齡而和緩，鋒利的舌頭卻要因常用而更鋒利。許多時以來，每當被逐出門，他的自慰就是去參加一個由村上的聖人們，哲學家們，和其他閒蕩的人物組成的永久的俱樂部；他們的開會常在一家小客店門前的板凳上，那客店是拿佐治三世陛下的紅色肖像做招牌的。他們常在那樹蔭底下坐過一個長永倦人的夏日，無精打采地談着村上的新聞，或是講着那種一無所謂的冗長的催眠故事。但若偶爾有過往行人的舊報紙落在他們手裏，而使他們發起高深的議論來，那末就值得拿任何政治家所化費的金錢去聽一聽了。當小學教師戴立克·凡·本麥把這些報紙的內容唸出來時，他們是何等嚴肅的傾聽着，原來戴立克雖是個小塊兒，學問卻極淵博，就是字典上第一等長的長字也難他不倒的；而且他們對於發生了數月以後的國事，是何等賢明地議論着啊。

這個祕密政治會議裏面的意見，是完全受尼哥拉·維特支配的。他是村上的村長，又是客店的主人。他在客店門前從早到晚的坐着，只等太陽曬到身上來纔肯移動一下，而一經移到了大樹的樹蔭裏面便又不動了；因此鄰舍們都可憑他的動作知道時辰，竟和日規一般的準確。人家確實

難得聽見他說話，只看見他把烟袋不住的抽着。但是他的信徒們（因為凡是偉大人物必定都有信徒的）卻能完全了解他，都曉得怎樣去揣摹他的意旨。如果大家讀的或報告的事情使他不快，就會見他把烟袋狠命的抽，不住噴出短促而含怒的烟縷；至當他心中愉快，那末他就慢慢地坦坦地把烟吸進去，而將穩靜的輕雲噴出來；又有時，他會把烟袋從口中取出，使香霧裊裊於鼻際，嚴肅地微點其頭，以表示完全贊同之意。

不幸的李伯雖在這個躲避的所在，也終於被他那潑辣的老婆趕走了；因為她常要突如其來的攪亂這個會議的安寧，使得在會的人員靈時都走散；雖是那威嚴的人物尼哥拉·維特一經遇着這可怕的英雌的利舌，也不免要失其神聖，因為她老實不客氣，簡直說他丈夫的懶惰脾氣是他給帶上的。

可憐的李伯終至幾乎絕望了；他要避免田間的工作和老婆的吵鬧，唯一一條路，就是手中提着鎗，漫步到林間去。在林間，他有時坐在一株樹的樹根，把背囊裏所帶的東西和狼分食，原來他把狼當作了患難之交而對他深表同情的。「可憐的狼啊，」他常要說，「你的女主人竟叫你過着

狗的生活呢；可是不要緊，我的朋友，我在世一天，你就一天不會沒有朋友幫忙你！那時狼就搖搖他的尾巴，對他主人的臉注意地看了一眼；倘如狗也能憐憫人的話，那末我確實相信他是竭誠地把憐憫的情緒報答他的主人了。

有一個晴朗的秋日，也在這樣的漫遊之中，李伯無意識地爬上卡茲吉爾山的最高峯。他方從事於他所喜愛的松鼠獵，那寂靜的所在已經一再發出他的鎗聲的回響了。時光近晚，他喘氣着，疲乏了，便在山崖邊一塊綠草蒙茸的圓丘上，倒了下來。從樹隙中，他可以下瞰到一片豐裕的森林綿延到數哩之遠。一段路外，又可看見那壯麗的黑德森河遠遠在山下靜默而莊嚴的流着，反映着一片紫雲，或有時看見懶散的孤帆數點，偃臥在那如鏡的江心，久久纔向蒼碧的高原消失。

在另一方面，底下一個深谷，莽莽蒼蒼的，由懸崖碎落的枝葉填滿它的深底，但也可見斜日返照的微光。李伯躺着對面前的景象玩味了一些時；天色漸漸的晚了；羣山已開始把蔚藍的長影射在平地上；他知道回到村中時光早已要黑了，想起回家又該挨老婆的罵，不由得深深歎了一口氣。

他正要下山，忽聽見一段路外有一個聲音喊道：「李伯·凡·溫克！李伯·凡·溫克！」他回

頭看看，卻不見什麼，只有一隻孤鴉振翼渡山而過。他以為是幻覺，重又轉身下山，卻聽見同是那聲音又在傍晚的天空震盪着，『李伯·凡·溫克！李伯·凡·溫克！』同時狼也豎起他的鬃毛，大聲叫着，躲到他主人的身邊，向深谷中畏怯地窺看。這時李伯覺得有種無形的恐懼暗暗襲來；他急切地，向狼所看的方向看去，便見一奇異的人形由山岩掙扎而上，背上駝着一件沉重東西，佝僂着走路。他看見這樣寂寞無人的所在，竟有人在走路，心裏不由得駭異起來，但還以為那是他的鄰人，叫他去幫點忙的，因而就迎上前去。

及到走近，纔見那人的形狀非常古怪，他就更加駭異了。那人是個低矮橫闊的老頭兒，一頭蓬鬆的濃髮，一部斑白的鬚鬚。他的衣服是古代的荷蘭式——一件布外褂，束着腰——好幾條褲子，外面一條很大，兩側有兩排釦子作裝飾，膝蓋上有隆起的東西。他肩上駝着一個胖大的酒桶，似乎是裝滿酒的。他做做手勢，叫李伯走近去幫他的忙。李伯雖然也很狡獪，不肯輕易信任這個陌生人，但是不知怎麼的，已經很快的應承了他了；於是彼此相幫，爬上一條分明由山澗乾涸而成的狹道。當他們正在爬登時，李伯偶爾聽見一種拖長的隆隆之聲，好像遠處的雷響，彷彿從他們當時走的

那條狹道所向的兩岩之間一條山峽中發出。他停着步聽了一會兒，當是山巔常有的那種一時的雷響，便仍前進了。經過山峽，走到一個山洞，形狀像個半圓形的小劇場，四周有森豎的巉岩圍着，上面有倒懸的樹枝幹交叉，使你只能瞥見一點蔚藍的天空和傍晚的雲影。一路上，李伯和他的同伴都一聲不響的走着，因為李伯看見那人把桶酒駝上荒山，心裏雖覺詫異，卻有一種奇異的空氣包圍着那個陌生人，引起了他的恐懼，使他不敢和他去親近。

走進了半圓劇場，便又有新奇的事物出現了。在中央一塊平坦的地點，有一羣奇形怪狀的人。正方在打九柱地球。他們的衣服都是很古怪的；有的穿短褂，有的穿緊身，腰帶上掛着長刀，大半穿着寬大的褲子，和那引路人穿的樣式相像。他們的面貌也很特別；有一個鬍鬚很多，闊面孔，眼睛小得跟豬眼一般；又一個臉上只看見一個鼻頭，戴着一頂白色的尖帽，上面裝飾着一小枝紅色的鷄毛。大家都有鬍子，只是形狀和顏色各各不同。裏面有一個，彷彿是全羣中的司令。他是一個壯健的老紳士，一副飽受風霜的容顏，穿着一件鑲花邊的短褂，闊帶，腰刀，高檐帽上插着一支羽毛，紅襪，高跟鞋，用薔薇花做裝飾。全羣的人都使李伯想起多米尼·凡·賽克客廳中掛着的一張荷蘭古畫

上的人物來，那還是此地開初殖民的時候由荷蘭帶過來的。

特別使李伯覺得奇怪的，就是那羣人雖然分明都在取樂，卻都裝着極其莊嚴的神氣而且靜默得極其神祕，在他平日見過的娛樂團體裏面，從來一個沒有是像這樣嚴肅的。除了球的聲音，再沒有一件東西打破全場的寂靜，而球滾着的時候，便全山都響應起來，像響雷一樣。

當李伯和他的同伴走近他們的時候，他們突然停住了遊戲，把固定的像石像一般的眼光注射在他身上，並且把他們那種奇異，嚴肅，沒有光彩的面孔向着他，使他不由得簌簌的發起抖來。那時候他的同伴已把桶中的酒倒在長頸瓶中，做做手勢，叫他去服侍那一羣人。他惶恐戰慄的服從了他的話；他們肅靜無聲地把酒鯨吞了，就又重新打起球來。

後來李伯的懼怕慢慢減少了。他甚至敢趁無人看着他的時候把那酒來偷嘗一下，覺得它頗有上品荷蘭酒的風味。他本是個貪杯的朋友，因而一會兒之後就不由得不再喝一口。而且越嘗越覺有滋味，竟拿起酒瓶來啜了許多回，終至頭昏腦重，兩隻眼睛打起轉來，便不覺把頭逐漸低下去，昏昏然的睡着了。

等他醒來的時候，他發見自己仍在最初看見那谷中老人的那塊綠丘上。他擦了擦眼睛——

原來是個日光燦爛的早晨了。鳥兒在叢樹裏跳躍啁啾，老鷹拍着翅膀高高的飛着，迎着山上的清風。李伯心裏忖道，『難道我睡在這裏過夜了？』他就想起未睡以前的事情來。那個擗酒桶的怪人

——那條山峽——那岩石之間的山洞——那個打九柱地球的憂鬱的團體——那個長頸的酒瓶——『唉！那個長頸的酒瓶！那該死的酒瓶！』李伯心裏想，『我得用什麼話去跟老婆辯解呢？』

他四面找着他的槍，但是並沒有他那柄清潔油光的烏槍，只有一枝爛舊的槍放在他的身邊，槍管上堆着鐵鏽，扳機已經脫落了，槍托被蟲蛀空了。到這時候，他纔疑心山裏的強盜跟他惡作劇，故意把他灌醉了，偷了他的槍去。狼也不見了，但他也許是因追逐松鼠或雉鳩跑開去的。他吹了個唿哨叫他，呼喊他的名字，但都無效；只有回音重復他的唿哨和呼喚，狗卻不見。

他決計再到昨晚遊戲的地方，倘如碰見那團體中人，便去問他要回他的槍和狗。當他起身走時，他覺自己的關節木僵，缺乏他往常的活潑了。『這些山地於我不相宜哩，』李伯心裏想，『倘如這回的惡作劇把我放倒在牀上害起癱風病來，我纔和老婆有好日子過呢。』他好容易纔爬下山

谷來，尋着昨天晚上他和他的侶伴爬上去的那條狹道；可是他吃了一驚，看見那道已變成一條山澗，由層層的岩石奔流而來，把淙淙的水聲充滿了山谷。但是他仍舊沒法從澗邊爬登，打赤楊、黃樟、巫榛的叢中竭力穿過，有時被野葡萄藤絆倒，原來羣樹之間都有這種野藤糾結着，在道上鋪成一種網的。

過了許久，他纔達到山峽開展而成半圓劇場的所在；但那洞已無痕跡。只見岩石壁立，高不可攀，上有瀑布奔流，成爲一片飛沫，墮入一個深闊的盤谷，四周樹林蔭翳，暗黑不可辨視。到那時候，李伯只得呆住了。他又吹個唿哨叫呼他的狗，而回答他的只有一羣噪舌的閒鴉，高高飛舞在一株由岩石倒懸的枯樹上；且因高在空中，地位甚穩，便像下瞰着那可憐人的惶惑而大肆其譏嘲事情怎麼辦呢？——早晨漸漸過去了，李伯因未吃早飯，腹內已打起飢荒。他痛惜他的槍和狗；他怕見他的老婆；可是餓死在山中究竟也不是個辦法。他搖搖他的頭，捋上他的上鏽的烏槍，心裏充滿着煩惱和焦急，只得舉步回家了。

他近村時遇着一羣人，可是，一個也不認識，這已使他有些驚異，因他以爲自己是村裏人沒有

一個不認識的。他們的衣服，也和他慣見的樣式不同了。大家都向他瞪視，現出同樣驚異的神情，又當他們的眼睛注視着他的時候，大家都不約而同的摸摸他們的下頰。因這姿勢不住的重演，引得李伯也不由得模倣他們一下，這一來，他纔駭然的發見自己的鬍子已經長到一尺了！

那時他已進入鄉村的境界。一羣奇異的孩童跟在他後邊跑，向他呼喊，指着他的灰色鬍子。村上的狗，也都已不認識他，他一路走過，都向着他叫了。就是村上的狀況也已大大的改變；地面加大了，人也加多了。兩旁有一排排的房屋，都是他從來沒有看見過的；至於他從前常去的那些，都已不知去向。門上掛着陌生的名字——窗裏露出陌生的面孔——什麼都陌生了。那時他心裏糊塗；心想他和他周圍的世界難道都已受了魔術。這明明是他的本鄉，還是前一天纔離開的。那裏是卡茲吉爾諸山——那裏是銀色的黑德森河在一段路外流過——一山一谷都照常的。李伯墜入五里霧中了。他心裏想，『昨天晚上那個細頸酒瓶把我這可憐的腦子攪昏了！』

他好容易纔尋到回家去的路，怕生生靜悄悄的，走近前去，擔心着老婆的尖利呼聲隨時都可以暴發。但一看自家的房屋，是已經敗壞的了——屋頂陷入了，窗門破碎了，門扇脫鍵了。一頭餓得

半死的狗，樣子有些像狼，在近旁藏藏躲躲。李伯叫了聲他的名字，那狗狺狺的幾聲，露了露牙齒，就走過去了。這真是痛心的事——『就是我的狗，』可憐的李伯歎息說，『也已忘記我了呢！』

他走進了家門，那是——說句公允話——他的老婆一向都弄得很整潔的。現在卻是空虛而寂靜，分明是沒有人住的了。那樣荒涼的感覺，竟壓倒了他對於老婆的一切的恐懼——他大聲叫他的老婆和孩子——卻只聽見他自己的聲音在那寂靜的空屋中盪漾一會兒，就又是一切都歸沉寂了。

他於是急忙的退出，趕快尋到他的舊遊之地——那鄉村的客店裏——去，但是那客店也沒有了。在那地點，豎着一座搖搖欲倒的大木屋，開着很大的窗口，有的已經破了，用舊帽子和舊圍裙填塞着，門上寫着『約那當·屠利得聯合旅館』字樣。當初那株蔭蓋荷蘭小客店的大樹也已沒有了，卻豎着一根光光的高柱，柱頂有一個像似紅色睡帽的東西，從那裏飄出一面旗來，上面畫着些星點和條子——一切都是莫名其妙的了。可是他還認得招牌上畫着的佐治王的紅臉，他從前在那底下曾經抽過許多袋和平舒適的煙的；不過就是這個也經過異樣的變態了。紅色的衣服已

換做一件藍和淡黃的衣服，手裏的王杖已換做長刀，頭上已換做一頂三角帽，底下則用大字寫着『華盛頓將軍』字樣。

在門口，照常也有一羣人，可是李伯一個也不認識。就是那些人的品性也似乎變過了。他們的說話都帶着一種匆忙而急促的爭論語調，已沒有當初那種懶洋洋的催眠的空氣。他尋找那個闊臉兒，大下巴，嚼着長烟袋，以噴烟代替談閒的聖人尼哥拉·維特，可是沒有；又尋找那個慣唸舊報紙的小學教師凡本麥，可是也沒有。卻有一個瘦削而暴躁的傢伙，口袋裏塞滿傳單，正在那裏激烈演說什麼民權——選舉——國會議員——自由——本克爾山（註一）——七十六烈士——以及其他許多使李伯完全莫名其妙的神話。

那時李伯掛着花白的長鬚，拿着上鏽的槍桿，穿着古怪的衣服，後面又跟着一羣女人和孩子，因而馬上引起那班旅店政客們的注意。他們將他圍住，十分詫異地把他從頭到腳的端詳。那個演說家便擠上前來，將他拉開一步，問他『替那一邊投票？』李伯只是呆呆的瞪眼。又一個矮小忙碌的小伙子，一把抓住他的臂膀，點腳尖兒向他耳中間他，『是聯邦黨或是民主黨？』李伯也同樣的

不曉得怎樣回答。便有一個神氣活現的狡猾老紳士，戴着一頂尖角帽，用兩臂排開衆人，走到凡溫克的面前，一手拄杖，一手叉腰，他那鋒利的眼光和帽角彷彿要刺穿他的靈魂似的，用一種嚴肅的語氣質問他，『爲什麼肩上背着槍，領着一羣暴徒到選舉場來，是存心要擾亂村上的治安嗎？』——這時李伯有些害怕了，只得叫道，『可憐啊！列位先生，我是一個可憐的安分人，又是本地的土著，他王上的順民，上帝祝福他罷！』

於是便有一陣吶喝之聲從旁觀人中一齊迸發出來——『一個保王黨！一個保王黨！一個奸細！一個亡命徒！驅逐他！趕走他！』那個帶尖帽子的要人費了大力纔恢復了秩序；便裝出十倍莊嚴的面孔，再向那不知名的犯人盤問，問他究竟爲什麼到這裏來，是誰來的？那可憐人恭恭敬敬地告訴他，說自己並無歹意，只不過來找幾個常在客店會面的鄰舍罷了。

『好罷——那末是誰呢？——你且說出名字來。』

李伯略一思忖，便問道，『尼哥拉·維特到那裏去了？』

一會兒的靜默，這纔有一個老頭兒用着一種虛弱的嗶聲答道，『尼哥拉·維特！怎麼，他是過

世十八年的了！當初墳場上還豎着一塊木牌給他做紀念，現在連那木牌也已爛掉了。」

「那末白郎·杜啓爾呢？」

「哦，他在戰爭開頭就去投軍的；有的說他在石嘴頭一仗打死，也有的說他在安東瀋山腳下大風裏淹死。到底怎樣我也說不準，總之他一去就不回來了。」

「小學教師凡本麥呢？」

「他也投軍去了，曾經做過大將，現在做議員了。」

李伯聽見這些家庭和朋友的慘變，突然覺得自己在世上異常孤零，心中起了無限的傷感，而且他們回答他的話，動不動就是一二十年，真使他莫名其妙，什麼戰爭——國會——石嘴頭，都是他所不懂的；——他已沒有勇氣再問到別的朋友，只絕望得大叫道：「這裏難道沒有人認識李伯·凡·溫克了嗎？」

「哦，李伯·凡·溫克！有兩三個人應着說，『哦，那邊靠在樹上的就是李伯·凡·溫克啊！』」

李伯舉目看時，看見一個人，正是同自己一個型裏澆出來的，和他當初上山時一模一樣，分明也同樣的懶散，同樣的褻褻。這可憐人現在完全給攪昏了。他覺得連他自己這個人也可懷疑了；不曉得他到底還是他自己呢，或是已經換了一個人。正在這樣惶惑的當兒，那個帶尖帽子的人又向他質問是誰，叫什麼名字？

他弄到無可奈何，只得嚷道：『天纔曉得我已不是我自己——我是另外一個人了——那邊那個纔是我——不——那是別人用着我的軀殼的——我昨天晚上還是我，可是我在山上睡着了，他們換了我的槍，便什麼都換了，我的人也換了，我不能說我叫什麼名字，或說我是誰！』

旁觀人都面面相覷，點點頭，互示眼色，拿手指輕輕打着自己的額頭。又有一陣耳語聲，提議把那他的槍奪下了，省得老頭兒鬧出亂子，經這暗示，那個帶尖帽子的要人便一溜烟的躲開去了。正在這危急關頭，有個相貌還不錯的年輕女子挨進了人叢，要一看這白鬚鬚的老頭子。她手裏抱着一個胖孩兒，他一見他那副形狀便嚇得啼哭起來。『別哭，李伯，』她嚷道，『別哭，傻小子，老頭子是不會害你的。』那孩兒的名字，那女人的神氣和口音，都在他心中喚起一大串的回憶。

「你叫什麼名字，我的好女人？」他問道。

「裘蝶·茄丹妮爾。」

「你父親的名字呢？」

「啊，可憐的人，他叫做李伯·凡·溫克，可是他帶了槍出門之後，到現在已經二十年了，始終也沒有他的消息，只有他的狗獨自回來；至於他還是自殺；還是被紅人擒了走了，卻沒有人能夠說。那時我還是個小女孩子呢。」

於是李伯就只剩一個問題，要問了；可是他用着一種顫抖的聲音問出來：

「你的母親現在那裏呢？」

「哦，我父親走後不久，她也就死了；她是因對一個新英蘭的小販光了火，血管破裂而死的。」

這個消息裏面至少含着一絲的安慰。到這時候，那個老實人就再也忍耐不住。他把他的女兒和她的孩子摟懷裏口裏喊道，「我就是你的父親哩！從前是年青的李伯·凡·溫克，現在是年老的李伯·凡·溫克了！——難道沒有人認識李伯·凡·溫克了嗎？」

大家都站着發楞，終於有個老婦人從人羣中蹣跚着走上前來，把手掌遮着光，對他臉上審視了片刻，這纔嚷道：『一點兒不錯！正是李伯·凡·溫克——正是他！老鄰舍，歡迎你回家來啊——怎麼，這長杳杳的二十個年頭你是到那裏去的？』

李伯的故事一條兒就說完了，因為這二十個年頭，在他原不過是一個晚上。鄰人們聽見這個故事，都驚駭得只會發呆；有的面面相覷，張着嘴，吐着舌頭。那帶尖帽子的要人現在看見恐慌的局面已經過去，便又重新擠上前來，抿着嘴，搖搖頭——經這一來，全羣的人也不期都搖起頭來。

但在這當兒，恰好看見年老的彼得·樊德敦緩緩走來，大家便決定去徵求他的意見。他是一個編纂初期殖民史的史家的後裔。他在鄉村年紀最大，並且是熟悉附近一帶的異聞傳說的。他一看見李伯，登時就回憶起來，而且十分使人滿意的證實了他的故事。他告訴大家，說據他的上代相傳，卡茲吉爾山中確乎常有妖物出沒的。又說當初發見這地方的亨利·黑德森，每隔二十年就要帶同他的半月船中的水手到這裏來舉行一次通夜的新禱禮，因為借此可以重遊他當初冒險發見的這個地方，並且可以把黑德森河和黑德森大城視察一次。又說有一次他父親曾經看見他們

穿着荷蘭古式的衣服，在山中一個洞裏打九柱地球；而他自己也曾有一天下午聽見過他們的球聲，好像遠處雷響一般的。

閒話休題。且說當時那羣人大家分散，都回去幹他們的更重要的選舉去了。李伯的女兒就把老頭子帶回家去同住；她家有一所設備完好的整潔的房屋，並且有一個壯健快樂的農夫做她的丈夫，李伯還記得他就是當初常常爬到他背上玩的那些男孩子之一。至於李伯的兒子和嗣人，就是剛纔看見他靠在樹上和他一模一樣的那一個，現在正受人僱用在農場上工作；他分明已經承繼了他父親的性情，就是除他自己的事情之外什麼他都肯做的。

李伯現在已恢復他舊時的行徑和習慣，而且不久就發見了許多的故舊；不過他們都已衰耄不堪，所以他寧可和較晚一輩的人來往，不久就成爲他們的知己。

他已達到可以安閒過日的快樂年齡，在家無事可爲，便又重新做了那客店門前板凳上的一個坐客；大家都尊他做村中的前輩，並是一部戰爭以前的活的歷史。他過了許久，纔能參加一班人的談話，纔能了解在他睡眠中發生的許多奇怪事情；纔曉得黨命戰爭怎樣的起來，美國怎樣擺脫

英國的羈軛又曉得他自己已經不是佐治三世陛下的百姓而是合衆國的一個自由公民了事實上，李伯本不是一個政客；國家政體的變化對於他是不會發生什麼深刻印象的，可是有一種的專制他曾經受壓迫過許多時，那就是閹政的專制。幸虧現在是連這種專制也已沒有了；他已經從婚姻的重轆之下解放出來，可以隨意的出入，更不必畏懼老婆的迫害了。可是每當提到了她的名字，他還是要搖搖頭，聳聳肩，把眼睛低垂下去；這種表情，也可以解釋做他對於運命的屈服，也可以解釋做他得了解放的快樂。

凡是到屠利得旅館來的客人，李伯總要對他講述自己的故事。起初，大家覺得他每次說時總有幾點不同的地方，一定是由他醒來不久的緣故罷。及到最後，他的說話纔算確定無變化，像我剛道的一樣，而鄰近一帶的男子、女人和孩子，是沒有一個不背熟的了。有些人始終懷疑這個故事的真實性，硬說李伯向來就常有幻想的毛病，至於這回的事，他就到底執迷不悟了。但在一般荷蘭的老居民當中，是沒有一個不完全相信的。直到現在，每當夏天的下午聽見卡茲吉爾山中雷響，他們都仍說是亨利·黑德森和他的水手們在那裏打九柱地球；而鄰近一般懼內的丈夫，每到日子過

得實在不堪的時候，還都恨不得拿李伯·凡·溫克的那個酒瓶來嘗一嘗呢。

(註一) 本克爾山在波斯盾，一七七五年六月十七日戰於此，革命軍大捷，今有紀念碑。

胖先生

N·霍桑作

這是陰鬱的十一月中一個下雨的禮拜日。我在旅行途中爲小病所阻，雖已逐漸痊好，但仍發熱未退，只得在德耳碑小鎮的一家客店裏關閉了一個整天。你想在鄉下的客店裏逢着下雨的禮拜天是怎樣一種情景啊！唯有有過一次這種經驗的人才能明白我的處境的。雨點打在窗門；悲慘的鐘聲響着召人到禮拜堂去。我走到窗前，要想找點可以娛目的東西，誰知一切的消遣品彷彿都和我隔絕了。從我臥室的窗望出去，只見一重重的屋瓦和一根根的烟囪；從坐起間的窗口外望，便又是一片馬房院場的全景。我覺得世界上最令人可厭的是莫過下雨天的馬房院場了。那裏面滿是溼濕的乾草，被旅客們和馬夫們踢得四散狼藉的。一角裏是蓄水一塘，繞着一座牛馬糞堆成的小島；幾隻淹得半死的家禽，可憐地擠在一輛貨車底下，其中有一隻可憐的倒冠雄雞，已經浸得命也沒有了；他的下垂的尾巴好像只一條編成的毛羽，背上的水不住從那裏淋下來；貨車相近，有一

頭半睡的牛在那裏嚼着反芻的草，忍耐地站在那裏聽憑雨澆，從牠的蒸發的皮裏噴出一縷縷的水蒸氣來；一匹白眼圓兒的馬，厭倦了欄中的孤寂，將他的幽怪的頭伸出窗外，讓檐頭滴下的水點澆淋；一隻被吊在靠近狗欄裏的不幸的狗，不時發出一種介乎嗥與吠之間的聲音；一個風騷的廚娘，穿着木屐在院場裏走來走去，神情也同那天的天氣一般陰鬱；總之，一切都是寂寞無歡，只除一羣痛飲的酒鬼，好像行樂的飲伴一般，聚在一塘污水的周圍，發出大聲的喧鬧。

我感着寂寞無聊，需要消遣。我的房間不久就覺不能耐了。我便丟開了它，去尋那專名叫做商客間的所在。這是一種公共的房間，大多數的客店都有的，專供一種商客或行商之用；這種商客就是一種商業的遊行騎士，或駕輕車，或驛馬匹，或搭驛車，在國內不住巡遊的。據我所知，他們就是古代遊行騎士在現日的唯一的繼承人。他們所過的是同樣飄泊冒險的生活，特不過把矛子換做馬鞭，盾牌換做廣告，鎖子甲換做短外掛罷了。他們四處飄流，並非要見識絕世美人的殊色，卻是在傳播般實商家或實業家的名譽和地位，隨時都可用他的名義和人交易；原來現日是時行彼此做買賣，不時行大家打架兒的了。但也猶之從前時行打架兒的日子，客店的房間一到夜裏，總要周圍掛

起倦遊戰士的武裝，如鎖子甲，偃月劍，以及張着大口的頭盔之類；所以現日的商客間，也用他們的繼承人的行裝做裝飾，就是厚外套，各種的馬鞭，刺馬釘，腳絆，以及油布罩着的帽子之類。

我本希望找個把這種闊人談談天，可是失望了。房間裏原有兩三個人，可是於我一點沒有用處。一個剛在吃早飯，抱怨着東西不好，對待者大發其脾氣；又一個正在紮腳絆，口裏給擦鞋人詛咒了許多話，怪他沒有把他的鞋子擦得好；還有一個坐着拿指頭打着桌子，眼睛看着窗玻璃上淋下的雨水：他們都像中了天氣的傳染病，大家都不交換一句話，陸續的走散了。

我漫步到窗口，站着注視行人，都把衣裳揭起半腿高，戴着淋漓的雨傘，謹慎着走到禮拜堂去。鐘聲停止了，街上成了寂靜。我於是看着對面一個商人的女兒們當做消遣；她們因怕灌濕禮拜天的裝飾，關在家裏不出門，所以在窗前賣弄風騷，要迷惑客店裏邂逅的旅客。後來她們被一個防閑周密的苦臉的母親叫開去了，我就再無可觀賞的東西供我消遣。

我將怎樣度過這一天長杳杳的日子呢？我是可慘地神經過敏而寂寞，且在客中的一切，彷彿有意要使一個沉悶的日子十倍沉悶似的。舊報紙都帶着啤酒和烟草的氣息，而且我也已經把它

們讀過六七遍了。沒有價值的書，那是比下雨的天氣更要難受的。我把寫在玻璃片上的那些雄心商客的名字都讀過了；我又解釋了幾首頗費猜詳的客店題窗詩，那是在世界上到處都遇到過的。

天色繼續是陰沉而悶鬱；襤褸，破爛，濕透的雲重沉沉的浮着；就是那雨聲，也一點沒有變化；始終是一種沉悶的，不斷的，單調的淅瀝——淅瀝——淅瀝，只是偶爾聽見雨點打在行人傘上的清脆聲音，纔使我頓覺新鮮一下。

在早晨逐漸消逝的當中，忽聽一聲吹角，有一輛驛車沿街迤邐而來，使我不覺『爲之神爽』（倘如容我借用當時人一句套語的話）那車上的廂外旅客塞得滿滿，都伏在布傘底下，擠做一塊的蒸着，冒着厚大衣和短外褂上的水蒸氣。

這聲音從各處藏伏的地方引出一羣流浪的孩童和流浪的狗，還有那個粉紅頭皮的馬夫，那個名爲擦鞋人的難可形容的動物，乃至其他一切在客店周圍騷擾的流浪的族類；可是熱鬧的時光極短，那驛車便又迤邐而去了；於是孩童和狗，馬夫和擦鞋人，又都縮回他們的洞洞裏去；街上又

成寂靜，雨還是繼續的下。事實上，天是沒有放晴的希望，風雨表上指着下雨的天氣；女東家的玳瑁貓坐在火邊洗面，並用腳爪擦牠的耳朵；再把時曆一查，我看見一句凶惡的預言在本月份的那一面上從頭一直拖到底，「這——時——候——雨——水——望——多！」

我是抑鬱得不堪了。鐘點好像是永遠不會過去的。就是鐘走的聲音也覺可惱了。過了許久，屋中的寂靜纔被一陣鈴聲所打破。一會兒，我就聽見櫃檯上一個侍者的聲音：「十三號裏的胖先生要早飯。茶和麵包和牛油，帶上火腿雞蛋；雞蛋不要太老。」

在像我這樣的處境，什麼事情都是重要的。這裏就有了一個題目可以供我作冥想，並使我的想像可以充分運用的機會了。我素來喜歡獨自個設想種種的東西，現在碰到這個機會，就有了設想的材料。設使樓上那位客人是叫施密斯先生，或是白郎先生，或是查克孫先生，或是約翰生先生，或是只叫他「十三號裏的先生」，那是完全不會引起我的思緒的。我不會去設想他的什麼；可是叫他「胖先生！」——就是這個名字裏面已包含着一種圖畫了。這個名字立刻形容出那人的塊頭；它已把那人的一般體格顯現給我的心眼，於是我就可以用幻想來填補其餘部分了。

他是胖的，或者像有些人說，是肥壯的；所以他多半總已上了年紀，因為有些人是老了纔會發胖的。看他早飯吃得很遲，而且要在自己房間裏吃，那末他必定是個舒服慣了的人，向來沒有早起的必要；無疑的，他是一個大塊頭，有血色而肥胖的老紳士。

又是一陣鈴聲。胖先生早飯等急了。他分明是個有身分的人，必定是家道小康，向來有人服侍着不敢怠慢；他的食慾必定很強，而且餓了就要發氣的。『或者，』我又想，『他是個倫敦的市參事；不過誰又知道他不是一個國會議員呢？』

早飯送上去了，就有一段短時間的靜默；他無疑的正在做茶。一會兒就有一陣猛烈的鈴聲，且不等有回答的工夫，接着又是一陣，更加來得猛烈。『我的天！這是個多麼暴躁的老紳士啊！』侍者氣勃勃的跑下來。牛油是酸的，雞蛋太老，火腿太鹽：——這位胖先生分明是個精食家；定是那種帶吃帶罵人，使侍者奔跑不迭，而用治軍之法治家慣了的。

女東家動怒了。我該把她形容做一個活潑而風騷的女人，略微帶點潑辣，又有些蹣跚，可是仍舊很不錯；丈夫是個蠢才，原來潑辣的女人大都如此。她把僕人們大家痛罵了一頓，怪他們疎忽，不

該把這麼壞的早飯送給客人，卻對那胖先生並沒有一句壞話；由此，我就明白覺察他必定是個要人，有資格在鄉下客店裏作威作福的。換過了的雞蛋、火腿、麵包、牛油送上去了。它們似乎已使客人比較覺得滿意；至少是再無怨言了。

我在商客間裏兜不上幾多圈子，便又聽見鈴聲響。接着就是全屋裏的一陣忙亂和找尋。原來是胖先生要太晤士報或時代報看。我因而斷定他是一個民主黨；但看他遇到機會便這麼神氣活現起來，那末是個過激派也說不定的。我曾聽說洪德是個大胖子；「那末，」我心裏想，「誰知道他不就是洪德呢？」

我的好奇心給引起來了。我問侍者，樓上這麼吵鬧的那個胖先生是誰，可是我問不出什麼來；似乎沒有人是認識他的。一個熱鬧客店的東家難得肯費點心去打聽來往客人的姓名職業的。衣服的颜色，人的形狀或大小，就已足夠暗示客人的名字了。他或者叫高先生，或者叫矮先生，穿黑的先生，穿鼻煙色的先生；或如現在的例，他就叫做胖先生。這樣的稱呼一經取定之後，便隨處都可以適用，省得其他一切的查問了。

雨——雨——雨！無情的不住的雨！出門是不可能的事，在家裏又無事可做，沒有東西可消遣。過一會兒，我聽見頭頂有人走路。那就是胖先生的房間。聽他的腳步沉重，分明是個大塊頭；又聽他穿着這種響跟鞋，分明是個老頭子。『無疑的，』我心裏想，『他一定是那種習慣成了規律的有錢的老頑固，現在正在那裏做飯後運動呢。』

我現在把貼在壁爐臺上的所有驛車廣告和旅館廣告都讀完了。婦女雜誌我已對它感覺到憎惡；它是同天氣一樣討厭的了。我漫步出房來，不知做什麼纔好。一會兒仍舊回到樓上房間裏去。在房間裏不久，我就聽見隔壁臥室裏一陣叫喊。一頭門砰的開開，砰的又關上；一個我曾加以注意的長着一副微紅和悅的面容的使女，一陣狂風似的奔下樓梯去。原來胖先生對她無禮了！

這使我的全部推論立刻都成了僵局。這個未知的人物不能是個老紳士；因為老紳士不會這般隨便跟使女們胡調的。他也不能是個年輕的紳士；因為年輕的紳士不會這樣容易動怒。那末他必定是個中年人，而且面貌必定很醜，否則那個使女也不至動氣到這麼可怕的程度。我老實說罷，這個問題真是把我鬧昏了。

幾分鐘之後，我就聽見女東家的聲音。當她踩着沈重的步子走上樓來的時候，我瞥見她一眼；她的臉上泛着紅，帽子顫抖着，一路口裏噤咕的走上來。『她家裏是不能出這種事的，她要擔保！先生們就是化錢鬆爽些，這也不是規矩。使女們到客人房間做事情，不能受這樣的看待，那是她不應的！』

我素來可惡嚙，特別是跟女人們，尤其是跟美貌的女人，所以我就躲進我的房間，將門半掩着；可是我的好奇心卻不容我不在旁竊聽。女東家毅然地向敵人的堡壘前進，猛地闖進房門，隨手將門關上。我聽見她的聲音大聲吵鬧了一陣。然後聲音逐漸平息下去，如猶一陣狂風被關閉在頂樓裏一般；接着就是一陣笑；於是一無聲息了。

過了一會，我的女東家臉上帶着一種奇異的笑容走出來，一面弄整着她的略爲歪斜的帽子。她走下樓時，男東家問她什麼事，她說，『一點沒有什麼，那妮子自己太傻罷了。』——我於是愈加莫名其妙；那人能把一個性情和悅的使女激成大怒，卻又能把一個潑辣的女東家笑嘻嘻的打發出來，真不知怎樣索解纔是了。那末他既不會是很老，也不會是暴戾，也不會是醜惡的了。

我須把他的相貌重新想像，給他一個完全異樣的描寫。我現在把他描摹做那種在鄉下客店門前常常碰見的昂頭而行的老紳士。那是一種滋潤的快樂的朋友，頸上圍着花園巾，塊頭稍稍得力於啤酒。他們是見過世面吃過官司的人；慣於酒館的生活；對於酒保們的門檻無不精通，對於客店主人們的鬼把戲也無不諳曉。他們又是小規模的精食家；在一個基尼以內的用度總很豪爽；對於侍者叫得出名字，對於使女總歸要胡調；時或在櫃檯上和女東家談談閒天；飯後一品脫的黑葡萄酒，或一杯的尼辯斯酒，就可以廢話說個不絕的。

在這些及類似的推測中，早晨就被消磨過去了。我一經組織成一種信念的體系，那個未知之人的某種舉動就要把它完全推翻，使我的思想重又陷入混亂的狀態。一個熱病性的心在孤寂中的作用本是如此的。我已經說過，我那時是極端的神經過敏；對這不可見的人物的繼續冥想就開始發生效果；——我漸漸感着一陣的無聊。

中飯的時候到了。我希望胖先生會到商客間來吃飯，我就可終於見一見他的人；可是不然——他在自己房間裏開飯了。這樣的孤獨和神秘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他決不能是個過激派；他像這

樣跟人家隔絕，整個兩天都獨自沉悶着，分明是太貴族派的了。且而他的生活很舒服，不是失意的政客辦得到的。他的菜蔬似乎點得很多，而且像一個生活很舒服的快活朋友那樣的黏杯。實際上，我關於這一層的疑竇不久就消滅了；因為他好像還不會倒完第一瓶酒，我就微微聽見他哼着一個調子，仔細聽時，原來是『上帝佑吾王』。那末他顯然不是個過激派，卻是個忠實的子民；就是那種對着酒瓶就會激發起忠義，且當別無可擁護的時候，就預備着擁護吾王和憲法的。不過他到底是誰呢？我就開始亂猜起來了。他不是一個微服而行的要人之流嗎？後來我想到無可如何，便對自已道，『天才曉得呢！他多半是一個天潢貴胄，因為此輩中人個個是肥碩的！』

雨還是繼續的下。而這位神秘的無名客人還自固守着他的房間，且據我所判斷，並還固守着他的椅子，因為我不會聽見他有過響動。在這當兒，時光已經漸漸的向晚，商客間開始人多起來了。有些剛剛到的，還穿着厚大衣未曾卸下；有些方從鎮上遊玩回來。有的到那裏吃飯，有的在那裏喝茶。倘如我那時的心緒好些，我應該覺得把這個特殊階級的人們研究研究也頗可以消遣的。其中特別有兩個，是江湖上的滑稽家，對於旅客們口中常常聽見的那一套油腔滑調非常熟悉。他們對

於客店的使女說得出無窮的鬼話，會叫她露意莎，叫她愛拱齡，或是其他許多香艷的名字，儘管一次換一個；自己說了笑話，自己吃吃的狂笑一陣。可是我那時的心，已給胖先生完全佔領去了。他使我的幻想整日的連續不斷，現在也就轉不過方向去了。

黃昏漸漸的逝去。旅客們都已把新聞紙讀過兩三遍。有的移近火邊，說起冗長的故事來，或是關於他們的馬匹，或是關於他們的冒險，或是關於翻車和破車的事情。他們又討論到每個商人和客店的信用；而那兩個滑稽家，卻說了幾段關於美貌使女和慈悲女店主的珍聞軼事。凡此，都是他們一面靜靜啜着所謂「臨寢酒」——就是一種白蘭地和水和糖攪成的濃酒，或其他類此的調合酒——的時候說的；此後，他們就逐一按鈴叫擦鞋人和臥房使女，然後曳着舊鞋子改成的極不舒服的拖鞋歸房就寢。

後來只剩一個人了；他是一個上身長下身短的多血症的朋友，腦袋很大，而且是黃沙色的。他獨自一個人坐着，面前放着一杯黑葡萄酒和一個調匙，啜着拌着，想着啜着，終於光剩了一個調匙爲止。他直豎在椅上睡着了，一個空杯子放在他面前；那蠟燭也好像已經入睡，因爲燭蕊漸

漸抽長，變黑，頭上結了花，使得房間裏剩下的一點微光也昏暗了。這時已佔優勢的陰鬱是有傳染性的。四周圍掛着不成樣式的而且幾至於幽怪的厚大衣，那是商客們留在那裏的，他們自己是早已沉然入睡了。我只聽見時鐘扎扎的聲音，伴着那睡着的豪飲客的深長呼吸，以及雨點的滴瀝——滴瀝——滴瀝，從屋檐上不斷的下來。禮拜堂的鐘聲報告午夜。突然間，那胖先生開始踏起步來了，緩緩地往來走着。這一切之中，都彷彿有一種東西令人害怕，特別在我這樣神經過敏的人。這些含有鬼氣的臃腫大衣，這些出自喉頭的深長呼吸，以及這個神秘客人的吱吱囁囁的步聲。他的步聲逐漸微弱，終於消失。我再也按捺不住了。我已被激起了像浪漫小說裏的英雄那樣的狂熱了。『不管他是誰，是什麼，』我對自己說，『總非見他一眼不可！』我便抓了一支蠟燭，慌忙走到十三號房間去。門是半掩着的。我躊躇了一下——我就進去了；房間裏卻不見一人。一張大太史椅靠在桌旁，桌上放着一隻空杯，和一份太晤士報，滿屋裏都是施第屯奶酪的濃烈氣味。

那位神秘的客人分明是剛纔去睡覺的。我痛心失望，走出門來，回到已經移在前排的我自己的臥室。當我走過遊廊時，我看見一雙醜陋的漆皮統的大靴，放在一間臥室的門口。無疑地，它們

是屬於那個無名客人的；但要到這麼可怕的一個人的房裏去攪醒他，那也決不是辦法；他也許要對準我的頭開手槍，或者做出更壞的行動也未可知的。因此，我只得上牀，足足半夜工夫，都在異常神經過敏的狀態裏面睡不着覺；後來雖已入睡，而夢中還是被這胖先生和他的漆皮統的靴子纏擾不休。

第二天早晨我睡得很晚，纔被屋裏一陣忙亂的聲音攪醒；起初我辨不出什麼，後來更清醒了，纔曉得有一部小驛車方從門前出發。突然間聽見下面一人呼道：「客人忘記雨傘了！十三號房裏尋尋看！」接着便是一個使女在遊廊上跑過的聲音，一會兒聽見她帶跑帶喊道：「在這裏了！客人的雨傘尋着了！」

那神秘的客人那時正要動身走了。我若要認識他，這是唯一的機會。我就從牀上跳起來，爬到窗上，扯開了窗帘，恰好有一個人爬上驛車，只瞥見他的背影。一件黃褐色的大衣後面開叉，使我完全看見一條淡黃色褲子的褲襠。門關上了——「好罷！」是最後的一句話——驛車開動了——我所見到的胖先生就只如此了。

臘巴西尼的女兒

N·霍桑作

我們不記得奧貝邦先生的作品有過什麼人的繙譯——這事實並無足怪，因為就是他的本國人也還有許多同外國文學的學者一般不曉得他的名字呢。以一作家而論，他似乎是在一個不幸的地位，居於先驗論者（他們曾以種種名義佔有世界一切流行文學的一部分）和許多迎合羣衆心理及同情的文人之間。對於後面的一派，他的作態即使不過於洗鍊，卻總過於隔膜，過於隱約而空疏，不能適合他們的趣味，同時對於前面的一派，則又嫌太通俗，不能滿足他們那種精神的和形而上學的需求，因此他就不得不缺乏聽衆，只除偶爾有一二人或一二孤零的小派系讀讀他的作品罷了。說句公平話，他的作品也並非完全缺乏幻想和創造性；倘如他沒有那種愛好寓意的癮習，以致他的情節和人物都染着一種虛無縹緲的色彩而他的觀念裏都缺乏人類的熱情，那末他的名譽也許更要大些。他的小說有時是歷史的，有時是現代的，有時則極少或竟絕無時間空間

的觀念。無論屬於那一類，他總只以一種外面狀態的極輕淡的修飾——卽一種真實人生的極微弱的偽造——爲自滿，而嘗試用題目中較不顯明的特點來引起趣味。偶爾也有一絲的「自然」，一滴的悲情和柔感，或一線的幽默，混入他的幻想的影像裏，使我們感着畢竟還在我們所居的這個地球的範圍之內。除這幾句極簡略的批評之外，我們只消再補充一層，卽如讀者偶然碰在完全適當的觀點上去看奧貝邦先生的作品，那末它們也同一個較著名的作家的作品一樣，足供一個閒暇時辰的消遣；如其不然，那末它們就不得不類乎廢話了。

我們這位作家的著作是極豐富的；他繼續用一種堪以讚美的不倦精神，冗長地寫作，不斷地出版，彷彿他的努力是冠着一種燦爛的成功，比之蘇由廬並不相下。他的最初出現是由很長的一套稱爲再述的故事的小說集。較近的著作，則就記憶所及，有亞當與夏娃等十餘種。我們見他這樣的多產，自不免要對他發生一點愛慕和同情，且願盡我們的力量將他介紹給美國的讀者。下面一篇，就是他的有毒美人標屈里絲的繙譯，新近在反貴族評論報上發表的。這報的編輯人是裘海文伯爵，近年來熱心擁護自由主義和民權，頗值得大家讚美。

很久以前，有個青年人名叫喬凡尼·圭斯康底，從意大利的南部到巴圖亞大學去求學。他因貨斧不多，只得寄寓在一家舊宅的一間幽暗的高房中。那舊宅頗似巴圖亞貴族的巨邸，門口刻着一個久已無後的巨族的家徽。那青年旅客對於他國內的詩歌巨著也曾讀過，便記起這巨族的祖先之一——或即這巨邸的居住者，——曾被檀德描寫做他的煉獄中那些無窮苦痛的人物。這些回憶和聯想，再加上青年人初次離鄉自然要有的那種傷感，使得喬凡尼把這淒涼簡陋的房間四下一望，便不覺深深歎息起來。

老主婦力斯貝塔夫人被那青年人的非常相貌所感動，要想給那幽暗的房間一點生氣，便道：「先生，我看你心中煩悶呢！你覺得這舊宅幽鬱嗎？那末你可以探頭窗外，就可看見和奈泊爾斯地方一般明麗的陽光了。」

喬凡尼機械地依順那老婦人的勸告，但不能和她同意，覺得巴圖亞的陽光究竟不如南部意大利的陽光那樣愉快。卻見陽光正照在窗下的一片花園，把它的培養力給與其中種種的植物，看樣子，似乎那些植物是經審慎栽植起來的。

喬凡尼問道：『這花園也屬這所房子的嗎？』

「哦，那是不許的，先生，除非裏面種着的是更好的花草，不是現在種的那些。」力斯貝塔夫人答道：『不；那花園是嘉可摩·臘巴西尼先生親手栽植的，他是一個著名的醫生，他的名字是奈泊爾斯也傳到的罷。據說他把這園中的植物來提藥，和巫咒一般靈驗呢。將來你總常可看見那醫生在園中工作，或見他的女兒在園裏採摘那些奇異的花兒。』

老婦人現在已把安慰客人的任務做完了，便對青年祝福幾聲別去。

喬凡尼除向窗下園中看望之外，仍舊無事可做。從園中的光景看來，他覺得那是一種植物園，巴圖亞最先有的。但又許是從前什麼關人的花園；因為在園中心，還有一個大理石噴泉的遺跡，雕刻極其精緻，但已破碎不堪，不復能從零亂的殘屑恢復原來的樣子了。不過其中的水還是繼續的噴出，散在陽光之中，仍和當初一般的欣躍。一種微細的水湧聲，昇上那青年的窗口，使他覺得那噴泉彷彿是一種不死的精靈，前一世紀憑大理石的外形而出現，後一世紀便又把外衣破碎在泥中，它卻不顧環境的盛衰，只不住唱它的歌曲。在噴泉洒落的池子周圍，栽着各樣的植物，看那碩大的

葉子和有些光華燦爛的花兒，似乎是需要多量水分滋養的。其中特別有一叢灌木，種在池中心一個大理石的瓶裏，開着繁富的紫花，朵朵具有寶石的光澤和顏色；又有一種光彩瀾漫全叢，即使沒有陽光，也足把全園照耀起來似的。園中的各部份也都栽着花木，雖不如池中的紫花美麗，卻都顯出有人勤加剪拂的形跡，又都各各具有一種特性，培植它們的科學家自能辨識。有的裝在鑄刻蒼古的瓶中，有的栽在普通栽花的盆裏；有的像蛇一般爬行在地面，或依附着別的東西攀援到高處。有一株植物在一座佛透摩斯的石像周圍盤繞上升，因使那石像彷彿穿着一件樹葉做成的衣服，配置得非常妥貼，頗足供雕刻家取法觀摹。

當喬凡尼站在窗前時，他聽見樹葉後面有綽縹之聲，知道有人在園中工作。不久那人的形象就出現了。他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勞動者，卻是一個憔悴，蒼黃，病態的高身材的人，穿着一套黑色的學者的裝服。他已是中年以上的人，灰白的頭髮，稀薄的灰白鬍子，臉上特別顯出有學問有修養的痕跡，卻是雖在較年輕時也決不能表現溫熱的心腸的。

這個科學的園丁把沿路的灌木一株株的考察，那樣的熱心是沒有東西能夠勝過的；他彷彿

是看進那些灌木的最內在的本性，觀察它們的創造的要質，要發見出爲什麼這張葉子是這種形狀。那張葉子是那種形狀，又爲什麼每種花的顏色和香味各各不同。然而他雖有這樣深澈的智力，卻跟那些植物毫沒有一點親密的意思。反之，他避免了那些植物的實在接觸，也不去直接吸收它們的香氣，那種謹慎的樣子，使得喬凡尼感着非常的不快；因爲他的舉動正像一個人在有毒的東西——如野獸，毒蛇，惡鬼之類——當中行走一般，彷彿那些東西一經放肆起來，便要致他的死命似的。而且這種疑懼的神氣竟在一個種園的人身上發見，尤其使那青年覺得駭異；因爲種園是人類中最純樸天真的業務，且在人類的祖宗未墮落以前，曾經同時是他們的快樂和勞動的。那末這片園地難道就是現世的伊甸園嗎？而這個園丁對於自己手植的東西這般的覺得有害，他難道就是其中的亞當嗎？

這個多疑的園丁當摘去枯葉或修剪灌木的繁枝時，都是用厚手套保護着手的。而且他的武裝還不止如此。當他穿過園地走到那株把紫色的珍寶掛在噴泉上的樹木時，他就用一種口罩蓋住他的口和鼻孔，彷彿這一切美色之中無非包藏一種更易致命的害毒；但後來發見他的工作更

加危險，他便退回，去了口罩，大聲叫喚起來，卻用的是一種病人的虛弱聲音——

「標屈里絲！標屈里絲！」

「我在這裏呢，父親。你要什麼？」一種富麗的青年的聲音從對屋一個窗裏發出——一種同熱帶的日落一般富麗而使喬凡尼不知所以然地想起紫和深紅的顏色及愉快的香氣的聲音。

「你在園裏嗎？」

「是的，標屈里絲，」那園丁答道，「我要你幫忙呢。」

一會兒就有一個青年女子的形象從一個雕花的門口出現，她的裝飾和最燦爛的花一般富麗，她的美如同晴日，且有一種嬌艷的顏色，十分鮮濃，再增一分便要嫌太過分的。她像充溢着生氣，健康和精力，而這些極富裕的品性，都似被她的處女帶束縛着，壓抑着，緊緊的網繫着。但當喬凡尼向園中下瞰時，他的幻想定必漸成不健全了；因為那美麗的處女給他的印象，就彷彿她也是一朵花，植物的花的人類的姊妹，同它們一般美麗，比它們之中最富麗的更要美麗，但是仍須帶着手套去和她接觸，也不能不帶口罩去接近她的。當標屈里絲打園中小徑走過時，見她竟去把握他父親

竭力避免的那幾株植物，並且吸進它們的氣味。

「這裏，標屈里絲，」她的父親說，「你看我們的主要寶藏有多少必要的工作該替它做呢。但像我這樣衰耗，須和它這般接近，也許是吃當不住了，從今以後，我恐怕這株樹必須交給你獨個人負責了。」

「而我也樂於擔任，」當她彎身向那富麗的植物並且張開雙臂像要去擁抱它時，她的富麗的聲音重又叫出。「是啊，我的姊妹，我的光輝，該當是標屈里絲來看護你，服侍你了；而你也該拿你的吻和芳香的呼吸來報答她，這在她，就是生命的呼吸。」

於是，她在態度間用出方纔已由言語間這般動人地表出的愛惠，儘那植物所需要的注意替它忙碌起來；喬凡尼則在高高的窗口揩拭他的眼睛，心裏始終疑惑，到底是一個女子在那裏剪拂她所愛寵的花呢，抑或是一個姊妹對於別個姊妹在盡情愛的義務。這場面不久就終止了。也不知臘巴西尼已經做完他園中的工作，或者他的警戒的眼睛已經瞥見了陌生人的面孔，他現在牽着女兒的臂膀退出園中去了。那時夜色已經迫近，襲人的氣息從那些植物中發出，暗暗飄上開着的

窗口來；喬凡尼閉了窗門，上牀就寢，夢見一朵富麗的花和一個美麗的女子。花和少女是不同的，卻又相同的，無論化成那一個形狀，都裝着一些奇異的危險在裏面。

但是早晨的光有一種力量，足以矯正我們當日落之後或在夜之陰影中或在較不健全的月光之下或許要陷入裏面的那種幻想的錯誤，或甚至判斷的錯誤。喬凡尼從夢中醒後的第一動作，就是打開窗門，往下看，看他夢中使它這般充滿神秘的那種花園。他見那初出的太陽光線將葉上和花上的露點都鍍了黃金，是如何真實而實在的一件事，便不由得心中驚異，而且有點赧然；那光線雖然給與每朵珍異的花以一種更鮮明的美，卻將一切東西都收入尋常經驗的範圍之內了。在荒涼城市的中心竟有特權可以觀覽這個花木繁富的可愛地點，那青年的心中很是歡喜。他對自己說，這地點可以供給他做一種和「自然」交際的象徵的語言。這時候，那個病態的和思慮過勞的臘巴西尼醫生和他的漂亮的女兒都不在眼前；所以他不能決定他，所認為兩人的奇特處，有多少是由他們自己的品性使然，有多少是由他自己的幻想所造；但他很想拿一種最合理的見解來對付這全部事情。

那一天，他去拜訪皮脫羅·巴格龍尼先生，他是大學裏的醫學教授，是個很有名譽的醫生，喬凡尼是帶了別的人介紹信去見他的。那教授年事已高，性情和藹，而且具有一種近乎樂天的性格。他留那青年吃中飯，和他談得非常融洽，尤其是喝了幾杯塔斯甘酒之後，越發覺得興高彩烈了。喬凡尼心想住在同一城中的科學家彼此必定相熟，因便找個機會提起臘巴西尼醫生的名字。但是出於他意料之外，那教授的回答並沒有什麼誠懇的意思。

「倘如對於臘巴西尼那樣一個多能的醫生，」巴格龍尼教授回答喬凡尼的一個問題道，「我們做神聖的醫學教授的人不給他相當的讚美，那是不應該的；可是，喬凡尼先生，你是我的老友的兒子，所以我若容你這樣一個英俊的少年對於將來要把你的生死之權操在手裏的一個人吸收了錯誤的觀念，那是我良心上過不去的。因為我們這位可以崇拜的臘巴西尼醫生，原是巴圖亞或全意大利的醫學界中最有學問的一個——或者只除一個例外；可是他在職業上的品格，是有許多地方可加以嚴重的反對的。」

「那些地方呢？」那青年人問。

「我的朋友喬凡尼身上有了病嗎，爲什麼他關於醫生的事情要這般的查問呢？」那教授帶着微笑說道。「至於臘巴西尼醫生，大家都說他是注意科學過於注意人類的，我和他向來相熟，所以能够擔保這話的真實。他對於病人的興味，只在把他們當做他的新實驗的資料罷了。他爲增長自己的知識起見，即使所得的不過是纖芥之微，也願犧牲人類的性命，就是他自己的性命和他最親愛的人的性命也在所不恤。」

「我也覺得他實在是個怪人，」喬凡尼記起臘巴西尼那種冷酷的和純知識的態相，便這般評論道。「但是，可敬的教授，這不是一種高尚的精神嗎？像這樣純然愛好科學的能有幾人呢？」

「啊，這是天理所不容的，」那教授略帶怒氣的答案道，「做醫生的對於醫道，至少也該存着比臘巴西尼健全一些的見解纔好，他的學說，是以爲一切的藥性都包涵在我們稱爲植物毒的那些物質裏面。這種有毒的植物，他竟是親手培植起來，並據說他甚至栽成了種種新的毒物，比之自然生長的更加可怕，因如沒有這位學者的幫助，自然還不至使全世界都受毒害的。那醫生拿這些毒物來害人，原不如一般人料想之甚。偶爾，他也會——或似會——奏過奇効，那是不能否認的；但是

我老實告訴你，喬凡尼先生，他雖曾有這樣的成功，我們也不能信任，因為那不過是偶然的工作，我們卻要他替種種的失敗絕對負責，因為那纔是他自己的工作呢。」

那青年人倘如曉得那教授和臘巴西尼醫生之間曾有長期不斷的職業上的鬭爭（大家都以為勝利常在後者的），他就要把巴格龍尼的意見細細斟酌一下了。讀者如要對於這事自加判斷，那末可以參考巴圖亞大學醫科所保存的兩方筆戰的記錄。

喬凡尼把那教授所說關於臘巴西尼純愛科學的話細想一下，便回答道，「博學的教授，我誠然不曉得這位醫生對於他的藝術是如何的熱愛，但確乎有一件東西是他更覺可愛的。他有一個女兒。」

「哈哈！」那教授大笑道，「那末我的朋友喬凡尼的心事不期流露了。原來你已聽說過他的女兒，那是巴圖亞的青年們大家都對她發狂的，雖然有機會見過她的人還不到半打。我也不曉得那個標屈里絲小姐的底細，只曉得臘巴西尼把他的科學深深傳授給她，並據傳聞，她年輕美貌，學問已經堪做教授了。也許她父親要她代替我的地位罷！此外還有許多荒謬的謠傳，都不值得談，也

不值得聽，所以，喬凡尼先生，現在請喝完你的一杯紅酒罷。」

喬凡尼起身回寓時，已略略有些醉意，覺得腦中有臘巴西尼醫生和美麗的標屈里絲的幻影不住在那裏盤旋。路上適好經過一家花園，他就買了一束鮮花。

他爬上他的房間，靠近窗口坐下，卻借着牆影的遮蔽，意欲向園中看望，不致被人發見。當時在他的眼光之下，一切都是寂靜。奇異的植物曝曬在陽光裏，不時相互的輕輕點頭，彷彿表示同情和親屬之意。在園中心，就是那破碎的噴泉之側，長着那燦爛的灌木，紫色的珍寶點綴滿樹，把光輝散放在空中，重又映回水池的深處，因使全池的水都洋溢着五彩的光輝。起初，那園是一片寂靜，已如上面所說。然而不久之後，正不出喬凡尼的喜懼參半的預料，一個形象從那雕刻蒼古的門口出現了，隨即見她走下一排排的花木之間，吸取它們的各種香氣，彷彿她就是古代物話中那種靠香氣爲生的生物之一。此番那青年第二次看見標屈里絲，覺得她的美麗比他記憶中的更要加上許多倍，於是不覺大駭；因爲那美的品性是這般的光艷，這般的鮮明，以至她彷彿是在陽光中閃爍一般，而且照喬凡尼想像起來，簡直使那些比較陰暗的小徑也照耀起來了。她的臉已比前一次更加

顯露，因而他又被那淳樸溫柔的表情所感動——這兩種品性是當初他對她的性格的觀念裏面所沒有的，所以現在使他不得不將她重新猜度。同時他又觀察到或想像到那美人和那泉邊的美樹有一種類似之處，更因標屈里絲的衣服的配置和顏色的選擇，似乎類似的程度更加提高。

——她走近那灌木，便張開雙臂，用着十分的熱情，給它的樹枝一個極親切的擁抱，以致她的面目都掩沒在茂葉的懷中，她的閃耀的髮髮和那些花朵完全糾結。

『把你的氣息給我罷，我的妹妹』，標屈里絲喊道：『因為在這平常空氣裏我是昏暈了。並且把你的這朵花給了我，我要用極溫柔的手指將它摘下，緊貼着放在我的心旁。』

這幾句話說完，美麗的臘巴西尼的女兒便從那灌木上摘下一朵最最富麗的花，預備將它掛在胸上。但是正在這個時候，一樁奇事發生了，要說不然，除非是喬凡尼所喝的酒已經昏迷了他的感覺。原來那時有一條橙色的小爬蟲，屬於守宮或蜥蜴一類的，偶從那路上爬過，適經標屈里絲的腳下。照喬凡尼看起來——雖則在這麼遠的距離，未必能看得這樣清楚——好像有一兩個水點從那折斷的花枝滴下來，正好滴在那守宮的頭上。那爬蟲猛烈地抽搐了片刻，便躺在日光中不動。

了。標屈里絲看到這非常的現象，悲傷地做了做十字，卻是並不驚異，也並不因此而遲疑着不敢將那致命的花朵插到胸上去。那花就在她胸上露出嬌容，而且幾乎像寶石一般閃耀着，使她的衣服和風姿都加上了一種決非別的東西所能供給的魔力。但是喬凡尼在他的窗口的陰影裏，只會伸出頭，又縮進去，口裏喃喃着，身上顫抖着。

『我是醒着的嗎？我還有感覺嗎？』他自語道。『這究竟是個怎樣的人呢？我該說她美呢，或該說她難可形容地可怕？』

那時標屈里絲漫步走來，更近喬凡尼的窗口底下，因此他不得不把頭伸得更出，以期可以滿足自己由她激起的那點強烈而痛苦的好奇心。在這一瞬間，正有一個美麗的昆蟲飛過園牆去；它大約已在城中漫遊過一道，因在人們那些古舊的窟宅當中找不到花草，纔被臘巴西尼這些灌木的濃香從遠處引誘來的。它並不飛落在花上，卻像似被標屈里絲所吸引，徘徊在空際，在她的頭畔飛翔。於是，除非是喬凡尼眼睛看錯，又有奇事起來了。他彷彿看見標屈里絲纔用兒童一般的快樂的眼光對那個蟲注視一下，那個蟲便漸漸的萎縮下去，落在她的腳下，光輝的翅膀一下顫抖，就死

去了——除非是她的口氣致它於死命，他再看不出其他原因來。標屈里絲彎下身子去看那死蟲，便又做了做十字，深深嘆了一口氣。

爲了喬凡尼的一個不自主的動作，引得她的眼睛朝窗上看來。她在窗口看見一個青年人的頭，——一個與其說是意大利式的不如說是希臘式的頭，面目美好而勻整，髮髮帶着黃金的神色——像一個飛翔在半空裏的人注視在她身上。喬凡尼不自覺地將那一逕握在手心的花球拋了下去。

「姑娘，」他說，「那是純潔而健康的花。你看喬凡尼·圭斯康底的分上佩戴着它罷。」

「謝謝你，先生，」標屈里絲用她的富麗的聲音回答，那聲音好像音樂，還帶着一種半稚氣半女性的快樂的表情。「我接受你的贈品，並且很願意把這珍貴的紫花報答你。但是我若將它拋上來，恐怕你要接不到。所以只好請圭斯康底先生聽我謝你一聲就滿足了罷。」

她把花球從地上拾起來，然後，覺得自己這樣回答陌生人的招呼，是軼出了一個處女的檢束，就彷彿有些羞愧似的，急忙的走出花園回家去了。但是不過一會兒之後，正當她要從那雕花的門

廊裏消失的時候，喬凡尼就似乎看見那美麗的花球已在她手中開始枯萎了，大約這不過是一種幻想罷；要在這麼大的距離外辨別一個花球的新鮮或枯萎，是沒有這種可能的哩。

這事之後的許多日子，那個青年人一逕避着那個朝園的窗口，彷彿他若被引誘去窺看時，便有種醜惡古怪的東西要損壞他的眼光似的。他自從和標屈里絲一次會面之後，便覺自己已經被圍入一種不可索解的勢力之內了。他以為倘若他的心已經處於一種真正危險的境地，那末最上的上策就是立刻離開他這寓所，並且連巴圖亞也不再住；其次就是儘可能地將標屈里絲看個爛熟，看個透澈，因而可以把她嚴格地系統地圈進尋常經驗的範圍裏來。至於一面既然避着她的面，一面又和那非常的怪物這般接近，甚至還有彼此交際的可能，這就不免要供給他一種材料，一種現實，使他不斷地胡思亂想起來，那就是最下的下策了。喬凡尼本來沒有很深刻的思慮——或至少他現在的思慮的深度是沒有被測過；但是他有一種敏捷的幻想，和一種熱烈的南方人的氣分，隨時都要升高到一種更高度的熱狂。至於標屈里絲，無論她到底有沒有那些可怕的屬性，有沒有那種致命的氣息，有沒有跟那些美麗而危險的花朶的類緣，就是喬凡尼曾經目擊了的，總之，她至

少，已把一種凶險而深微的毒質灌注進他的組織裏了。這並不就是愛，雖則她那艷麗的美是要使他發狂的；也並不是恐怖，即使他以爲她的精神裏也浸潤着那種似乎流布在她全身的毒質；卻是一種由愛和恐怖共同產生的雜種，像愛一般的燃燒，又像恐怖一般的寒戰。喬凡尼並不曉得自己心裏怕的是什麼，更不曉得希望的是什麼；然而希望和恐懼在他胸中維持着一種繼續不斷的戰爭，彼此互相征服，卻又重新要決鬪起來。凡是單純的情緒，無論它是黑暗的或是光明的，總都是有福的啊！唯有這兩種情緒的黯淡的混合，纔會產生地獄區域裏的那種照耀的光燄。

有時候，他到巴圖亞街上或是城外去作急速的散步，想要借此緩和他精神中的熱病；他的步子合着他腦子震動的節拍，因而他的散步，很容易加速而成爲跑步。有一天，他在路上忽覺有人逮住他，他的臂膀被一個體面的人物抓住了；原來那人和他對面走過去，及至想起了他，纔轉過身來急喘着氣追上他來的。

『喬凡尼先生！站住罷，我的青年朋友，』他喊道。『你已忘記我了嗎？假如我也像你這麼改樣了，那倒是應該的。』

這人就是巴格龍尼，喬凡尼和他第一次見面之後就竭力迴避着他，因為他見那教授太精明，立刻就能窺澈他的心事，所以他就對他懷疑了。當時他努力恢復着常態，狂亂地從他的內在的世界瞠視到外面的世界來，像在夢裏一般說着話。

「是的；我是喬凡尼·圭斯康底。你是比脫羅·巴格龍尼教授。現在放我過去罷！」

「慢着，慢着，喬凡尼先生。」那教授微笑着說，同時卻用一種關切的眼光將那青年細細的審視。「怎麼！我不是你父親從小的朋友嗎？難道他的兒子可以像個陌生人一樣從巴圖亞街上走過不顧我嗎？你且站着，喬凡尼先生，我們還有幾句話要說。」

「那末請你快些說罷，最最可敬的教授，請你快些說罷。」喬凡尼現出不耐煩的神氣說。「你不看見我很匆忙嗎？」

當他說這話的時候，有一個黑衣人從街上走來，佝僂着身子，有氣沒力的走着，像個有病的人。他臉上罩着極其憔悴和蒼黃的顏色，卻又流露着學識非常深奧的神情，使得旁觀人容易忽略過他的表面形容，只見到他那種奇異的精力。當他走過時，他和巴格龍尼交換了一個冷淡而疎遠的

招呼，卻把眼睛釘在喬凡尼身上，似乎要從他身上把值得注意的東西看個澈底。然而他神氣之間含有一種出奇的冷靜，彷彿對於那個青年只有一種探索的興味而沒有人類的情誼似的。

「這個就是臘巴西尼醫生呢！」當那人走過之後，巴格龍尼就低聲的說。「他以前見過你的面嗎？」

「那個我不知道，」喬凡尼聽見那個名字就吃驚地說。

「他已經見過你了！必定見過你了！」巴格龍尼急忙說道。「不知爲着什麼目的，這位科學家正在研究你呢。我從他神氣上可以看出來的！當他用花的香氣殺死一隻鳥，一個小鼠，或是一隻蝴蝶，而對它彎着身子做實驗的時候，他臉上也就照耀着這種冷酷的神情；這種神情是同「自然」一般的深澈，卻沒有「自然」那樣的溫和。喬凡尼先生啊，我可以拿性命擔保，你是成了臘巴西尼醫生做實驗的一個題目了！」

「你在欺騙我嗎？」喬凡尼憤激地喊道。「教授先生啊，那是一種不幸的實驗呢。」

「你耐着罷！耐着罷！」那冷靜的教授答道。「我告訴你，我的可憐的喬凡尼，臘巴西尼對於你

已經發生了一種科學的興味。你已落入他的可怕的手中了！還有那標屈里絲小姐——她在這神秘事件裏演的是什麼腳色呢？」

但是喬凡尼覺得巴格龍尼的固執再也忍耐不了，便掙扎脫身，不等那教授重新抓住他的臂膀，他就一溜烟的走了。那教授熱心地看着那青年的背影，搖搖他的頭。

「事情是決不能容它如此的，」巴格龍尼對自己說。「那青年是我老友的儿子，在醫學所能保全他的範圍之內，他是不該受任何的傷害的。而且要讓臘巴西尼這樣從我手裏把這青年奪走，供他去做那種萬惡的實驗，那也是斷斷難容的啊，他的那個女兒！我應該注意這件事。博學的臘巴西尼啊，你或者要夢想不到的失敗在我手裏呢！」

這時候，喬凡尼已經繞了一個圓圈，終於達到他的寓所的門口。他一踏進門，便碰着了力斯貝塔夫人，她裝出微笑的樣子，分明是要引起他的注意，但因他那時的情感的奔潮已經暫時退落做一種冷漠無知的空洞，所以並不能引起注意來。他把眼睛注視在那張強作微笑的枯臉上，卻是似乎並沒有看見它。因此，那老婦人就不得抓住他的衣裳了。

「先生！先生！」她對他低聲說着，仍舊是滿臉的笑容，很像一幅陳舊黝黑的奇異的木刻。「你聽啊，先生！這裏有個秘密的門口可以通到園裏去的呢！」

「你說什麼！」喬凡尼急忙轉身喊道，彷彿一件無生命的東西突然得了熱烈的生命似的。
「到臘巴西尼醫生的園裏有個秘密門口嗎？」

「住嘴！住嘴！不要這麼大聲！」力斯貝塔夫人拿手掩住他的嘴低聲說道。「是的；有門可通那個可敬的醫生的花園，就是你看見裏面有那些美麗的灌木的。巴圖亞的青年有許多情願拿出黃金來買進去看看那些花木呢。」

喬凡尼把一塊金幣放在她手中。

「那末請你引路罷，」他說。

那時喬凡尼心裏發生了一種猜測，大概是由巴格龍尼的談話激起來的，以為力斯貝塔夫人忽然來參加這件事，也許是跟臘巴西尼對他的陰謀有關係的，正如巴格龍尼所設想的一樣，無論那陰謀是怎樣一種性質。但這疑慮雖使喬凡尼感着不安，卻不足以制止他的行動。他一經曉得有

接近標屈里絲的可能，便覺得這是他的生存的一個絕對必要的條件。不管她是一個天使或是一個魔鬼，他總已無可挽回地落進了她的勢力圈裏，而且必須遵守那將他一步步逼緊着推迫前進的力的法則了，至於將來的結果怎樣，他並沒有嘗試去推測；可是說也奇怪，他卻忽然起了一陣的疑慮，決不定他當時那種濃烈的興味是否只是一種幻覺；不曉得那種興味到底是否真是深澈的，實在的，乃至值得他這樣投身到一個不可料測的境地中去；或者不過是青年人腦中的一種幻想，而跟他自己的本心很少連繫或竟絕無連繫的。

他停步遲疑，回轉了半個身子，卻是依舊向前進。他那衰耄的領導人引他通過好幾條昏黑的甬道，最後開出了一頭門，便接觸着那些沙沙的樹葉的聲音和景象；夾着破碎的日光在裏面盪漾着。喬凡尼舉步前行，擦過一叢把嫩枝蒙罩這個秘門的灌木，便到了正在他窗口底下的那一部分園地了。

凡是碰到不可能的事情已經實現，而夢境已把它的迷濛的本質變成具體的現實時，我們便反要覺得平靜，且甚至要鎮定到冷漠的程度，和當初幻想中似乎要使我們狂歡或是劇痛的情景

絕然不同的，這是常有的經驗啊！命運就正喜歡這樣的玩弄我們。熱情是要由它自己擇定時候來發洩的，倘使按照事情的調度，到可出現的時候叫它出現，它反而要懶懶地不肯出來。現在喬凡尼也就像這樣。一天一天的，他一逕都在癡心妄想，怎麼的跟標屈里絲會見，就在這個園子裏，和她面對面的站着，去曝曬在她的美的東方陽光中，並且要從她的正眼注視之中祛除了他所認為自己的生存之謎的那點神秘；每當這樣設想的時候，他的脈搏就要帶着熱病一般的血液跳個不住。但到現在，他胸口裏反而有了一種奇異的不合時宜的平靜了。他把園子看了一周，看看有沒有標屈里絲或是她的父親在那裏，及至曉得只有他自己一個人，這纔開始把園中的花木仔細觀察。

那些植物的態相都使他覺得不滿意；它們那樣的華麗，似乎是凶惡的，熱烈的，且甚至不自然的。其中每一株灌木，都是在樹林中散步的人看見了要覺駭異的，都好像是一張鬼怪的面孔從樹叢中對他瞪視着。又有幾株灌木，顯出了矯揉造作的形跡，也要震駭人的精細的本能；因為它們是由異種接成的混合物，或可說是由姦淫而生的東西，原來這些東西已經不是上帝所造的生物，卻由人類邪惡的幻想爲要模倣天然的美而造成的。它們大概都是實驗的結果，其中有一兩個例子，

原本本是可愛的植物，卻被拚成一種具有可疑而凶惡的品性的混合物了。總之，喬凡尼在全園的植物當中只有一種兩種是他認識的，而那兩一種又正是大家都曉得的有毒植物。當他正在這樣默想的時候，他聽見綢衣綵縵的聲音，回頭一看，見是標屈里絲從那雕花的門廊底下出現了。

喬凡尼並未考慮過他當時的態度應該怎樣；他不曉得該替自己闖入園中的行為辯解呢，或是表示他的進園，雖不是臘巴西尼或他的女兒所願意，至少是他們可以同意的；可是標屈里絲的態度立刻使他安心了，雖然他仍舊還沒有找到應該同她提出的理由。她輕輕地沿路走來，在破噴泉的附近和他對了面。她臉上現出驚異的神情，卻有一種純樸和慈祥的愉快表情調劑着。

「你是一個花卉鑑賞家啊，先生，」標屈里絲帶着微笑說；這是指他從窗口拋給她的那個花球而說的。「那末倘若我父親所收集的這些珍品會得引誘你就近來看，那也是無怪的了。如果他在這裏的話，他一定能告訴你許多奇異有趣的事情，跟你說明這些灌木的本質和習性；因為他已化了一生的時間在這樣的研究裏，這個花園就是他的世界呢。」

「還有你自己呢，姑娘，」喬凡尼說，「倘如外面的風傳是可靠的話——你也是同樣熟悉這

些富麗芬芳的花草的性質的。你若是肯做我的女教師，我一定比在臘巴西尼先生手下做學生可以聰明些。」

「難道有這樣無稽的謠傳嗎？」標屈里絲的話裏含着的一種快樂的音樂。「人家說我熟悉我父親的植物學嗎？這真是笑話！不的；我雖然生長在這些花卉裏面，我可除開它們的顏色和香氣之外什麼都不懂得；而且就是這點小小的知識有時我也很願意拋棄它呢。這裏有這許多花朵，而且也算不得不美的，它們接觸着我的眼睛就要使我難過。可是先生，請你不要相信那些說我有學問的故事罷。除開你親眼看見我的東西，什麼都不要相信罷。」

「那末我親眼看見的東西，我就一定該相信嗎？」喬凡尼想起以前那一番情景，不免有點畏縮，便這麼鋒利地問她。「不，姑娘；你對我的要求還是不夠。請你吩咐我除你親口說的之外什麼都不要相信罷。」

他這句話，標屈里絲好像也懂得了。她臉上泛起微紅，卻把眼睛對着喬凡尼直視，而用一種王后一般的傲態報答他那心懷疑慮的不安神情。

『那末我就這樣吩咐你，先生，』她回答說。『忘記你關於我的一切幻想罷。這種幻想即使對於感覺是真實的，也許本質上仍舊還是虛幻；至於由標屈里絲口裏說出的話，那是從心的深處直到外面都是真實的。那你就相信了。』

一陣熱情能熾在她的全副神態裏，而映照在喬凡尼的意識上，好像它就是真實之光；但當她說話的時候，她四周的空氣裏有一種香氣，雖然很容易消散，卻是濃烈而可喜的，不過那青年人由於一種莫名其妙的厭惡，總不大敢把它吸進肺中來。這也許是那些花的香氣。要不然的話，難道標屈里絲的口氣竟能把她的話語這樣染上一種濃烈奇異的芬香，以致彷彿會把它們在她心裏浸潤過的嗎？一陣眩暈像一個陰影一般通過了喬凡尼，就又消逝了；他似乎是看穿了那個美麗女子的眼睛，看進了她的透明的靈魂，再不覺得有什麼疑惑或恐懼了。

一會兒之後，標屈里絲態度上當初染着的那種熱情的色彩消失了；她變得高興起來，彷彿由她跟那青年人的交際裏而獲得了一種純粹的快樂，正像一個寂寞荒島上的處女得跟一個從文明世界去的航遊人談話而感到的快樂一般。分明地，她的生活經驗是向來被限制在那一片園的

境界之內的。她一會兒談到一些跟白天的日光或是夏天的雲頭一樣單純的事情，一會兒問起一些關於城市或是關於喬凡尼的遙遠的家，他的朋友們，他的母親，以及他的姊妹們的問題，——從那裏面可以見到她的深居簡出，對於外面的風俗習慣全然隔膜，所以喬凡尼不得不像對一個嬰孩一般的回答她。她的精神對着他面前衝發出來，好像一條新鮮的小溪第一次瞥見日光，對着天和地投在它懷中來的映象不勝其驚異似的。也有一種思想是從一個深澈的根源發出來的，以及種種寶石一般閃耀的幻想，彷彿是鑽石和紅玉從泉水的潺湲中向上發光。偶爾之間，那青年人的心裏閃過一陣驚異的感覺，覺得他對面的那一個存在，曾經對於自己的想像發生過那麼大的影響，自己曾經把它在理想中染上過這麼許多恐怖的色彩，並且也曾經目擊它表現過種種可怕的特性，而現在在自己竟和它並肩而行呢，——而現在竟會像一個兄弟一般的跟標屈里絲在這裏談話，並且發見她是這麼的具有人性，這麼的像個處女的呢。不過這樣的冥想只是暫時的；她的性格對於他已顯得這麼的真實，不由得他不立刻跟它熟悉的了。

在這樣的自由談話之中，他們已經走穿了那個花園，現在，在它的那些小徑當中經過了許多

的轉折，已經走到那個旁邊長着一株華麗的灌木而樹上開着火紅花朵的破碎噴泉了。一陣香氣從那裏面散發出來，喬凡尼認識它是跟標屈里絲口氣裏的香氣一般無二的，不過比它強烈得多。當她的眼睛落在那上面時，喬凡尼看見她拿手揪住她的胸口，彷彿她的心是突然地痛苦地在跳躍。

「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她對那灌木喃喃的說，「忘記了你呢。」

「我還記得，小姐，」喬凡尼說，「你曾經應許我，把這裏的一顆活的寶石來報答我那次大膽扔到你腳下的那個花球的。現在容我摘下一顆來，做這一次會見的紀念罷。」

他伸着手，向那灌木前進了一步；但是標屈里絲急忙趕上前來，發出一聲尖叫，像一把刺刀一樣穿進了他的心。她抓住了他的手，用着她那纖瘦身軀的全力將它拖了回來。喬凡尼覺得她的一觸震動過他全身的組織。

「不要碰！」她用一種含着痛苦的聲音嚷道。「無論如何不要碰！這是致命的！」

然後，她掩着她的面，跑開了他，消失在那雕花的門廊底下了。喬凡尼拿眼睛送着她去時，他看

見了臘巴西尼的憔悴的身形和蒼白的面目，他已經在那門口的陰影裏看了不知多久了。

圭斯康底一經回到他的房間裏，標屈里絲的影像就馬上回到他的熱情的冥想中來，仍舊帶着他自從第一次瞥見她以來的那種圍繞在它四周的魔力，現在卻又同時浸潤着一種女孩子性的柔和的溫熱了。她是有人性的；她的性情是被賦與了一切溫柔的女性的質地的；她是最最值得崇拜的；在她那一方面，她一定能夠辦得到崇高而英勇的愛。向來以為足以證明她肉體上和性情上具有一種可怕的特質的那種種的標誌，現在是或者被忘卻了，或者由於熱情的深微的詭辯，而化成了一頂具有魔力的金王冠，使得標屈里絲愈加顯得特奇，因而也愈加覺得可羨了。從前顯得醜惡的無論什麼，現在都變美了；如果說這樣的變化是辦不到的，那末那些醜惡的東西一定已經偷偷的跑走，而躲藏到那種不成形狀的半意識當中去了，原來那些半意識是聚集在我們的全意識的日光以外的昏暗境界中的。就在這樣的狀態裏，他度過了夜晚，一逕都沒有睡着，直至黎明喚醒了臘巴西尼醫生園裏的那些小睡的花兒，這纔無疑的，喬凡尼的夢要把他引導到那邊去。太陽照他應上的時間上了來，投射他的光線在那青年人的眼皮上，使他在一種痛苦的感覺裏醒覺過

來。及至完全清醒過來的時候，他感覺到手上有一種被灼一般的刺痛——那是他的右手，就是他當初伸出去要摘那一朵寶石一般的花而被標屈里絲捏過的那一隻手。在那一隻手的手背上，現在有一塊像是四個小手指印成的紫色印子，而他的手腕上也有一個纖細的拇指的指印。

唉，愛這東西是多麼的頑強呵，或者雖是那種只能繁殖在想像裏面而不會生根到心的深處的狡獪的假愛，也是多麼的頑強呵；它是多麼頑強的要維持着它的信念，直至於它被註定要烟消雲散的那一刻！喬凡尼拿一條手帕包起他手上的傷，疑心是什麼惡東西咬了他了，並且在對於標屈里絲的一陣冥想之中，立刻就忘記了他的痛苦。

經過了第一次會見之後，第二次會見就成了我們所謂命運這東西的不可避免的進程。於是第三次，第四次，直至於和標屈里絲在園中相會這樁事已再不能算是喬凡尼生活中的一種偶然，卻可說是他的全部的生活；或者可以說，他的其餘的時間，都是給關於那狂歡的一刻的預計和回憶所佔據了。至於臘巴西尼的女兒那方面，情形也並無兩樣。她伺候着那青年人出現了，便飛到他的身邊去，毫無保留的信任着他，彷彿他們是嬰孩時代的戲伴，而到現在也還仍舊是嬰孩時代的

戲伴似的。如果，由於什麼難得碰到的機會，他沒有照約定的時間去，她就要站在窗口底下，送上她的甜蜜的聲音，讓它飄浮在他房間裏的四周，並且振動進他的心裏：『喬凡尼！喬凡尼！你爲什麼延遲呀？』於是他就急忙跑進那長着有毒花兒的伊甸園中去。

但是，雖然親密到這樣的程度，標屈里絲的舉止上卻仍舊有一種的矜持，是她非常嚴格地從不破例地保持着的，以至即使要去侵犯它一下的意思，也從來不會出現在他的想像裏過。從一切可以覺察的形跡上看時，他們是戀愛着的；他們用眼睛互相戀愛，用眼睛把一個靈魂深處的神聖的秘密傳達到那一個靈魂的深處，彷彿神聖到不容用說話來傳達一般；有時他們的熱情奔發，甚至也會談過了戀愛，當那時候，他們就讓他們的精神化成一種有詞語可辨的氣息衝發出來，像似久悶着的火焰的口舌；但是他們不會有過戀愛之所要求所崇拜的唇的相印，手的把握，或是無論怎樣輕微的熨貼。他從來不曾碰過她的一絲閃耀的髮髮；她的衣服——那是他們之間一重非常顯著的物質的障礙——也從來不會被微風飄到他的身上過。也曾有幾次，喬凡尼似乎企圖要越過這個界限，標屈里絲就變得非常悲哀，非常嚴厲，並且裝出了一副連自己看見也會覺得發抖的

冷若冰霜的神氣於是再也用不着開口，就使他不_敢去接近了。在這樣的時候，他對於由自己的心腔裏像怪物一般升上來而_{瞪視}着他的面的那種可怕的疑懼，不免要覺得驚駭；他的愛變得稀薄而虛弱，同早晨的霧氣一般了；唯有他的疑懼是有實質的了。但當標屈里絲的面孔經過暫時的陰暗而重新光彩起來的時候，她就又會從他當初帶着那樣的敬畏和恐怖去看她的一個神秘而可疑的存在立刻變化過來；那時她就又是一個美麗而率真的女孩子，他覺得他的精神已經認識得的的確確，再用不着其他一切的知識了。

現在離開喬凡尼和巴格龍尼最後一次會見已經有很久一段時候。但是有一天早晨那位教授忽然來看他，使他很不舒適地吃了一驚，因為許多星期以來，他連想也沒有想起過他，並且很願意一徑忘記了他的。他久已任情去沈溺在一種透澈他的身心的興奮裏邊，所以除了對於他目前的感情狀態能够完全表同情的人，他就不耐煩跟他們去作伴。而這樣的同情是不能盼望巴格龍尼教授會有的。

那位來客沒精打彩地談了一會兒城裏和大學裏的新聞，就提起了另外一個題目。

「我近來在讀一個古典作家的作品，」他說，「碰到一個故事使我非常的感到興趣。也許你也還記得罷。這是講一個印度王子的，他把一個美麗的女人送給亞力山大大帝做禮物。那個女人可愛得像是黎明，豔麗得像是落日；可是特別使她不同於人的地方就是她口氣裏的一種濃烈的香氣比一個波斯薔薇花的園子還要濃烈。亞力山大是個青年的征服者，自然一眼看見這個艷麗的客人就愛上她了；可是有一個聖哲的醫生剛巧在面前，他發見了她的一種可怕的秘密。

「那是什麼秘密呢？」喬凡尼把眼睛低垂下來，避開那教授的眼睛，問道。

「就是這個可愛的女人，」巴格龍尼加重了語氣繼續說，「從生出來就用毒藥養大的，直至於她全身都浸潤着毒質，並且她這個人也成了天底下最最危險的毒物了。她的生命的元素就是毒。她拿她口氣裏那種濃烈的香氣，連空氣也給染了毒了。她的愛就是毒；她的擁抱就是死。這不是一個奇異的故事嗎？」

「是一個幼稚的寓言，」喬凡尼像神經受刺激似的從椅子上跳了起來。「我奇怪，你在你那種嚴肅的研究當中，怎麼能屯出時間來讀這樣的廢話呢？」

『慢點』那位教授不安地四面看了一看說，『你這房間裏是什麼奇特的香氣呵？是你的手套的香氣嗎？這香氣的微弱的，可以很精緻；但是又總覺得不舒適。我要是聞久了，我想會得使我害病的。這好像是花的香氣，可是我不見房間裏有花呀。』

『確實也沒有花，』喬凡尼回答說，他當那教授說話的時候，面孔已經變白了；『而且，照我想來，也並沒有什麼香氣，除非在你老人家的想像裏。香氣這一種東西，本是一種由感覺和精神合成的元素，所以很容易像這樣子來欺騙我們的。只要記起了一種香氣，光光有了一種香氣的觀念，便可以錯認爲面前真有香氣的存在。』

『那是對的；不過我的清醒的想像並不常常跟我開這樣的玩笑，』巴格龍尼說；『又假使我要幻想什麼種類的香氣，我也總要想到藥房裏出賣的那種惡劣藥品的香氣，那是我的手指頭很容易沾染到的。我曾聽說，我們那位可敬的朋友臘巴西尼，他就要拿比亞拉伯香料還要濃烈的香來染他的藥劑。無疑的，還有那位美貌而博學的標屈里絲小姐，她也同樣要拿跟處女的口氣一般甜蜜的藥飲來服侍她的病人；可是誰要吸了便有禍殃了！』

喬凡尼的臉上顯出許多互相衝突的情緒。那位教授講到那個純潔而可愛的臘巴西尼的女兒的那種腔調，就是他的靈魂所受到的一種酷刑；然而關於她的性格的見解，一經得到一個和他自己完全反對的暗示，就使他的許多模糊的疑懼立刻都明白起來，像許多的魔鬼對他狞笑着。但是他努力要征服它們，並且用一個真愛人的完全的信念去回答巴格龍尼的話。

『教授先生，』他說，『你是我父親的朋友；也也許你的目的是要對於他的兒子盡一點朋友的責任；不過我請你要注意，先生，有一個題目是你必定不能說的。你並不曉得標屈里絲小姐。因而你用一句輕薄的傷人的話加到她的性格上去的損害——我甚至可以說是褻瀆——是你不能估計的呢。』

『喬凡尼！我的可憐的喬凡尼！』那教授帶着一種平靜的憐憫表情答道，『我對於這個苦惱的女孩子比你曉得些。你應該聽一聽關於這個施毒的臘巴西尼和他的有毒的女兒的實情；是的，她的有毒，是和她的美麗一樣程度的。你聽着罷；因為即使你對我這灰白的頭髮要有什麼暴動，也不能阻我不說，那個印度女子的寓言已因臘巴西尼的深奧而危險的科學在可愛的標屈里絲身

上成爲實事了。」

喬凡尼呻吟了一聲，遮沒了他的面孔。

「她的父親，」巴格龍尼繼續說，「要把他的孩子像這種可怕的样子去獻給他對於科學的不健全的熱心做犧牲，是並不會被天性的愛情所阻止的；因爲，我們說句公道話，他是一個會得拿自己的心到蒸溜器裏去蒸的那樣忠實的科學家呢。那末你的命運將要怎麼樣呢？不用疑惑的，你是被挑選了去做什麼新實驗的材料了。也許是結果就是死；也許是一種更要可怕的命運。臘巴西尼有了他所說的科學的興味放在面前，是什麼事情都不會遲疑的呢。」

「這是一種夢想，」喬凡尼對他自己喃喃的說，「這一定是一種夢想。」

「可是，」那教授繼續說，「你且不要灰心，我的朋友的兒子。現在要挽救還不太遲。也許我們竟還可以把這苦惱的孩子從她父親的瘋狂的羈絆裏救回到尋常天地的境界裏來。你看這個小的銀瓶，這是著名的本文奴多·賽理尼（註）親手所製的，很值得送給意大利最最美貌的姑娘去做愛的禮物。可是它的內容卻是無價之寶。只要把這消毒劑小小啜了一口，就可以把世界上

最最厲害的毒質完全消滅。你不要疑惑它對於臘巴西尼的毒藥會得不發生效驗。你把這個瓶和那裏面的珍貴的液體去送給你的標屈里絲，然後抱着希望等着結果罷。」

巴格龍尼放一只小小的做得很精緻的銀子藥瓶在桌子上，就退出去了，留下他所說的話在那青年人的心理發生效果。

「我們還可以阻攔臘巴西尼的奸計呢，」他下樓梯時一面吃吃笑着一面想；「可是，我們替他說句實話罷，他是一個可驚奇的人，——實在是一個可驚奇的人；但是他所做的是一種卑污的實驗，所以凡是尊重醫藥上善良舊法的人們都不能容忍它的。」

自從喬凡尼認識了標屈里絲以後，我們已經說過，他偶爾要發生關於她的性格的黑暗的推測；但是她已完全使他覺得是一個單純的，自然的，最最多情的，而且純潔無瑕的人了，所以現在巴格龍尼教授拿出來給他看的那個影像，看起來是非常陌生而難信，彷彿和他自己原來的概念並不相符似的。確實，關於他初次瞥見那個美麗女子的時候，他也還有種種醜惡的回憶；他還不能完全忘記那個在她手裏枯萎了的花球，以及那個在陽光底下死去的蟲子，那是除了她的口氣裏

的香氣之外再看不出別的死因來的。但是這一些事件，一經溶化在她的性格的純潔的光中，就再也像是事實，而被承認爲錯誤的幻想了，無論它們怎樣可由感覺的證據來證明是事實。原來天底下有一種東西是比眼睛所看到手指所觸到更要真實更要實在的。就在這種更好的證據上面，喬凡尼建立了他對於標屈里絲的信任，雖則真正得力的地方，還是靠着她自己的種種崇高的屬性，並不是靠着他這方面有什麼深刻而寬大的信念。但是現在，他的精神已經不能夠將它自己維持在當初他的熱情將它提了上去的那種高度；他已墮落了下來，在人間的疑慮當中捫索着，因而就玷污了標屈里絲的影像的純然的潔白。並不是他已經把她放棄；他不過是不信任罷了。他決計要一勞永逸的着手去做一種能夠使他滿足的最後試驗，要去試驗出她的肉體裏面究竟有沒有那種可怕的特質，因爲倘使靈魂裏沒有和這相當的怪異，那就不能假定它是存在的。他以爲他的眼睛遠遠看下去，看到了守宮，昆蟲和花朵，也許是要看錯的；但如果在幾步路的距離裏面能夠親眼看見標屈里絲手裏一朵新鮮而健全的花突然衰萎，那就再不容有疑問的餘地了。抱着了這個觀念，他就趕快跑到一家花鋪，買了一個還有早晨的露水點綴着的花球。

現在正是他每天習慣和標屈里絲會面的鐘點了。在沒有下去到園裏之先，喬凡尼並不忘記去對着鏡子照照自己的形像，——這一種虛榮心理，原是每一個美貌的青年都難免有的，但是它要在這種煩亂熱奮的頃刻顯示出來，那就成了感情淺薄和生性不誠的一種標誌了。然而他竟凝神壹志的審視了一番，並且對他自己說，他的相貌從來不會有過這樣的優美，他的眼睛從來不會有過這樣的活躍，他的面頰從來不會有過這樣溫熱的一種顯示活力過裕的顏色。

「至少，」他想到，「她的毒總還不會滲入我的組織。我到底不是要在她掌握之中死的花呢。」懷着這種思想，他把眼睛移到那個從來不會從他手裏放下去過的花球上。他覺察了那些含露的花兒已經在開始衰萎，便有一陣無可形容的恐怖奔射過他的全身；那些花兒已經彷彿是前一天採下的一般了。喬凡尼的面色變得大理石一般白，一動不動的站在鏡子面前，瞪視着自己的影子，彷彿對着一件可怕東西的影子似的。他記起了巴格龍尼說房間裏彷彿充滿着香氣的話。這必定是他口氣裏的毒了！於是他戰抖了，——對着自己戰抖了。及至從一陣的發呆恢復過來之後，他開始拿好奇的眼睛觀察着房間的古舊的簷角上一只掛着網兒在忙碌工作的蜘蛛，正拿經緯

線往來織着巧妙的組織，是同向來從舊天花板上盪下來的蜘蛛一樣強力而活潑的。喬凡尼將身子朝向那個蟲子，噴出一口深而長的氣息。那蜘蛛突然停止了它的勞動；那網兒也因那小小工匠的身體的戰震而起。振動。喬凡尼再噴出一口更深更長的氣，並且浸潤着一種由他心裏出來的惡毒感情的：他卻並不曉得自己是懷着狠毒呢，或不過是一種絕望中拚命舉動。那個蜘蛛的肢體做了一個痙攣的緊縮，便掛下窗口來死了。

『該死！該死！』喬凡尼對他自己喃喃自語道，『你難道已變得這樣的毒，連這有毒的蟲子也會因你的口氣而死了嗎？』

正在這一瞬間，一個富麗而甜蜜的聲音從園子裏飄浮上來。

『喬凡尼！喬凡尼！過了時候了！你爲什麼延遲呀？下來罷！』

『是的』，喬凡尼又自語道，『只有她是我的口氣所不能殺死的東西了罷！可是我恨不得也能殺死呢！』

他慌忙的奔了下去，剎那之間就站在標屈里絲的明亮可愛的眼睛前面了。一刻兒之前，他的

憤怒和絕望曾經是非常的猛烈，乃至他恨不得一眼就能把她看透了；但是現在她實實在在的站在面前，便有一種勢力實實在在的存在着，不能立刻就將它擺脫；她起了她那女性性格的優美而溫柔的力，曾經常常拿一種宗教的平靜包圍着他；他記起了她的心的許多次的神聖而熱烈的傾吐，當時是那純潔的泉源已從她的心深處開放出來，而使他的心眼可以看得透明的；這種種的記憶，要是喬凡尼知道怎樣去估量它們的話，就可以使他相信，這一切醜惡的神秘都不過是一種人世間的幻覺，並且相信無論她的周圍怎樣似乎圍繞着凶惡的迷霧，那真正的標屈里絲卻總是一個天國的天使。像這樣崇高的信念，雖則他還未必辦得到，然而她的出現在面前，終究還沒有完全失去了它的魔力。喬凡尼的憤怒已經平息做一種陰鬱的無感覺的狀態了。標屈里絲憑着一種迅速的精神的感覺，立刻覺到了他們之間有了一道漆黑的鴻溝，是他和她所都不能渡過的。他們悲哀的默默的並行前去，便不覺走到那個大理石的噴泉以及那開着寶石一般的花的灌木所由長出的那一塘水。喬凡尼發見他自己聞到那些花的香氣，會得感覺到一種迫切的快樂——竟可以說是食慾似的——便不由得驚嚇起來。

「標屈里絲，」他驟然的問，「這株灌木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我的父親創造起來的，」她老老實實的回答。

「創造起來的！創造起來的！」喬凡尼重複的說。「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標屈里絲？」

「他是一個可怕地熟悉自然秘密的人，」標屈里絲回答說；「當我作第一次呼吸的一刻，這樹就從泥土裏長了出來；它是他的科學和他的智力的子息，而我不過是他的人世間的孩子罷了。不要走近它！」她懷着恐怖看着喬凡尼走近那灌木的時候繼續說道。「它是具有你所夢想不到的品性的。可是我，最親愛的喬凡尼，——我是和它一同長大一同開花，並且拿它的氣息作營養的呢。它就是我的姊妹，我是拿人類的愛情去愛它的，因為，唉！——你難道不會對它起過疑心嗎？——這裏面有一種可怕的刑罰呢。」

說到這裏，喬凡尼對着她非常陰鬱地皺起眉頭，以致標屈里絲停住了話，顫抖起來。但是她的對於他的性格溫柔的信念替她做了保證，並且使她想起自己不該懷疑，因而不免紅起臉來。

「這裏面有一種可怕的刑罰，」她繼續說，「就是我父親對於科學那麼酷愛的結果，竟使我

和一切同類人的來往都斷絕了。當天上還沒有把你最親愛的喬凡尼放下來之前，唉，你的可憐的標屈里絲是多麼的寂寞啊！

「這種刑罰苦楚嗎？」喬凡尼把眼睛釘在她身上問道。

「直到新近，我纔曉得它是多麼的苦楚，」她溫柔地答道。「呵，是的呢；不過我的心是麻木的了，所以是很安靜的。」

喬凡尼的忿怒從他的沈悶的陰鬱裏奔發出來，像一個閃電從一陣黑雲迸出。

「該死的人！」他帶着狠毒的輕侮和忿怒嚷道。「並且你既覺得你的寂寞有些厭倦，就已同樣的把我也隔絕了一切人生的溫熱，而引誘我到你那說不出的恐怖的境界裏來了！」

「喬凡尼！標屈里絲將她的大而明亮的眼睛移到他的臉上，嚷道。他的說話的力量並不會打進她的心；她不過是大大的吃了一個驚嚇。

「是的，你這有毒的東西！」喬凡尼憤激得發狂似的重複道。「是你幹的事！是你把我薰壞了！你已把毒充滿我的血管了！你已使我成爲一個和你自己一樣可憎，一樣醜惡，一樣討厭，一樣危險

的人了，——一種可怕的世界奇觀了！現在，如果幸而我們的口氣對於我們自己也同對於別人一樣可以致命，就讓我們的嘴唇做一個說不出的憎恨的親吻來聯結起來，就此死了罷！

「這是什麼命運呵？」標屈里絲帶着一個由心裏發出的低低的哀聲自語道。「聖母呵，可憐我罷，可憐一個苦惱的心碎了的的孩子罷！」

「你——你也會禱告嗎？」喬凡尼仍舊用着那種可怕的罵聲叫道。「就是你的禱告，等它從你口裏出來的時候，也就把空氣染上了死了。好罷，好罷；讓我們禱告罷！讓我們到禮拜堂裏去，浸我們的手指在門口的聖水裏罷！那些在我們後面來的就都會像碰到瘟疫一般的死掉！讓我們在空氣裏畫十字罷！那就會把禍殃裝成那神聖符號的模樣散放出去！」

「喬凡尼，」標屈里絲平靜地說，因為她的悲苦是已出了熱情以外的了，「你為什麼要像這樣把你和我說成一樣呢？我，那是確實的，正像你所說的一件可怕的東西了。可是你，——你有什麼呢？你只消對我這可慘的情狀再受一個震戰，便跑出了這個園子，去混入你的族類，從此忘記了有像可憐的標屈里絲這樣一個怪物在地面上爬行就是了。」

「你是裝做不知道嗎？」喬凡尼對她現出怒容的問道。「你就看罷，這種能力我已從臘巴西的純潔的女兒那裏得到了。」

有一羣夏日的昆蟲正在空中飛着，是被這致命的園子裏的花香引誘來找食物的。它們在喬凡尼的頭上繞着圈子，分明同是由當初引誘它們進園來的那種勢力招引來的。他向它們當中噴了一口氣，便見至少有二十多個蟲子落到地上死了，他就慘苦地對標屈里絲笑了一笑。

「我看見了我看見了！」標屈里絲尖叫道。「這是我父親的致命的科學！不，喬凡尼；這不是我呀！決不！我只是夢想着愛你，只是要我和我暫時在一起，這纔就讓你走開去，只留你的影像在我的心上；因為，喬凡尼，請你相信我，雖則我的身體是拿毒來營養的，我的精神卻是上帝的創造物，並且渴望着拿愛來做日常食料的。可是我的父親——他已經把我們兩個在這種可怕同情裏面結合起來了。是的；你踢我罷，踩在我身上罷，殺了我罷，你說過這樣的話之後，那是怎麼一種死了呵？但這並不是我！我就是爲了整個世界的幸福也不肯做這事情的。」

喬凡尼的熱憤已經隨他嘴裏噴發出去的話而涸竭了。現在他身上通過了一種意識，傷悼之

中帶着了一點溫婉，是傷悼着標屈里絲和他自己之間的那種親切而特殊的關係。他們彷彿是站在一種全然的孤寂之中，即使充滿着最最稠密的人類生活，也仍不減其爲孤寂的。那末他們四周的那個人類的沙漠不應該把這絕緣了的一對逼得更加接近嗎？倘使他們彼此之間尙且要殘酷起來，那末還有誰對他們仁愛呢？而且喬凡尼心裏想，難道他就再沒有希望可以回到尋常天地的境界中來，而且引着標屈里絲——那個被贖回的標屈里絲——的手一同出來嗎？不過，啊，現在像標屈里絲那樣的深刻的愛竟至受到了喬凡尼那樣厲害的話的委屈，而還要希望再有人間的結合和人間的幸福的可能，那是只有那種具有脆弱的，自私的，無價值的精神的人纔會夢想的了！不，不，這種希望是不能有的了。她必定要帶着那一個碎了的心沉重地通過了時間的界限：她必定要把她的創傷到樂園的泉水中去洗滌，把他的悲苦忘記到永劫的光中，必須要到這樣的地步纔能夠好。

但是喬凡尼並不曉得這一些。

『親愛的標屈里絲，』他說着走近她去，她卻仍舊往後退卻，這是她看見他走近去的時候一

向如此的，不過這一回的動機不同了，——最最親愛的標屈里絲，我們的命運還沒有到十分絕望呢。你看這裏有一種藥，據一個聰明的醫生告訴我，是很有趣的，差不多可說有神效。這裏面的成分，對於你那可怕的父親給我造成這種大災難的藥料最能消滅。這是從祝福過的藥草蒸溜出來的，我們不應該一同來喝了它，以便洗清身上的毒嗎？」

「拿給我！」標屈里絲伸出手去接喬凡尼從懷裏取出的那個小小的銀瓶。她又特別加力的補上一句，「我會喝的；可是你等着結果罷。」

她把巴格龍尼的消毒劑放上她的嘴唇；但是正在這一刻兒，臘巴西尼的身影從那門廊出現，慢慢的向大理石噴泉走來了。當他走近時，那個蒼白的科學家似乎帶着一種勝利的表情注視着這對美貌的青年和處女，正像一個藝術家會用了畢生的力量來做成一幅圖畫或一座雕刻而最後對他的成功覺得滿意一般。他站住了；他的佝僂的身體爲了意識到自己的力量而慢慢挺直起來，他張開了兩隻手，放在他們身上，那態度就像一個父親給他的孩子們祝福；但是同是這雙手，是會把毒灌進他們的生命之流的。喬凡尼發起抖來。標屈里絲不由自主地起了震慄，並且把手撒在

她心上。

「我的女兒，」臘巴西尼說，「你在世界上已不再寂寞了。從你那姊妹的灌木上摘下一顆寶石來，叫你的新郎戴在他的胸口上罷。它現在不會傷害他了。我的科學以及你和他之間的同情已經在他的組織裏發生了影響，他現在已經和普通的男人隔絕了，正如你，我的驕傲和勝利的女兒，和尋常的女人隔絕了一樣。那末你們在世界上前進着罷，你們自己之間是最最的相親，而對於以外一切的人都最最的可怕！」

「我的父親，」標屈里絲虛弱地說道，——說時她仍舊將手揪在心上，——「你，到底爲什麼要把這種苦惱的刑罰加在你的女兒身上呢？」

「苦惱！」臘巴西尼嚷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傻孩子？你以爲具有這樣沒有能力和力量可以抵抗的奇異才能，便是苦惱嗎？——以爲只消吹一口氣就能征服最最有力量東西，便是苦惱嗎？——以爲既然美麗而又可怕，便是苦惱嗎？那末你是情願做一個虛弱的女人，去暴露在萬惡之中而自己卻不能造惡嗎？」

「我是情願叫人愛不叫人怕的，」標屈里絲喃喃的說着，將身子沈落在地上了。「不過現在沒有關係了。我要去了，父親，我到了那個地方，你會努力混進我身體裏來的那種惡毒就會得像一個夢一般的消散——正像這些有毒的花的香氣一般，我在伊甸園的花叢之中，再不能來沾染我的口氣了。永別了，喬凡尼！你的那些憎恨的話語是像鉛一樣的在我心裏；可是當我上昇的時候，它們也會落掉的。唉，你的體質裏面不是向來就含有比我更多的毒嗎？」

對於標屈里絲，——她的肉體的部分是這麼澈底地受到臘巴西尼的技術的影響的——毒物既然是她的生命，所以強力的消毒劑就是她的死；而於是這個給人類的智巧和橫逆的自然做了犧牲的可憐蟲，因為逃不了邪惡的智慧所必遭的命運，就在她的父親和喬凡尼的腳下死去了。正在那一刻兒，比脫羅·巴格龍尼教授從他的窗口探頭出來，用着一種勝利之中混着恐怖的音調，大聲對那大驚失色的科學家叫道：

「臘巴西尼！臘巴西尼！這個就是你的實驗的結果嗎？」

告密的心

E·愛倫坡

不錯，神經質，我是非常之神經質的，現在還是如此！但是你們何以說我瘋了呢？我的這種病並沒有毀滅或遲鈍了我的感覺，反而使我的感覺更加靈敏——特別是聽覺更加靈敏了。我聽見天地上所有的一切，我還聽見地獄裏的許多東西。那麼，我何以會是瘋了呢？你們仔細的聽我看我是怎樣穩健安閒的，把整個事件的原委都講出來。

我不能告訴你們這思想最初是怎樣進到我腦子裏來的，但一旦有了之後，便日夜縈迴於心中。我並沒有什麼目的，什麼衝動。我本來是愛那個老頭子的。他從沒有做過對不起我的事，也沒有侮辱過我。至於他的金子，我毫無貪婪之心。我想乃是因為他那眼睛的緣故。是的，就是那！他有一隻眼好像兀鷹的眼——灰藍色，上面蓋着一層膜。每當我瞥見那眼的時候，我便好像全身的血都冷了，於是久而久之我漸漸決意要置他於死地，我就可以永遠不再看見那隻眼睛。

在我鎗殺這老頭子前一星期中，我待他再好沒有了。每晚大約到半夜的時候，我便轉着他房間的門扭子，輕輕的開着。開着的寬度可以容納我的頭的時候，我便伸入一隻四週緊閉一點不露光的燈籠，然後我把頭伸入。你們看了我伸入時那種異常小心的態度，一定覺得可笑的。我慢慢的移動，慢慢的，以免驚動了那老頭子的睡眠。我花了一小時的工夫，纔把頭伸入，剛可以看他睡在牀上的情形。哼！一個瘋子會像我這樣的機警麼？等我的頭都伸入之後，我便非常小心的，非常小心的（因為那燈籠的軸紐處轉動時有響聲，）把燈籠揭開一個小孔，射出一線小小的燈光，剛剛照在他那如兀鷹的眼睛上。像這樣我接連做了七夜之久，每夜都是在半夜的時候，但每次我發覺他那隻眼睛總是閉着的，所以我不能動手，因為令我日夜不安的，是他那隻可惡的眼睛，而非他本人。等到每天清早的時候，我便大膽的走到他房裏去，泰然的和他講話，很親熱的叫他的名子，並問他一夜睡的怎樣。如果那老頭子還疑心我每晚在半夜十二時去偷看他，那他一定是一個很深沉的人了。

到第八夜我去開門的時候，比以往更加小心了。我的動作，比一隻錶上的分針還要慢些。在這

晚之前，我自己也不知我有這樣大的能力，這樣的機警。我差不多忍不住這種勝利的感覺。你們想：我一點一點的開着門，而他夢也沒有夢想到我這種祕密的行爲和念頭。我差不多要笑起來；恐怕他聽見我了，因爲他在牀上忽然轉動着，似乎驚動了一樣。你想我會退縮麼——不。因爲房裏是漆黑的（四週的窗子都緊閉了，以防盜賊），所以他不會看見我開門，而我仍繼續慢慢的前進着。我的頭伸入了，正預備打開燈的時候，忽然我的大姆指括在那錫鈕子上，那老頭子便從牀上爬起來，喊着：『誰在這裏？』

我靜默着一言不發。整整的有一小時之久，我一下子都沒有動，但同時我沒有聽見他睡下去。他一直坐在牀上靜聽——正如我每晚在牆邊守候一樣。

忽然我聽見一聲小小的嘆息；我聽了馬上就曉得這是一種極度恐怖的嘆聲。這不是一種痛苦或憂愁的呻吟，而是因着一種非常的恐怖從心靈的深處發出的一種生硬的低聲。我很懂得這種聲音。常常在半夜到處寂靜的時候，我也從心懷的深處聽見這種聲音，同時使我的懼怕更加深沉。我再說：我是很明白這種聲音的。我曉得那老頭子怎樣的感覺，我也可憐他，雖然我骨子裏是很

開心的。他曉得他最初在牀上轉動的時候，便一直是醒着了。從那時候，他的懼怕便逐漸增長。他勉強要把這種懼怕想做是無端的，但是不能夠。他對自己說：『不過是煙囪吹進來的風罷了——不過是老鼠在地板上跑過，』或是『蟋蟀叫了一聲。』是的，他想用這些假定來安慰自己，但是都無用。我說都無用，因為死亡走近他的時候，已經有黑影在他前面，把他包圍住了。就是這種黑影的影響，使他『感覺』得伸入他房裏的我的頭，雖則他並沒有看見或聽見。

我耐心等了許久還未聽見他睡下的時候，我便決心把燈打開一點——祇打開一點點。於是我一點點打開，偷偷的，偷偷的，直到最後一條小小的光線，好像蛛絲一樣，從燈籠裏發出來，正射在他那兀鷹似的眼睛上。

那眼睛是開着的——大大的開着的。我注視那眼睛的時候，不禁氣憤填胸。我看的非常之清楚，全是蒼灰色，蓋着一層可怕的薄膜，令我看了冷入骨髓。但此外我看不見那老頭子的臉或身體，因為我剛巧把那一線光射在那眼珠上。

而現在——我不是對你們說過，我是神經過於敏銳，而你們誤以為我是瘋了麼？——而現在

我聽到了一種低鈍而短促的聲音，正如一隻錶包在棉花裏所發出的聲音一樣。我對於這聲音也是再熟悉沒有了。那是這老頭子心跳的聲音。這聲音更增加了我的憤怒，正如軍隊的鼓聲更增加了士兵的勇氣一樣。

但卽算如此，我還是保持着耐心毫不移動。我抑着氣息，穩持着燈籠，一點也不動。我要看我能把這線光射在他眼上，能保持多久。同時，那可怕的心跳聲繼續增長。那聲音愈來愈快，愈來愈大。那老頭子的懼怕，一定是達於極點了！我說：那聲音愈來愈大，愈來愈大，你們聽清楚了麼？我也說過是神經非常敏銳的。而現在半夜在這老屋子可怕的寂靜之中，這種怪聲實在令我感到一種不可耐的恐怖。然而我還是再保持了幾分鐘的鎮靜。而那聲音愈來愈大，恐怕他的心要裂了。忽然一種新的恐懼捉住了我——這聲音恐怕鄰居聽見了。這老頭子的末日到了！我大叫一聲，把整個燈籠打開，跳入房中。他叫了一聲——祇叫了一聲。我馬上把他拖到地上，把牀罩在他身上。然後我開心的笑着，我要幹的事已經幹到這個程度了。但是那心的跳聲，還是繼續了一些時。這我並不怕什麼。這聲音並不會透出牆外。最後，那聲音停止了。這老頭子死了。我把牀移開，來查看他的屍首。他的確

是像石頭一樣的死了。我把手放在他心上，按了好幾分鐘。他的心不跳了，他是像石頭一樣的死了。他的眼睛再不會令我惱怒了。

如果你們還以為我是瘋子的話，祇要你們聽我講述我是如何小心的藏匿屍首，那你們就會再以爲我是瘋子了。夜將盡了，我必須趕快工作，不過不弄出聲音。起先，我把他分割起來。我把他的頭和四肢，都割下來。

然後我把地板揭起三塊板子，把肢體都存放在木幹之間。我再把板子好好的蓋上，蓋的絲毫不露痕跡，任何人的眼睛都看不出什麼毛病來——卽算是那個老頭子的眼珠。沒有什麼要洗刷的，沒有什麼污跡，沒有什麼血跡。我對於這類的事是太聰明了。有一個盆子把這些都弄好了。哈，哈！我把這些都做完了之後，已經是四點鐘了，但到處還是像半夜一樣黑暗的。等到敲鐘的時候，我聽見有人敲大門的聲音。我心裏很輕快的下去開了門——因爲現在我還怕什麼呢？當時進來了三個人，很客氣的自稱爲警署的官員。他們說這裏有一個鄰居在半夜聽見叫聲，恐怕有歹人的行爲，便通知了警署，他們（那些警官）是被派到這裏來搜查的。

我笑着——因爲我還怕什麼呢？我對那三位警官表示歡迎之意。我說，那叫聲乃是在夢中嘍語喊出來的。那老頭子，我說是往鄉間去了。我帶那三位往全屋各處查看，請他們細心的檢查。最後我帶他們到那老頭子房裏。我把他的財物給他們看，並未有人拿動。在我這種自信的熱心中，我還拿些椅子進房來，請他們三位休息一下，至於我自己，則大膽的把自己的座位正安放在那屍首的上面。

那些警官覺得滿意了。我的態度使他們相信我了。我現出若無其事的样子。他們坐着，我一方面很高興的答他們的話，他們也隨便談着。但不久，我覺得自己的臉色有些發白，祇希望他們趕快走了。我的頭疼痛，覺得耳裏轟轟作聲，但他們還是坐着，還是談着話。我耳裏的聲音更清楚了——牠繼續下去而且愈加明白起來。我還是很自然的談話，想趕走這種聲音，但那聲音愈來愈清楚，直到最後我發覺那聲音並不在我自己的耳朵裏面。

當然，我現在的臉色是蒼白極了，而我的談話也加快起來，發出一種不自然的高聲。然而那種聲音還是繼續擴大——我怎樣辦呢？那是一種低鈍而短促的聲音，正如一隻錶包在棉花裏所

發出的聲音一樣。」我喘着氣——但那些警官還似乎沒有聽見。我談話更快，更熱烈，但那聲音還是繼續擴大。他們何以不走呢？我在地板上重步走來走去，好像因着那班警官而發怒一樣——而那聲音仍繼續增大。呵，天老爺！我怎樣辦呢？我厥着嘴，我憤怒，我發狂言！我拿着我坐的椅子，在地板上推動，但那聲音超過了一切，還是繼續擴大，更大，更大，更大！他們還是談話，笑着。他們還沒有聽見麼？全能的上帝不！他們聽見了。他們懷疑，他們知道了。他們是在譏諷我的懼怕。我起初這樣猜想着，現在更是這樣想着。但是無論什麼別的比這種痛苦都要好些！無論什麼別的比譏笑都要可忍受些。我再受不住那種冷笑了。我要喊叫起來，否則就死去罷！現在，又來了，那聲音愈大，愈大，愈大，愈大……。

「可鄙的，」我喊着，「不要再對我裝聾作啞罷！我承認是我幹的！你們揭開板子這裏，這裏就是這個可怕的心跳聲！」

一隻天才的跳蛙

馬克吐溫

爲着東部一個朋友寫信來的請託，我便去拜望這位和竊健談的老頭子西門費勒，探詢我那個朋友的一個朋友名叫李阿萊斯米利的，因爲他來信拜託我的就是這件事。下面便是我探詢的結果。

我很懷疑這位李阿萊斯米利是一個幻想的人物；我那朋友並不認識一個像這樣的人。他以為如果我去問費勒的話，一定會引起費勒談論一些關於那個聲名狼藉的吉姆·斯米利的一些事，繼續不斷的講着，一直令我聽得厭煩極了。如果我朋友的用意是這樣播弄我，那總算是他達到目的了。

我去見費勒的時候，他是坐在安吉耳鑛山一個老棧房的飲酒間裏，很舒服的假寐着。他肥胖而禿頭，面部顯出一種和竊安詳的樣子。他站起來，和我互相致候。我告訴他有一個朋友拜託我詢

問一個他兒時的好友名叫李阿萊·斯米利的。他是一個年青的牧師，聽說有一個時期曾經住在這鑛山裏。如果費勒先生能告知我一些關於他的事蹟，那我實在是感激不盡了。

費勒把我招呼到屋角裏，叫我坐下，然後開始敘述下面這篇枯燥無味的關於吉姆·斯米利的事蹟。他說話時一點不笑也不發愁的樣子，從沒有改變那種溫文從容的聲調，也不表現一點熱情，不過自始至終總是充滿着一種真摯和誠意的態度，由此使我覺得，即算他對於他的故事有什麼可笑的地方，也是用一種嚴重的態度處之，而且承認其主角爲超然的天才人物。至於以我看來，則像他這樣講一個這樣怪的故事，而自始至終不露出一點笑臉，那實在是太不近人情了。上面我已經說過，我是請他講一點關於李阿萊·斯米利牧師的事，而他的答覆是下面這一段故事。而我也任他去講，中途毫不插嘴：

從前有一個叫吉姆·斯米利的在這裏，時間大約是一八四九年冬季，或許是一八五〇年春季；我記不頂清楚，不過我之所以記得大約是那時期的，是因爲他最初來的時候，正是這鑛山營幕的大火尙未完畢的時候。不過總之，他是一個極怪的人：無論發生什麼事的時候，他總是要和你

賭，如果你不願意賭這一方面的話，他就和你對調。祇要你合意，他總是能合意的——他祇要能達到打賭的目的，他就感覺滿足了。然而他的運氣卻非常之好——每次結果總是他勝利。他隨時隨地無不準備着來和你打賭；差不多沒有什麼東西他不可以來和你下一注的，而且隨便你願意下那一方。如果有馬賽的時候，他總是精神抖抖的，或是站在馬賽的終點。如果有犬鬪的時候，他是要打賭的；如果有貓鬪的時候，他是要打賭的；如果有雞鬪的時候，他也是要打賭的。如果有兩只雀子在籬笆上，他便和你打賭那一只先飛走。如果有聚會時，他也準時到那裏，便打賭巴生瓦克是這裏最好致訓詞的人。的確，巴生瓦克是這裏最有資格致訓詞的人，也是一個好人。甚至如果他看見一只小蟲在路上走的時候，他便要和你打賭這只小蟲需要多久的時間達到某處地方。一旦下了注之後，他便會跟隨那小蟲看牠到什麼地方去（卽算是到墨西哥去）并看在路上需要多久的時間。在這裏的一般孩子都看見過這個斯米利，并告訴你他種種的事蹟。他是毫無關係的，任何東西他都可以打賭——最無所顧忌的一個人。有一次巴生瓦克的妻子病的很厲害，也病了很久，似乎大家也不能救她了；但是有一天巴生瓦克來了，斯米利問他的妻子怎樣，他說要好多了，并顯出很

高興的樣子，如果上帝祝福的話，她不久就會完全好呢。但是斯米利卻毫不費思索的說：『那麼，我和你打賭兩塊半錢，她一定不會好呢。』

這個吉姆·斯米利有一隻牝馬，一般孩子們稱之爲十五分鐘的小馬，不過那是開玩笑的，實際上她決不會跑的那樣慢。然而斯米利卻用這匹小馬贏了不少的錢，雖則她是非常之慢，或是氣喘，或是脾氣不好，或是有癆病，等等。他們常常讓她先跑兩三百碼，然後不久便跑過頭了；但是每次將近完畢的時候，她便興奮而忘命起來，腿子騰空亂跳着，有時偏往籬笆一邊了，有時咳着或是吹着鼻子，以致掀起滿空的灰塵或是喧吵之聲，不過最後總是能趕上前去，即算是前一隻鼻子那樣遠，至少總是能設法計算出來的距離。

此外，斯米利還有一只小雄犬，看去好像不值一文錢，祇能擺擺樣子，或是偷偷東西，但是一論到錢的時候，牠便是一只不同的狗了；牠的下巴伸出來好像汽船頭，牙齒也露出來好像火爐一樣閃爍着。別的狗可以來攻打牠，衝撞牠，咬牠，把牠掀倒兩三次，而傑克生（就是這狗的名子）卻毫不介意的樣子，視爲意中之事，於是對方把注子更疊多起來，加倍起來，直到對方的錢都疊完了。然

後忽然之間傑克生把對方那只狗の後腿死力揪着，一點也不放鬆——并不是亂抓，而祇是揪住不放，即算是要揪一年也不放，直到對方無力再鬪了。所以，每次狗鬪的時候，斯米利總是贏的，直到有一次和傑克生鬪的對方那只狗，是沒有後腿的，因為用圓鋸鋸斷了。等到戰鬪很激烈，兩方的錢都壘完之後，傑克生便想用牠那歷來的伎倆，但牠馬上察覺這次是怎樣的無從施其技巧，而受對方的轄制了。牠覺得驚慌而灰心，便不再想來戰勝了，結果終於大敗。牠望了斯米利一眼，似乎表示牠的心碎了，并似乎埋怨斯米利不應該弄一只沒有後腿的犬來和牠交戰，使牠無從施其技巧，因為牠所依賴的就是這一點。然後牠跛走了一下，便臥在地上，不久便死了。這只小狗的確是不錯，如果再多活一些時，一定是能聞名一時的，因為牠有天賦的才能，不過牠沒有多的機會，而且在那種情形之下牠能打勝仗，若無天才是辦不到的。我每次想到最後那一次的決鬪及其結果，便覺得耿耿於心。

這個斯米利還有鬪鼠、鬪雞、鬪貓等等類似的東西，差不多弄得你無安寧的日子；無論你拿什麼東西來，他總有和你決鬪的。有一天他捉了一只蝦蟆，拿回家來，設法訓練牠；據說在那三個月之

中，他一點別的事不幹，祇是坐在後院裏，教那蝦蟆跳躍。他確把那蝦蟆教會了。他在蝦蟆後面擊一下，那蝦蟆便在空中轉起來，好像一只小油餅一樣，有時翻一個筋斗，有時可以翻兩個，但最後落下來還是好好的立着，好像一只貓一樣。他還訓練牠捉蒼蠅，也訓練得非常之好，祇要每次牠目力所能達到的地方，就可以捉到。斯米利說蝦蟆所需要的祇是教育，有了教育任何事都可以做——我也相信他。我還看見他把但尼兒（就是那蝦蟆的名字）放在這地板上，喊着：『蒼蠅，但尼兒，蒼蠅！』一瞬之間，但尼兒便直跳上去，在那櫃臺上抓一只蒼蠅，然後仍舊跳下來好像一團泥一樣，用後爪抓着自己的頭，若無其事的樣子。牠雖則有這樣的才能，但牠卻非常之謙恭直率。等到與別的蝦蟆跳躍比賽的時候，牠比任何其他蝦蟆每跳一步要遠多了。跳遠比賽是牠的特長；每凡這種比賽的時候，斯米利便要把他所有的錢都壘上去。斯米利對於但尼兒覺得非常之可敬；這也是他應該如此的，因為凡是走遍各處的人，都承認沒有見過像這樣的蝦蟆。

斯米利把這蝦蟆裝在一只籠裏，時常帶往市場區去和別人打賭。有一天有一位不速之客（在各營幕從未見過的）見了他這籠子，便問：

「你那籠裏裝的是什麼東西？」

斯米利隨便答着：「那或許是一只鸚鵡，或許是一只金絲鳥，但并不是的——是一只蝦蟆。」

那人把籠子拿起來，細心察看着，左看看，右看看，然後說：「哼，確是蝦蟆！這有什麼用處呢？」

「哼，」斯米利隨意說着，「據我所能判定的，牠能做一件事——牠能比本州內的任何蝦蟆要跳得遠些。」

那人又拿起籠子，又細心很久的看了一次，然後還給斯米利，沉着的說：「我并看不出這蝦蟆比本州任何蝦蟆要會跳些。」

「或許你看不出，」斯米利答着，「或許你懂得蝦蟆，或許你不懂得；或許你對於蝦蟆已有經驗，或許你祇是一個初入門的。不過無論怎樣，我是有我的主見，我願意冒險四十塊錢，打賭牠能跳過本州的任何蝦蟆。」

那人想了一下，然後似乎帶着愁容說：「你曉得，我在這裏是一個外來的客人，而且我沒有蝦蟆；但如果我有一只蝦蟆的話，我定會和你打賭的。」

然後斯米利說：「如此的話，那沒有什麼關係，那沒有什麼關係——你在這裏把我的籠子看守一下，我替你去捉一只蝦蟆來。」於是那人拿着籠子，把自己的四十元放在斯米利的一塊兒，便坐着等候。

他在那裏坐了許久許久，沉默的想着，然後把那只蝦蟆從籠裏取出來，把牠的口撥開，然後用一只茶匙餵了牠很多的打鳥彈，餵滿了下巴，再放在地板上。斯米利跑到潮濕的地方，在泥濘處找了許久，最後捉了一只蝦蟆，拿進來交給那人說：

「好，如果你準備好了的話，就把牠放在但尼兒的旁邊，前爪與但尼兒的並齊，我便發令。」然後他說：「一——二——三——跳！」他和那人便從後面抵觸各自的蝦蟆。那新捉的蝦蟆往前跳着，但是但尼兒吐了一口氣，把肩往前聳着，好像法國人一樣，但是也沒有用處——牠跳不起來。牠好像一個鐵砧一樣立在地上，好似拋了錨的不能動。斯米利覺得非常之驚訝，也很掃興，但不知那蝦蟆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那人拿起錢，準備走了，跨出門的時候，還把大指姆伸肩上，似乎指着但尼兒說：「我看不出這

蝦蟆比本州任何其他蝦蟆要會跳些。」

斯米利呆站着抓自己的頭，朝下看了但尼兒很久，最後說：『我真奇怪這蝦蟆何以會這樣自己放棄的，我不知牠有無什麼毛病，牠好像很受了委屈的樣子。』然後他揪着頸子把但尼兒提起來說：『哼，該死，我賭牠至少不有五磅重！』然後把牠倒轉身來，傾下了一大把的烏彈。斯米利看出是怎樣一回事了，便發了瘋似的，放下蝦蟆，趕急跑出去追那人，但是一直沒有追着。然後——

（費勒講到這裏的時候，聽見前院有人叫他的名字，便起來看是怎麼一回事。）他走時對我說：『客人，你在這裏好好坐着罷，我一會兒就來的。』

但是，對不起，關於吉姆·斯米利這個有野心的浪人往後的故事，不會使我得知關於李阿萊·斯米利牧師的身世，所以我便預備起身走了。

到門口的時候，我又遇着那多言的費勒回來了。他留住我，又接着說：

「此外，這個斯米利有一只獨眼黃母牛，沒有尾巴，祇剩下一點點殘尾，好像香蕉一樣。而且

了。
『啊，管什麼斯米利和他那殘廢的牛！』我笑顏的說，然後對那老頭子說了一聲告別，我便走

米格斯

F·布雷哈德

我們一共是八人，連車夫在內。自從這輛笨重的馬車在不平的路上撞了一下，把法官先生所引證的那首詩打斷之後，在過去六哩的行程中，大家就都停止說話了。在法官先生旁邊的那個高個子睡着了，手臂穿過那顫動的皮條，頭便靠在皮條上——完全像一個沒辦法的癱子，好像一個上吊的人，繩子割斷已太遲而毫無救藥了。坐在後面的那位法國姑娘也睡着了，不過是在一種半醒半睡的狀態中，這可以由她那手巾遮着額和半臉的樣子看出來。另一位伴着丈夫從維基尼城來的太太，滿身纏着帶子、面帕、翻皮、頭巾等等，以致使她本人的面目完全失掉了。除了車輪聲和頂上的雨聲之外，一點聲響也沒有。忽然車停了，我們隱約聽見有人說話的聲音。這顯然是車夫和路上某人很起勁的說話——在風雨聲中我們斷碎的可以聽到「橋衝走了，」「水二十呎深，」「不能通過」等句子。然後又寂靜了，過一會那神祕的聲音又加了一句這樣告別的話：

「試試米格斯。」

馬車慢慢轉灣的時候，我們瞥見了我們趕車的，還瞥見一個騎馬的在雨中漸漸走遠了。我們顯然是向着米格斯的家走去。

米格斯是誰，在何處呢？我們的顧問法官先生記不出有一個這樣的人，雖則他對於這地方是很熟悉的。那個瓦蘇的客人以爲米格斯一定是一個開旅館的。至於我們，則祇曉得前後都是被很深的水所圍困，而米格斯乃是我們的避難之所。車子在一條窄狹灣曲的支路上水花四濺的走了十分鐘之後，便到一個牆高約八呎的柵欄門前。這顯然是米格斯的所在處，也顯然米格斯不是開旅館的。

車夫下去，試試門是否開着的。結果——門是很鞏固的鎖着。

「米格斯啊，米格斯！」

沒有人回答。

「米格——斯喂，米格斯！」車夫更氣憤的放聲繼續喊。

「米格西，」那個信差接着高聲的叫。「啊，米格米——」

但是仍舊聽不到這位麻木不仁的米格斯的回答。最後法官先生放下馬車的窗子，伸出頭來，問了許多問題。如果這些問題都能一一答覆得出來，對於整個的祕密當然可以弄個明白，但是那車夫祇是答着：「如果我們不想整夜坐在車子裏的話，就該得大家都起來，把米格斯喊出來。」

於是我們大家都出來，先是一齊喊，然後一個一個分開喊。我們喊完之後，站在車頂上有一個海伯尼人喊着「梅加斯，」引起大家都笑起來了。笑的時候，車夫「噓」着叫我們不要笑。

我們大家聽的時候，很古怪的，我們的喊聲從牆的那邊都一一回覆過來，甚至最後的那一聲「梅加斯。」

「古怪的回聲，」法官先生說着。

「古怪的……漢子，」車夫鄙夷的吼着。「跑出來罷，米格斯，現身出來罷！大膽一點罷，米格斯！不要躲在黑暗裏罷；如果我是你，我就不會躲的，米格斯！」這是車夫尤巴皮喊的，他現在氣得跳起來了。

「米格斯，啊，米格斯！」那回聲又喊着。

「我的好人啊，米格爾先生啊！」法官先生把名字盡量喊得柔軟些。你要想想這幾位女客在這種殘酷的天氣中，拒絕她們實在是太不客氣了。真的，我親愛的先生啊……」但接着喊了許多米格斯，最後大笑一陣，把他的聲音淹沒了。

尤巴皮再忍不住了。他在路上拿起一個大石頭，把門打倒了；他和那信差便進了牆門，我們大家都跟隨着。一個人也不見。在黑暗中我們所能分辨的，祇知我們是在一個花園中（因玫瑰樹叢葉上所散落的水點而得知），前面是一所長而彎曲的木屋。

「你曉得這個米格斯麼？」法官先生問尤巴皮。

「不曉得，也不想要曉得，」尤巴皮簡短的答着，似乎覺得這個頑梗的米格斯侮辱了他，也就是侮辱了拓荒馬車公司。

「但是，可憐的先生，」法官先生想起那欄柵的門勸告着說。

「那麼，」尤巴皮輕微的譏笑着說，「你是否頂好還是回去坐在馬車裏，等人來介紹你呢？」

是要進去的。」說時他把屋子的門推開了。

這是一間長房，祇有頂那邊一個大爐子燒着火，也將近要熄了。牆壁糊着一些怪紙，那將熄的火照着紙顯出一些怪花樣。有一個人坐在爐旁一張大靠椅上。我們跟着車夫和信差進房之後，所看見的便是這些。

「喂，你是米格斯麼？」尤巴皮對那大靠椅上的人說。

那人不開口，也不動。尤巴皮氣憤的走近他，把車燈照在他臉上。那人的臉似乎很老而有皺紋，大的眼珠，表現一種無緣無故的莊嚴神氣，好像貓頭鷹的眼睛一樣。那大眼睛由尤巴皮看到車燈，最後便停在車燈上，似乎認不清什麼了。

尤巴皮勉強忍耐了一下。

「米格斯！你聾了麼？你總不會是啞吧，你該曉得。」尤巴皮說時便搖動他的肩膀。

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尤巴皮一鬆手的時候，這個莊嚴的怪人便好似完全崩潰了——縮成自己的一半大，衣服也縮作一團分不清楚了。

『好，這真倒運！』尤巴皮說着毫無辦法的樣子望着我們，然後完全失望的退開了。

現在法官先生走上前去，我們大家把這個神祕無背脊骨的人提起歸還到原來的地位。我們打發尤巴皮走了，叫他提着燈在外面巡邏，因為這個孤獨殘廢的人，一定有人在身邊照料的。至於我們則環繞着火爐，法官先生仍舊恢復了他那威權的地位和健談的神氣。他把我們當作一班裁判官，這樣說：

「照情形看來，我們這位高貴的朋友或者是像莎翁所說的到了一種「枯黃之葉」的程度，否則就是他的身心過早的失了效用。至於他究竟是否就是米格斯……。」

法官說到這裏，忽然聽到『米格斯！米格斯！米斯西！米格！』就正如以前我們所聽到的那些回聲。

我們很驚怕的彼此望了一會，特別是那位法官先生趕快站起來，因為那聲音似乎就是從他肩上過來的。這聲音的根源我們立刻就發見出來了。在火爐上邊的一個架上，立着一隻大鵝子。現在牠啞然無聲，正和牠一刻以前那種嚙舌適相反。我們在門前聽的那種回聲，無疑是牠發出的，而

不會是坐在椅中的這位朋友。尤巴皮毫無結果的巡邏了一些時之後，仍舊進房來了。他對於這回聲的解釋仍舊認爲不滿意，對於坐在椅上那個麻木不仁的人還是懷疑。他找了一間外屋把馬放好，但他進來時一身滴着水而抱着懷疑的態度。『除了這老頭子之外，附近十哩之內沒有什麼別的人；他也該是曉得的。』

但是大多數人的信念還是有着落了。尤巴皮咆哮剛完的時候，忽然我們聽見門廊前的急步聲，濕裙的喳喳聲，然後門開，現出一個女郎，嵌着一副白牙，閃爍的黑眼珠。她不拘禮節的態度，把門關着，氣喘喘的靠在門後。

「啊，對不起，我就是米格斯！」

這便是米格斯！這個亮眼珠，豐滿喉頸的女郎，她那濕的粗藍布衣服也不能遮掩那女性曲線的美麗。她那栗色的頭髮，上面戴着男子的油皮雨帽，以及藏在男孩式長靴裏面的小腳和踝部，都顯出美妙的樣子。這便是米格斯——同時向我們很坦白大方的笑着。

「各位，」她喘氣的說着，一手放在身旁，毫未注意到我們這班人默默無言似乎挫折的情形，

或是尤巴皮變爲一種無端的癡獸的快樂樣子——「各位，你們路過此地的時候，我往一個離兩哩路的地方去了。我猜想恐怕你們會到我這裏來，所以我便趕急跑回來，因爲祇有吉姆一人在此……我差不多吐氣不出來了……我的情形便是如此……」

米格斯說到這裏把頭上那滴滴的油皮帽取下來，擺動了一下，把那些水點都洒在我們身上了。然後理了一下頭髮，不提防把兩顆頭針弄下來了。最後笑着坐在尤巴皮旁邊，兩手交放在懷裏。
法官先生最先恢復原態，勉力說了一番道候的話。

「請你們那位拾取那顆頭針，」米格斯莊重的說。一時五六隻手都伸了出來，那頭針便馬上歸還原主了。然後米格斯走過來，細心的看了看那椅上的病人。那副莊嚴的眼睛看着她，表現出一種我們所從未見過的神氣。他那粗繻的臉上似乎掙扎出一種活力和智慧。米格斯又笑了——一種奇特充滿表現能力的笑——然後回過來，她那黑眼珠和白牙齒向着我們。

「這位身體不適的——」法官先生遲疑的問。

「吉姆，」米格斯答着。

「你父親麼？」

「不是。」

「你兄弟麼？」

「不是。」

「丈夫麼？」

此時米格斯很快的，半鄙夷的，看了那兩位乘車的女客一眼——至此她們還不像一般男的欽羨米格斯——然後莊重的說：「不是，是吉姆。」

大家不知怎樣辦的停了一下。那兩位女客人彼此靠緊了一點，有一位丈夫心不在焉的望着火——他顯然是把眼睛朝裏面看怎樣對付這個局面。但是米格斯那種似乎有傳染性的笑聲，打破了大家的沉寂。「來，」她很高興的說，「你們一定餓了。那一位來幫忙我弄茶？」

她是不會缺乏自告奮勇去幫忙的。尤巴皮好像莎氏樂府中的加力班搬來了許多木柴。信差在走廊上磨着咖啡，我的職務是砌鹹肉，而法官先生則用他的幽默指教各人怎樣做法。等到那位

海伯尼的客人幫助米格斯把一切杯盤都擺好的時候，大家都顯出非常歡樂的樣子，雖則外面的雨水打着窗子，風吹下煙囪，那兩位女客在角裏唧哩咕嚕的說着，或是那鵲子開着玩笑打擾我們的談話。現在在熊熊的火光之中，我們可以看出糊在牆上的都是一些圖畫雜誌的紙，用女性那種美觀思想排列的。一切傢具也是臨時湊合的，是一些蠟燭箱子或打包的木箱，上面蓋着好看的花布或獸皮。吉姆所坐的那個大靠椅，是用一隻灰麵桶很巧妙的改造的。在這間長房裏幾件簡陋的陳設之中，可以看出一種整潔和巧妙的安排。

這次的聚餐，可說是一種烹調的勝利。此外，也可說是一種社交的勝利——這大半是因爲米格斯善於啓導大家談話。她自己問一切的問題，不過很坦白而毫無隱諱的地方，於是我們談論自己，談論我們的將來、旅程、天氣、彼此的情形——一切都談到了，祇沒有談論到我們的主人和主婦。但我們也得承認米格斯的談話是並不怎樣文雅的，句語也很少合乎文法，并還雜着一些我們男人用的呪詛之語。不過她說話時眉飛色舞，話後還帶着一笑——她所特有的一種笑顏——而且態度非常之坦白誠懇，所以也就勝過任何不文雅的空氣了。

進餐的時候，我們聽見外面有一種聲音，似乎是一個很重的身體擦着外面牆的聲音。然後門前有抓着和吹鼻的聲音。『那是裘昆，』米格斯說着以釋我們的疑心。『你們要看他麼？』我們還未答的時候，她便去把門打開，現出一隻半大的灰熊。那熊馬上站起來，兩只前掌懸着好像乞丐一樣，很忠心的望着米格斯，其態度正和尤巴皮差不多。『他就是我的守門狗，』米格斯解釋着說。『但他是不會咬人的，』她看見那兩位女客在角上退縮着，便又這樣加了一句。『各位，我告訴你們，』她關好門餵了熊之後又說，『你們今晚進來的時候，裘昆不在這裏，那真是你們幸運了。』『他往那裏去了呢？』法官先生問。『在我身邊，』米格斯答着。『上帝祝福你們，他晚上總是跟隨在我身旁，正好像一個人一樣。』

我們寂靜了一會，聽外面的風聲。此時恐怕大家腦中都有這樣的一個影像——米格斯在雨中的森林走着，這個野蠻的護衛在他身旁。法官先生似乎講起尤娜和她的那隻獅，但是米格斯每次對於別人的稱讚，總是以安閒沉着的态度處之。她是否對於別人的愛慕毫未感覺到——尤巴皮那種欽羨之心是總不會熟視無覩的——我不得而知；但是她那種坦白的態度，似乎與男子平

等，使我們這班年青的感覺得屈辱了。

關於灰熊的事件，并不能使那兩位女客對於米格斯的意見要提高些。晚餐之後，那兩位女客似乎放出一種冷靜的空氣，即算尤巴皮拿進來的那許多木柴燒出熊熊之火，也不能勝過米格斯感到這種寂靜，便忽然聲言說是大家可以安息的時候了，同時起身指示女客們靠近的那間臥室。『你們男子祇得勉強在外面火旁睡着，』米格斯又加了一句，『因為這裏祇有一間臥室。』

照例，我們所謂人類中較強的男性，是不大有好奇心，或是好唧哩咕嚕談話的。然而，米格斯剛關門之後，我們便聚在一堆，細語着，忍聲笑着，彼此懷疑猜想着，不知我們這美麗的女主人和奇特的男主人究竟是如何的人物。我們甚至推擠着那位麻木不仁的癱子。他坐在我們中間好像一個無言的塑像，對於我們這些低聲的議論，呆笨毫無所動於中的望着。我們正高興談論的時候，門又開了，米格斯走進來。

不過現在的米格斯，不是像幾小時之前那樣有神氣的米格斯。她的眼睛朝下望着，跨門檻時似乎遲疑的態度，手腕上放着一鋪毯子。她似乎失去以前那種坦白大膽的態度了。進來之後，她拿

一張矮凳子坐在那癱子旁邊，把毯子蓋在自己肩上，然後說：『如果各位不嫌太擁擠而見怪的話，我今晚就在這裏過夜。』說時她拿着那癱子的手，眼睛望着那將要熄的火。大家覺得這恐怕是一種比較密切關係的先導，并覺得剛纔不應那樣好奇而議論紛紛的，於是現在大家又靜默起來。雨還是打着屋頂，不時吹進來的風使火又光大一點。大家都這樣沉默着，直到忽然米格斯擡起頭來，把頭髮拋往後面去，把臉向着我們這樣問：

「你們有那位曉得我的麼？」

沒有一人回答。

「你們再想想罷！我是一八五三年住在馬里斯村的。那時人人都知道我，人人也有機會知道。我開了一個波咖酒店，直到我和吉姆同居在此纔關閉。那是六年之前的事。恐怕我變了一點。」

大家都不認識她，似乎令她有點失望。她又把臉向着火，略過了一會，她又開口，這說得很快：

「我想你們總有某位是知道我的。不過這也沒有什麼關係。我所要說的話是這樣的：坐在這裏的吉姆，——說時她兩手拿着他的手——一向是和我熟識的，而且在我身上用了很多的

錢。我想他把所有的錢都用完了。有一天——正是六年之前像這樣的冬天——他到我的後房來，坐在沙發上，正像他坐在這椅上，以後就從來不能移動了，除非有人幫助。他縮成了一團，也不知是得了什麼病。許多醫生來看他，解釋他的病是一生之中如何逐漸得來的——因為吉姆平時是很自由放蕩的——而且以後再不能復原，也活了多久。他們勸我把他送往弗里斯哥的醫院，因為對於別人是一種累贅，而一生祇能像一個嬰孩一樣。但是我說這不能夠，這或許是因為我感到吉姆的某種眼色，或許是因為我一生從未撫養過嬰孩。我當時頗有點錢，因為人人都喜歡我——像各位這樣貴客都來和我周旋——於是我賣掉那舖子，到此來買了這所房子，因為這地方很偏僻的，我便把我的嬰孩帶到這裏來。

她說話的時候，以她女子那種特有的技巧，漸漸把那個麻木不仁的人移動到她和聽衆的中間，自己則躲在影子的後面，好似她舉出他作為她行爲的辨護。那人雖則無言無語，但似乎還是能替她辨護；他好像被雷電襲擊得崩潰頹喪，然而仍舊好似伸出一隻手膀保護着她。

米格斯躲在黑暗中仍舊拉着他的手繼續說：

「我住在這裏，經過很長久的時間纔習慣起來，因為我一向是習於人多熱鬧的。我請不到什麼女子來幫助我，而男子我又不能信靠；不過幸而這裏有許多印第安人替我做些雜事，從北法克帶些應用物品來，於是我和吉姆能住下去了。

有一個醫生不時從沙那門多來看吉姆，他問「米格斯的嬰孩」怎樣，臨走時還說：「米格斯，你是一個好人，上帝祝福與你！」但是上次他到這裏來，開門臨走時卻說：「米格斯，你曉得麼？你的嬰孩要長成人了，對於母親是一種光榮呢；不過不是在這裏，米格斯，不是在這裏！」我想他走時是很憂愁的，而且——而且——」

米格斯說到這裏，聲音和頭部似乎都完全消失在黑影中了。

「這裏的鄰居都是很和氣的，」米格斯停了一會又伸到光亮中來說，「北法克的男子們時常到這裏來，直到我需要他們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女子們對我也是很仁愛的，不過不到這裏來。我在這裏本來很孤單，直到有一天我在松林中找着了裘昆。那時牠沒有這樣高，然後我又叫牠怎樣討飯吃。此外還有波麗（就是那隻雀子。）她曉得許多玩意兒，每晚因着她的談話使大家覺得很

熱鬧，由是我就不覺得太孤單。再則還有吉姆，米格斯說到這裏又向着火笑，『你們要曉得，像他這樣的人曉得的東西卻不少。有時我拿花給他，他望着花似乎很自然的欣賞一樣。有時我們兩人孤單坐着時，我便讀牆上那些字給他聽。』哼！米格斯說時又坦白的笑，『今年冬季我把那整面牆上的字都讀完了。沒有一個人像吉姆這樣會讀書的。』

『那麼，』法官先生問着，『你既然這樣把青春犧牲給他，又怎麼不嫁給他呢？』

『啊，你要曉得，』米格斯說，『像吉姆這樣無助的人，而和他結婚，似乎是欺騙他。再則，如果我們是夫婦的話，則我照料他必是出於義務的緣故，但我現在乃是出於自願的。』

『但是你現在還年青美麗呢——』

『現在已經很夜深了，』米格斯莊重的說，『頂好各位都睡覺罷。各位，晚安！』她把毯子蓋在頭上，睡在吉姆椅子的旁邊，頭放在吉姆放腳的小凳上，再不說話了。爐中的火漸漸熄了，我們各人都蓋上自己的毯子。一會子除了屋頂上的雨聲和各人的鼻息聲之外，全房中完全寂靜無聲了。

過了一場惡夢等我醒來時，已經是將近天明了。風暴已經沒有了，星光還在天空閃爍着，大的

月亮超過那森嚴的松樹照入房中。月光似乎很親愛的照着那孤獨的病人，也照着米格斯的頭。她的頭髮掩蓋着她所愛的吉姆的腳。月光甚至使粗魯的尤巴皮，似乎也有詩意了。他靠在手膀上，臥在吉姆米格斯和他的那班客人之間，眼睛似乎監視着。然後我又睡着了，直到大天光纔醒，尤巴皮站在我前面，大聲喊着都上車了麼？

咖啡已經好好安放在棹上，但米格斯卻已走了。我們在屋子四周遊蕩着，等馬已經裝好了還留戀了一些時，但米格斯還是沒有回來。她顯然是不想有一種正式的告別，好叫我們自己離開這裏，正如來時一樣。我們照料兩位女客上車之後，大家仍舊回到屋子裏來，一一和吉姆握手告別；每人莊重的握手之後，仍舊把他扶起到原來的地位。然後大家再最後一次把這間房四周望了一下，以及米格斯所坐的那只矮凳子，然後各人在車中就坐。馬鞭一抽，我們便仍上征途了。

但我們走到大路上的時候，尤巴皮那靈巧的手忽然叫那六匹馬停止前進，車子隨着蹇了一下也停着。因為在路旁高處米格斯亭亭玉立着——她頭髮飄着，眼珠閃爍着，揮着白手巾，并露着白牙喊一聲最後的再會。我們揮着帽子以回謝她。然後尤巴皮好像恐怕再受了迷一樣，使勁把馬

一抽，於是大家仍靠在坐位上了。大家一直沒有說一句話，直到到了北法克，便把馬車停在獨立酒家的門前。法官先生領着先，大家便一齊入酒店，各人莊嚴的坐下。

「先生們，你們的酒杯都盛滿了麼？」法官先生莊嚴的脫白帽向大家問着。都盛滿了。

「那麼，我們都獻米格斯一杯，上帝祝福與她！」

或許上帝是祝福與她了。誰知道呢？

橋上絞犯

A·皮爾斯

在北阿拉巴馬火車經過的鐵橋上站着一個人，眼睛注視着橋下二十呎急流的水。這個人雙手是放在背後，被繩縛住了。另外一條繩圍着他的頸項。繩子掛在他身邊一株大樹的分幹上，鬆着的一端垂下來和他的膝相齊。他站立的地方是幾塊薄木板鋪在懸空的軌道上。一同站在這裏的還有兩個美國北部聯邦的兵士；還有一個軍曹——在平時或許本來是一個代理執行官。站得稍許遠一點是一個全身武裝的軍官，他是一個隊長。橋的兩端各站一個哨兵，鎗持在靠左的胸前——是一種勉強而不自然的姿勢，強制着身挺立起來。他們的職務祇是在兩端橋板處看守，而未必曉得橋的中段發生什麼事。

除此之外，則看不到另外一個人。鐵軌的一端直伸入一森林，約百碼之遠，然後斜行以至於看不見了。當然前面還有哨兵巡邏着。川流的另一岸是一片空地，向上傾斜，四周圍了木柵欄和架成

的鎗眼，木柵的中間架了一尊炮，炮口瞄準鐵橋，斜坡的中途是一隊排立的步兵，休息的姿式站着，鎗柄豎在地上，鎗口斜傾在右肩上，手握鎗腰。行列的右首站着一個中尉，他的指揮刀尖朝地，左手放在右手上。除了立在鐵橋中間的四人之外，沒有一個人是移動的。他們朝橋上注視着，呆立像石人一樣。橋兩旁護守的哨兵，臉向着川流，遠望好像兩個塑像。那位執刑的軍官也是交臂而立，沉默着不發一言，望住他的下手工作。死亡是一件很莊嚴的事，受刑者一旦被宣判之後，他是應當受一種形式的尊敬的，即算執刑者都是他極熟的人。照軍隊裏的紀律，沉默和固立便是致敬的方

式。

這個預備絞死的人大約是三十五歲。由他的衣服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平民，一個鄉下的小地主。他的臉部長得很端正，一條直鼻子，堅毅的口脣，寬額，長而黑的頭髮直披到耳後和他的大衣的披領相齊，脣上下有點鬍鬚，但不是人字鬚；他的眼睛大而灰黑，帶着慈祥的表情，誰也不會料想他會這樣慘死的。很顯明的這當然不是一種無理的屠殺。北部聯邦的軍紀是各種人都有受絞刑的可能的，紳士階級當然也不在例外。

一切都準備好了，兩個兵士退到一旁，每人抽出他站在上面的一塊木板。軍曹轉身向着軍官致敬了一下，然後馬上退到軍官後面，軍官同時也退在一旁。這些動作使將受絞刑的犯人和軍曹同站在一塊木板的兩端上。這塊木板是經過三根枕木的距離，在犯人所站的一端差不多要達到第四根枕木了。這塊木板以前本是由軍官的體重持住的，現在已換了軍曹了。如果這軍官示一下意的話，軍曹便會站開，木板一傾斜，犯人便會在兩枕木之間空懸吊下。這種安排，隊長覺得是很簡單而有效力的。犯人的臉部沒有遮蓋，眼睛也未曾繫住，他望了望自己不穩妥的站的地方，然後讓自己的視線注視下面急流的川水。一塊蕩動的木板隨着川流而下了，流得是如何的慢呀！水也這樣的慢！

他閉上眼睛以便集中他最後的思想。想自己的妻子和兒女。被朝日映成的金黃閃耀的流水，水上蒸發的瀰漫白霧，木柵式的堡壘，兵士，蕩動的木板，一切都使他覺得心思混亂，而現在他又感覺一種新的攪擾了。在他正在想他的家庭的時候，突然一種尖銳明顯的金屬擊撞聲，好像鐵匠打鐵一樣，一聲一聲敲到他心上來。他希奇着不知是什麼，究竟是遠是近——似乎兩者都有。這聲

音的發出是有規則的，但是緩慢得像鳴喪鐘一樣。他不懂是什麼緣故，他不耐煩而憂懼的等着每一下敲擊。中間停歇的時間似乎加長些了，而這樣遲延似乎使人更不可耐。因為聲音減稀了，於是來得更尖銳而沉重，牠們刺着他的耳鼓好像刀割一樣；他覺得他將要發狂。實際上他所聽見的是他掛錶的響聲。

他打開眼睛又望到了下面的水。『假使我能將我手鬆脫的話，』他這樣想着，『我便可以將頸上的繩索弄掉而跳到水裏去。潛在水裏使鎗彈打不着，然後盡力的划，達到對岸，逃到樹林裏，便可以到家了。感謝上帝，僥倖我的家尙未在他們勢力範圍之內，我的妻子和兒女還在侵略者最前線之外。』

上面所述犯人的這些思想，好像閃電一樣掠過他的腦子，而不是慢慢的想出來的。然後軍官向軍曹點了點頭，軍曹退到了一旁。

法夸耳是一個家境小康的地主，原是阿拉巴瑪的一個受人尊敬的老世家。因為自己是一個擁有奴隸的地主，像其他一切買賣奴隸的地主一樣，對於政治是主張脫離北部，而盡忠於南邊的。因為某種重要的緣因（在此不必述說）他不能加入軍隊（就是最後在哥林被克服以致慘遭失敗的那勇敢軍隊。）在這種失敗之下他覺得非常之氣憤，急切的想發洩他的能力，做一個勇敢的兵士，以獲得光榮的機會。他覺得這種機會是會有的，因為在戰爭時每每總是有這種機會。不過暫時，他可以在可能範圍之內，盡他的力量做一點事。祇要能幫助南方的地方，無論怎樣卑微的供獻，他都是可以幹的，無論怎樣危險的工作，他也可以去冒險的，祇要是合乎一個像他這樣天性喜歡當兵的平民，一個很坦白的——至少贊成一部分下面這句格言的人：『爲要相愛或是戰爭時，一切方法都是合乎正義的。』

有一天傍晚，法夸耳和他的妻子坐在屋前草坪的板凳上，一個穿灰色軍服騎馬的兵士走到他門前來討水喝。法夸耳太太趕忙很快的站起來進去弄水，當她走開之後，她丈夫走到這兵士面前，很熱心的詢問前方消息。

「敵軍正在修補鐵路。」這個兵士說，「準備再向我們進攻。他們已經到了鷹川橋，弄好了一切，在對岸築了一個堡壘。他們的長官出了一個佈告，這佈告四處都貼得有，命命不許任何人民破壞鐵路，鷹川橋、堡壘以及火車，凡是在這些地方捉住的則絞殺不論。我親眼看見這張佈告。」

「這裏離鷹川橋多遠呢？」法夸耳問。

「大約三十哩。」

「橋這邊有沒有人防守呢？」

「僅僅離橋一哩之遠的鐵路上有一隊哨兵，另外有一個哨兵在橋這邊。」

「假使一個人——一個懂得絞刑的普通百姓——能設法躲過巡邏隊，同時也越過了橋旁的哨兵，他能有什麼成就呢？」法夸耳微笑的問。

這個兵士想了想回答說：「我一月之前在那裏，看見去冬的大水衝來了一大堆木材，堆在這邊橋腳的旁邊。現在這些木材都乾了，可以像麻屑一樣的焚燒起來。」

這時法夸耳太太拿水來了，這個兵士喝了水，很有禮貌的道了謝，然後向法夸耳一鞠躬，騎馬

走了一點鐘以後，天色已黑，這個兵士又再經過法夸耳的門前，朝北向他原來的路上走去。他是一個北軍的偵騎。

(三)

當法夸耳從橋中間一直隨下去時，他已經失了知覺，差不多完全死了。許久之後他又蘇醒過來——對於他似乎覺得已經過了許多年——喉間有一種緊壓和窒息的感覺。一陣銳利刺骨的難受似乎從他的頸部一直射下去通過他全身四肢和神經各系。這種疼痛好像閃過一種如枝幹一樣的明確路線，異常迅速而有節拍的擊打。牠們又好像如川流一樣的火焰，燒得他至一種不可容忍的熱度。至於他的頭，除了一種充滿擁塞的感覺之外，不覺得什麼。這些難受疼痛的感覺都沒有連帶着有什麼思想的；他理智的一部分是完全失效用了；他僅有感覺的能力，而感覺是痛苦的。動作的知覺他也是有的。包圍在一種光耀的白雲內，他好像已沒有肉體的存在，所有的祇是一顆如火如荼的心，在一種想像不到的振動的弧光內，往來像搖擺一樣的搖蕩。然後突然之間，圍繞他

的光圈向上一沖，撲通一響；一種可怕的鬧聲在他耳內顫動着，然後一切都冷靜而漆黑了。現在他的思想力能恢復了；他曉得繩子斷了而他跌在川裏。絞刑是不會有第二次的，他頸上的活結窒息着他，使水不能到肺裏面去。在河底下而被絞死，這是多麼滑稽的事呀！他從黑暗中打開眼睛，望到上面有一線光，但是如此的遠如此的不可及！他仍舊往下沉，因為所見的光越來越細，最後祇剩一線了。然後光又開始放大明亮起來，他曉得他現在是向上面浮了，同時發生了一種想掙扎的心，因為他現在已很舒服。他想：『絞死或溺死，那並不怎樣壞；祇是我不願意被射死。我不會被射死的，那太不公平了。』

他還不感覺得怎樣用力，不過兩隻手腕所給予他的激烈疼痛使他知道是想將手上的繩索弄掉。他將自己的注意力用在掙扎上，猶如一個閒空的人望着一個魔術家變把戲，對於戲法的結果並不十分關心一樣。好有勁呀！何等強大超人的力氣呀！哈，這一下真够勁，真妙！繩子掙脫了，他的兩臂已經分開向上浮，兩隻手在明亮的光線兩旁矇矓的看得見。他帶着一種新的興趣望着自己的左右手一拉開他頸上的繩結，很命的丟在一邊，繩子在水中波動好像一條水蛇一樣。『放到頸

上去，放到頸上去！』他覺得他在對他的手這樣喊，因為在解了頸上的繩結的時候，他感覺了一種尚未經驗過的刺骨疼痛。他的頸子痛得異常；他的腦子如火一樣的焚，他的心原來是輕微衝動的，突然的大跳起來，似乎想衝口而出。他整個身體都是陷在一種不可容忍的痛苦之中！但是他的雙手並不聽他的話，牠們很勁的打着，將水推到後面，使身子浮到水面上來。他覺得他的頭已露出水面了，他的眼睛被陽光射得睜不開；他的胸部盡力擴張；經過一種難忍的痛苦，他的肺裏吸入了很多空氣，馬上使他不由自主的呻吟了一聲。

他現在一切肉身上的感覺完全是恢復了，似乎更異常的敏銳活躍。他的器官組織因這次可怕的騷動也磨鍊得格外靈敏而能感到以前從未感覺過的事物了。他覺得水波在他臉上飄過，聽見牠們相撞而分開的聲音。他望到川岸邊的樹林裏，看見每一枝樹，每片樹葉和每片葉上的葉莖——也看見牠們上面各種昆蟲，蝗蟲，美麗的蝴蝶，灰色的蜘蛛在樹枝間結網。他也望見草地上露水由陽光射成的七色。蚊蟲在水面的漩渦上飛舞而發出嗡嗡的叫聲。蜻蜓翅膀的拍聲，水蜘蛛的腿子在水面上划動好像船行一樣——這一切微細的聲音都變成了可聽的音樂。一隻魚在他眼

睛下面游過，他聽見牠躍出水面的聲音。

他現在已經浮到水面而臉朝下了；一剎時整個世界慢慢旋轉起來，而他便是宇宙的中樞。他看見了鐵橋、堡壘、橋上的兵士、那個軍官、軍曹、兩個守衛和他的行刑者。他們在藍天之下露出斜面的黑影。他們喊着舞着，手指住他；那個軍官已經把手鎗拿出來了，但是他沒有開鎗；其餘的人都沒有鎗在手。他們的舉動是古怪而可怕的，他們的形體是巨大的。

突然間他聽見砰然一聲鎗響，好像一件東西落到水面上離他頭部數吋之遠，激起浪花濺到他臉上。他又聽到第二聲鎗聲，看見一個哨兵鎗柄靠在肩上，一股藍色的輕煙從鎗口冒出來。他從哨兵的鎗口裏似乎看見了那個哨兵的眼睛，似乎是灰色的。他記得灰色眼睛都是尖銳的，會放鎗的人多半有這種顏色的眼睛。不過總之，這顆子彈是躲過了。

一個從對面來的漩渦將法夸耳轉住了，把他翻了過來，他又望到堡壘對岸的樹林裏。一種清晰明朗的單獨喊聲，從他背後經過水面傳過來，蓋過了其他一切雜聲，甚至他耳邊的水浪相擊的聲音都聽不見了。雖則他沒有當過兵，但是由於軍訓曉得這種和緩有揚抑的聲調是極可怕的。岸

上的中尉對於今天早晨的工作也是參加了一部分的。何等的冷酷，何等的安閒，何等殘酷的話：

「立正，同伴們……舉鎗，準備，瞄準……放。」

法夸耳潛下水去，直到他潛到所能深的程度。河水在他耳邊大聲的響着好像尼亞甲拉的大瀑布一樣，然而他仍舊聽見上面轟然的鎗聲。他又再浮上來，碰見那些發亮的金屬，已經毫無氣力的慢慢斜射下來了。有些落到他臉上和手上，然後再滑下去，直往下沉。有一顆落在他衣領和頸部之間；使他感覺一種怪不舒服的溫暖；他把牠抽掉了。

當他升到水面吸一點空氣，纔曉得他在水下面已躲得很長久了；他已經到了下游——這裏要安全些。那些兵士又將要裝好再上的鎗彈；那些子彈在筒內倒出來，在陽光下閃耀着，然後一顆一顆裝入鎗膛去。那兩個橋兩端的哨兵又放了一鎗，但仍是未中。

這一切的動作在他擡起頭時都看見了。現在他在川流內很命的游泳着，他的腦筋也和他的手足一樣的用勁；他心裏在很迅速的想：

「這個軍官不會再做這樣的錯事了。躲避一排鎗彈和一顆子彈是一樣的容易。他或許會命

令他們自由放鎗的。願上帝保佑我；我不能擔保顆顆子彈都躲脫！

在他兩碼之內水面上突然發生了一聲可怕的劈拍聲，隨着轟然一響，響聲似乎從空氣中又轉回去，直到堡壘那邊，再一聲爆炸將川水從底都激動了。一道鼓起的波浪向他面前湧，打在他身上，把他悶閉住了。他們在利用大炮了。當他搖開頭上衝來的波浪的時候，又聽到耳邊斜過一聲炮響，馬上前面樹林裏的枝葉都拆裂震落了。

『他們不會再用炮的，』他心裏在想；『下次他們或許會用葡萄彈。我必須留心鎗；放鎗時的青煙會通知我的——子彈的預告來得太慢了；總是在發出之後。這是一枝好鎗。』

突然之間他覺得他的身子在大轉動，好像紡車上的樞軸一樣。川水，河岸，樹林，現在離得很遠的鐵橋，堡壘，兵士——一切都混亂模糊了。每件東西所看見的都祇是牠們的顏色，各種顏色在圍着打轉，這便是他一切所見的。他被一個漩渦捉住了，被牠很快的向前推，身子迴旋得暈眩而難受。不到幾分鐘他便被推到川流左岸——南岸——的沙灘上，剛好在一個突出的岸角之後，使他躲避了仇敵的視線。這種身體動作的突然停止，一隻手在沙灘上所受的擦傷，使他恢復過來歡喜得

流淚。他將手指插入沙內，抓了一手的沙，放在脣上親着。牠們像金子，像鑽石，像珠寶，他想起什麼寶貴的東西是不像這沙的。岸上的樹木都是一種高大的花園植物，牠們的行列是非常齊整的，而花香時時襲人。一種奇異而帶玫瑰色的陽光射在樹林的小徑裏，風吹着樹上的枝葉好像古時的風弦琴。他不想再逃了，他願意逗留在這種迷人的境遇直到再被捉獲。

一聲呼呼的葡萄彈鎗聲從他頭上射過，使他從如夢的境中驚醒了。無能的炮手在轟擊最後一彈了。他跳起來，奔上斜傾的沙岸，直竄入林中。

那一整天他走着，隨着太陽的方向而行。這個森林似乎是走不完的；他找不出一處可以出去的地方，甚至一條樵夫的路都沒有。他從來沒有到過如此荒野的境遇，荒涼的預示使他感覺有不幸的事發生。

天黑之後他非常疲乏，腳酸，而饑餓了。想念妻子和兒女的心思仍舊驅着他前進。最後他找着一條路了，這條路照他想是對的，非常的寬大正直，好像一條馬路，然而似乎並沒有人走過。附近沒有田地，也不見人家，更無犬吠的聲音表示有居住的人類。兩旁的大樹成了兩道黑色的高牆，到

遠處合併成爲一點，好像透視畫法中所畫的畫一樣。說頭頂上樹林的空隙中望上去，他可以看到許多不常見的金色星聚集成許多奇形的星座。他覺得這些星座的形狀都是含有一種神秘和惡意的。樹林的兩旁充滿了許多單調的聲音，在這些聲音之中——一次，兩次，三次——他清晰的聽見有人在淒淒的細語。

他的頸子非常的疼痛，當他用手去摸的時候，發見已腫得很利害了。他曉得在繩子纏絞的地方有一圈黑痕。他的眼睛覺得充滿了血，已經無法閉起來。他的舌頭渴不可忍，他把牠伸到嘴外受外面的冷氣。腳下的軟草鋪在這種未曾走過的大路上是何等柔軟呀！他已經不能感覺腳下所走的路了。

無疑的，雖則他感受疼痛，實在是睡着的，因爲他現在又看到另一種新環境了——或許他是剛從一種昏迷的境界中醒來。他站在他自己的家門前。一切都是和他離開時一樣，美麗而晴朗的早晨。他大概已走了一通晚。當他推開大門，經過白色寬大的過道的時候，他看見一個女人的衣裳飛揚着；那他望去新鮮活潑可愛的妻子從階臺上走下來迎接他。下到最後一級時便立住等着，臉

上帶着一種喜悅的微笑，態度顯得莊重而大方。啊，她是如何的美麗！他跑向前去伸開兩臂，正當他預備擁抱她的時候，突然覺得頸後受了一下重擊，馬上層層的白煙圍繞了他，以及一聲似大炮的轟炸聲——然後一切都黑暗寂靜了！

法夸耳是死了；他那破了頸子的屍身在鷹川橋下木材間慢慢的蕩來蕩去。

四次的會遇

H·詹姆士

我祇看見過她四次，但是每一次的會晤我都記得清楚；她使我留下很深的印像。我覺得她長得很美很有趣——是非常可愛的人物。我聽到她的死訊便覺得很憂心；然而我仔細一想的時候，我爲什麼要憂愁呢？最後一次我看見她的時候，她當然是不——現在我將我們四次的會晤依次寫下。

(一)

第一次是在鄉下，一天下雪的晚上，一個小茶話會上。那應當是在十七年前了。我的朋友拉托琪預備到鄉下和他母親過聖誕節，他慫恿我同去，上述的小茶會便是爲我們而舉行的。對於我這確實是有趣；我從未在這種季候到過新英格蘭鄉野。那一天整天飛雪，地上的集雪已高至人膝了，

我希奇不知這些太太小姐們是如何走得去的。不過我可以看出在格林溫特，一個茶話會中請來了兩位從紐約來的紳士，這是值得冒雪一去的。

拉托琪太太在茶話會中問我是否願意將一些照片指給那些年青的太太小姐看。那些照片是裝在兩本像片簿裏，由她兒子帶回來的，因為他也是和我一樣，最近纔從歐洲回來。我四周一望，看見那些年青的太太小姐們，多半是對於某種事情發生了興趣，未見得高興來看照片的。但是祇有一個單獨的站在火爐架旁，望着房內四周，帶着一種孤獨溫柔的微笑。我望了她一下，然後說：『我願意將照片指給那位小姐看。』

『啊，很好，』拉托琪太太回答，『你選得很對，她是不喜歡和別人瘋鬧的。我去對她說。』

我說假使她是不愛鬧的，或許我選得不對；但是拉托琪太太已經走到她面前說了。

『她很喜歡，』她走回來說。『她正是這類的人，如此的沉靜聰慧。』然後她告訴我這位小姐的芳名叫做卡羅林·斯賓塞，由這個名字她便介紹給我了。

卡羅林·斯賓塞小姐長得並不怎樣美，但是非常嬌小動人。她大約近三十歲了，然而樣子像

一個小姑娘，完全是一個小孩子的容貌。她有一個很好看的頭，頭髮梳得和希臘半身神像的頭髮一模一樣，然而或許她並未見過希臘的半身神像。我覺得她是非常『藝術化』的，而格林溫特也容許有這種趨勢。她有一雙溫柔而帶驚異神情的眼睛，薄口脣，和很美麗的牙齒。圍着她玉頸上的，是一條婦女們所謂的『褶帶』，繫着一根極小的珊瑚胸針，她手裏拿着一柄有褶縐的草扇，上面繫着水紅緞帶。她穿了一件狹小的黑綢衫。她講話帶一種溫柔拘謹的神氣，白齒從狹小而柔和的口脣中露出來。她對於我的提議似乎感覺得異常喜歡，甚至有一點興奮。這一切都順利的進行着，然後我將照片從屋角裏拿出來，並放兩張椅子在燈前。這些照片都是一些我曉得的東西，大部分是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的風景，以及世界著名的建築、圖畫和雕刻等。我盡我所曉得的講述，我的客人便望住我手中拿起的照片，呆呆的坐着，草扇子舉到自己的下巴邊。間或我將一張照片放開，她便要輕輕的說：『你到過這個地方麼？』多半的時候我回答說是到過的（我是一個很廣的遊歷家，）然後我覺得她用她美麗的眼睛帶着一種懷疑的樣子望了我一下。我很隨便的問她是否到過歐洲；對於這一點她很快而細聲的說：『沒有。』但是過後，雖則她永遠沒有將眼睛離開畫片，她說得

很少以致使我以為她有點厭煩了。這樣我們看完了一本之後，我便說如果她已疲乏的話，我們就不看了。然而我覺得她並非厭倦，她的這種沉默使我莫明其妙，以致使我想要她講出來。我轉過身來望住她，看見她頰上起了兩朵紅雲。她不住搖着手裏的草扇，眼睛仍舊注視着另外一本照片簿，那是靠着桌子放着。

『那一本你也指給我看好麼？』她帶着一種戰慄的聲音問。我差不多可以相信她是興奮極了。

『如果你不感覺疲乏的話，我當然是高興的。』我回答着。

『不，我一點不疲倦，』她很堅決的說。『我喜歡看，我非常的爱看。』

當我將第二本拿起來，她將她的手放在上面，輕輕的撫摸着。

『你這裏也去過麼？』她問。

在我打開照片簿所顯出的照片，確實是我所到過的地方。第一張片子是日內瓦湖邊的犀永堡。

「這裏，」我說，「我到過許多次。不是非常美麗麼？」然後我指出那粗大的岩石映出來的陰影和平靜不動的水中的塔影。她並不這樣說：「啊，真美！」立時再翻着看第二張。她看了一會，然後她問是否就是拜倫所寫的朋利發監禁的地方。我回答正是，同時想引拜倫詩中幾句話，但是已記不頂清楚了。

她用扇子扇了一會，然後以一種溫柔低微而和協的聲調將拜倫的詩一字不錯的背誦出來。她背完後臉上表示一種害羞的樣子。我稱贊她告訴她如果遊瑞士和意大利的話，她的準備已很充分了。她又再懷疑的望着我，看我是否是誠意說的。我隨後又說如果她想要看到拜倫詩中所形容的，她必須趕早去；因為歐洲已漸漸非拜倫化了。

「我應當好早去呢？」她問。

「啊，我可以給你十年。」

「我想我十年之內可以去的，」她很莊嚴的說。

「好，」我說，「你會喜歡的，你會感覺牠們可愛的。」正在這個時候我們看的一張照片是歐

洲某城的一角，這地方是我非常喜歡而能引起我甜蜜的回憶的。我很有口才的講述着，我的伴侶便坐着靜心的聽。

「你在外國非常之久麼？」當我講完一會後她這樣問着。

「是的，許多年了。」我回答。

「你所有的地方都遊過麼？」

「我遊歷過很多地方。我很喜歡遊歷，很僥倖我有這種環境。」

隨着她又斜望着我。「你曉得外國語言麼？」

「從某方面看可說曉得。」

「外國語言難學麼？」

「我相信你不會覺得難的，」我毫不遲疑的回答。

「啊，我不希望會講，我祇希望會聽，」她說。然後停了一停，她又接着說——「他們說法國的

戲院是非常美麗的。」

「是世界上最好的戲院。」

「你常常去麼？」

「當我第一次到巴黎的時候，我每晚都去。」

「每晚！」她那明亮的眼睛睜得大開了。「那對於我——」她停頓了一下接着說——「實在是有趣了。」幾分鐘之後她又問我說——「你說那一國最好？」

「有一國我覺得是最好的，我相信你也會和我的意見相同。」

她望了我一下，然後輕輕的說——「意大利？」

「意大利，」我也輕輕的回答；同時我們相對的望了一下。她看去如此的美麗，似乎我不是在這裏將畫片給她看，而是在和她談愛情。這種情形，由她臉部一紅，眼睛趕忙的避開更顯得認真了。彼此暫時沉默了一會，最後又由她打破了沉寂說——

「是這個地方，正是我心中特別想去的。」

「啊，正是，正是這個地方！」我說。

她又沉默的看了兩三張照片。「他們說在這裏并不十分貴。」

「不像有些別的國家那樣貴麼？是的，但其好處并不在此。」

「但是一切算起來是很花費的，是麼？」

「你是指歐洲麼？」

「到那裏去遊歷，倒是一件麻煩的事情，因為我祇有很少的錢。我是教書的。」斯賓塞小姐這樣說。

「當然遊歷是需要錢，」我回答着，「不過很少的錢也能支配得來。」

「我想我能辦得到的。我已經儲蓄了一點，以後還是繼續儲蓄。我這儲蓄的目的，一切便在於此。」她停了一停，然後用一種自制的熱情接着說，好像她所告訴我的是一種希罕而不潔的欲望之滿足。「但是這還不專是錢的問題，而與其他一切都是有關的。許多事情都在阻礙着，我已經等了又等，但仍舊是一種空中樓閣。我差不多怕談了。有兩三次似乎機會來了，於是我談到這件事，但不久又流產了。我實在是說得太多。」最後這一句話我覺得并非真心話，因為我看出她現在談的

非常高興。『這裏有位太太是我很好的朋友；她是不想到外國去的；我常常同她談論這件事。我使她厭煩極了。她有一次告訴我不知我會變成什麼樣子。如果我不能到歐洲去，我會發瘋的。但是如果我真到了歐洲，我也會一樣。』

『你現在還未去，同時你也尚未發瘋呀！』我說。

她望了我一下然後說：『我還不能確定。因為我絲毫不想別的事情，專門想到這件事。牠攪擾我應當想的事情——我面前的生活。我想那是一種發瘋。』

『治療的方法便是趕快到歐洲去。』我說。

『我相信我是會去得成的。我有一個表兄在歐洲！』她興奮的說。我們又翻過了一些照片，然後我問她是不是一直住在格林溫特。

『啊，不，先生，』斯賓塞小姐說。『我在波斯頓住過兩年。』

我帶笑的答案，如果是如此的話，外國對於她或許會是一種失望；然而我的警告是完全失敗了。

「對於外國的情形，我所曉得的或許比你所猜想的要多些，」她帶一種害羞而溫雅的微笑說着。「我意思是說書本方面的知識；我讀過很多的書，不僅是拜倫的。我還讀過一些歷史和遊覽指南。我曉得我是會喜歡的！」

「我懂得你的情形了，」我回答說。「你是有美國人那種熱情的本性，就是追求新的世界的熱情。我想我們這種本性是原始的，在經驗之前就有的。經驗來的時候，不過是使我們的某種夢想實現罷了。」

「我想那是很對的，」斯賓塞小姐說。「我夢想一切的事情，我也應當去經驗一切！」

「我恐怕你已糟塌許多時候了。」

「啊，是的，這確實是我最大的弱點。」

房裏的客人漸漸散開，他們都預備走了。她站起來將手很膽怯的伸給我，但是眼睛表示一種特殊的光彩。

「我還要回歐洲去的，」我和她握手的時候這樣說。「我可以在那邊等候你。」

「假使我失望了的話，我寫信告訴你。」她回答說。

於是她走開了，臉上帶着一種激動的表情，手裏搖着她那小草扇。

(二)

數月之後我回到歐洲，然後又過了三年。這時我住在巴黎。十月的末了，我從巴黎到哈佛爾去，因為我的姐姐和姐夫寫信來，叫我到那裏去接他們。到哈佛爾的時候，船早已到了，我差不多遲了二個鐘頭。我馬上趕到他們住的旅館裏去。我姐姐已經睡在床上，她是一個最不能坐船的人，這次航行使她尤其覺得辛苦。現在她希望好好的休息一會，至多祇能見我五分鐘，因此我們大家同意在哈佛爾多停留一天。我的姐夫看見姐姐不舒服，便不想離開房裏，但是姐姐一定要他和我到外面走走，舒散一下。剛入秋的天氣是非常溫暖可愛，我們在這個法國沿海商埠的繁華街上走着覺得十分高興。我們走了一些陽光照耀的熱鬧街之後，然後轉入一條寬大雅潔的街上，這條街是一邊照射到陽光裏，一邊是陰沉的——一條純粹法國式的街，好像一副古老的水彩畫：高大而灰色

的傾斜屋頂，紅色的側面，許多層的樓房，綠色的百葉窗上面雕着雲形的花樣；小涼臺上的花盆和屋門前帶白帽子的婦女。我們在陰沉這邊街上走，陽光射着屋影映在街心，變成了一副圖畫，我們一邊走一邊望着。然後突然之間，我姐夫站住了——靠緊我的手臂凝視着。我隨着他的視線一望，看見我們正站在一個咖啡店之前。咖啡店門前搭了一個涼棚，下面擺幾張桌椅，後面屋內的窗子是開的，沿門擺了五六盆花卉；過道都灑滿了清潔的糠殼。這是一個幽靜雅潔的古式咖啡店。屋內在昏暗的視線裏，我看見一個矮小美麗的婦人，帽子上飄着粉紅緞帶，坐在一面鏡子的前面，向着一個看不見的人微笑。這一切照我後來過細想，我第一眼所見的實在是一個女子單獨一人坐在屋外一個小大理石的桌旁。我姐夫便停住望着她。桌上似乎放了一點飲食，然而她是靠在椅上靜靜的坐着，兩手叉起來，望着前面的街上。我僅僅看到她一小半側面，然而馬上我覺得我似乎從前見過她的。

「船上的那位女客！」我姐夫驚呼着說。

「她和你同船麼？」我問。

「從早到晚，她從來沒有病過。永遠坐在船邊上，像這樣叉着手，望着海岸的東邊。」

「你預備和她去說兩句話麼？」

「我不認識她，我們在船上并未交談過。我太懶了。但是我常常喜歡望她，而且不懂什麼緣故，對於她發生了興趣。她是一個可愛的美國婦人。我覺得她大概是一個女教員，教書蓄了錢後到外面來遊歷。」

她的臉部稍微轉過來些，變成正側面了。她望着對面傾斜的灰色屋頂。於是我向姐夫說，「我去和她談談。」

「不必罷，她非常害羞的，」我姐夫回答。

「不要緊，我認得她。有一次在茶話會上我曾經指示照片給她看。」

於是我走到她面前去。她轉過頭來望住我，馬上我曉得她的確是卡羅林斯賓塞小姐了。但是她一時還想不起我，顯出詫異的樣子。我移了一張椅子到桌前坐下來。

「好，我希望你沒有感覺失望！」

她注視着我，臉微紅了；然後身子微微的一跳，因為認出了是我。

「在格林溫特將照片給我看的不是你嗎？」

「不錯，是我。這次的會遇是非常有趣的，因為我覺得現在好像是剛巧來替你接風——一種正式的歡迎。那次我對於歐洲談論得太多了。」

「你講得并不多。我非常快樂！」她輕輕的解釋。

她樣子像非常的快樂，似乎仍和從前一樣的年青，一樣的端莊、淑靜、美麗。如果她從前是像一朵瘦莖而柔美帶清教色彩的花，則我們現在可以想像着這朵嬌的花是沒有那樣原來的形態了。在她身旁，有一個老人在喝苦艾酒；他後面一個繫粉紅頭帶的女侍者向着一個繫長圍巾的茶房喊着「亞爾西比！」我告訴斯賓塞小姐我的姐夫這次是和她同船來的，於是我姐夫走近來，我和他們介紹了。但是她望住他好像是從未見過的，因此我記起姐夫的話說她的眼睛永遠是注視着海岸的東邊。當然她是沒有注意他，同時在她膽怯的微笑中，她也并不想假裝是認識的。我便和她留在咖啡店門外，而姐夫便單獨一人回旅館去。我告訴斯賓塞小姐在她剛登歐洲的岸我們便會

見了，這實在是是很奇特的，我希望她告訴我她的印像和感想。

「啊，我說不出，」她說；「我覺得我好像在做夢似的。我在這裏坐了一點鐘了，然而我仍舊不願意走開。一切都是如畫境一樣，我不曉得是否這裏的咖啡迷醉了我，牠實在是太醇美了。」

「的確，」我說，「不過如果我對於這個可憐簡陋的哈佛爾就如此的喜歡，則你對於其他較好的地方更不知怎樣讚美了。不要在第一天便把你的欣賞情緒都消耗了；記着這是你精神上收債務的時候。記着一切優美的地方和人物都在等候你；記着那可愛的意大利！」

「我并不可怕遊歷的路程太短，」她很高興的說，眼睛仍舊望住對面的房屋。「我可以整天坐在這裏，而對自己說我的遊歷就終止於此了。這裏是非常陰靜古老而不同的。」

「啊，」我問着說，「你究竟怎麼會坐到這裏來的呢？你沒有去找旅館麼？」像她這樣一個孤弱美貌的婦人單獨一人坐在路旁咖啡店的門外，使我良心上不覺半驚奇半恐懼了。

「我表兄把我帶到這裏的，」她回答說。「你曉得我告訴過你我有一個表兄在歐洲。他今天到船上來接我的。」

「如果他這樣快就離開了你，他也犯不着花費時間來接你呀！」

「啊，他不過祇去半點鐘，」斯賓塞小姐說。「他去替我拿錢的。」

「你的錢放在什麼地方呢？」

她輕輕的一笑。「這使我覺得非告訴你不可！我的錢是一些巡迴支票。」

「你的巡迴支票放在何處？」

「在我表兄衣袋裏。」

這句話是很泰然的說出來的，但是——我不懂是什麼緣故——使我突然打了一寒噤。在當時我完全解釋不出我何以會如此，因為我對於斯賓塞小姐的表兄是一無所知的。既然她是她的表兄，他當然是處於一種優越的地位。但是當我想到她離岸不過半點鐘，她那小小的財產便轉入別人手中時，我心中仍是感覺得極不舒服。

「他伴你一同遊歷麼？」我問。

「祇伴我到巴黎。他是一個在巴黎學圖畫的學生。我寫信與他說我要來，然而我并未盼望他

會到船上來接我。我以為他至多祇在巴黎火車站接我的。他待我太好了。的確，他是非常之好而非常之聰明的。」

我馬上起了一種極端的好奇心，想看看這位學繪畫的聰明表兄。

「然則他到銀行裏去了？」我問。

「是的，他到銀行裏去了。他帶我到一個旅館裏——一個如此奇怪古雅有趣的小地方，中間一個院子，四圍都是走廊，還有一個可愛的女店主，帶着一頂凹形的帽子和一件非常合身的衣服！歇了一會我們便一同出來到銀行裏去，因為我沒有法國錢。但是我在船上顛沛得頭昏了，想坐下來休息。他便為我找了這個地方，而他單獨一人到銀行裏去。我便在這裏等候直到他來。」

這或許是我一種幻想，然而總存在我腦筋裏，覺得她的表兄永遠不會再回來。我於是坐在斯賓塞小姐之旁，決定看看事情的究竟。她是非常之注視四周的一切的，令人對於她感到一種可憫似的。街上一切的動作她都注意，特殊的風俗，車子的形狀，壯大的諾爾曼馬，肥胖的教士，剪了毛的龍犬。我們便談論這些事情。她那種新鮮的感覺，以及根據於書本知識來接收一切的態度，令人覺

得可愛的樣子。

「你表兄回來之後，你預備怎樣辦呢？」我問。

她躊躇了一下說，「我們還未十分決定。」

「你何時往巴黎去呢？如果坐下午四點鐘火車的話，我們可以同車。」

「我想我們不會的。我表兄想要我在這裏多留幾天。」

「啊！」我應了一聲，然後有五分鐘大家都沒有說話。我希奇着她的表兄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我向街上兩頭望，并看不見一個像聰明的美國學繪畫的學生。然後我說選定哈佛爾作為遊歷歐洲的根據地之一，實在是不適當的。除了方便之外，更沒有別的可言，牠是一種交通的要道，而交通是必須迅速的。我再慫恿她坐下午的車到巴黎去，乘便可以到哈佛爾海港口去遊一遊法西斯第一古礮臺——一種圈形的建築，看去好像一個聖·安極樂堡壘。（這礮臺後來已毀壞了。）

她很有味的聽着，然後忽然又顯出莊嚴的樣子。

「我表兄和我說，他回來時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和我商量，在我未聽到他的話之先，我們尚

不能決定行蹤。但是我可以使他快點告訴我，然後我們可以到古礮臺去。現在用不着急急的趕到巴黎去，時候還很多呢。」

當她說完最後幾句話之後，她那溫柔而莊重的小口脣顯出一絲微笑。但是我，帶有目的的希望住她，看出她眼睛內有一線愁容。

『不要告訴我這個可苦惱的人會告訴你壞消息呀！』我這樣問。

『我想或許有一點壞，但是決不至十分壞的。不過總之我必須先聽了再說別的。』

我又迅速的望了她一眼然後說：『你不是到歐洲來聽的，你是來看的！』但是現在我相信她的表兄一定會回來了，既然他有不幸的事情和她說，當然他是會回的。我們又坐了一會，然後我問她關於遊歷的計劃。她用她的指頭算了算，用一種很清楚的聲音說：從巴黎到第戎、亞威農，從亞威農到馬賽和科里斯路；然後到熱那亞、斯拍西亞、比薩、佛羅倫斯以及羅馬。在她的言語中，很顯明的她是毫末想到單獨一人旅行的不方便；不過她既然未帶同伴，我當然是最好緘默不言，以免引動她不安穩便利的感覺。

最後她的表兄終究來了。我看見他從側面一條街上走來；我第一眼看見他，便覺得這必是那
位聰明的美國學繪畫的學生。他戴着一頂寬邊帽子，穿一件銹黑色絨短衣；我在波那帕脫路常常
遇見這類的人。他的襯領披開，露出胸前一大部分，老遠望去，并不怎樣莊嚴的樣子。他的身材是瘦
長的，紅頭髮和滿臉雀斑。這便是在他走向前來，用驚異的眼光望住我們時，我所看見的一切。當他
一到面前，我馬上自己介紹說我是斯賓塞小姐的一個老朋友。他用他那小而紅的眼睛狠狠的望
住我，然而向我很莊嚴的拿下他的帽子，行了一個法國式的鞠躬。

「你不是這次同船來的罷？」他說。

「不，我沒有在船上。我來歐洲已經三年了。」

他再一鞠躬，請我坐下來。我仍舊坐下的緣故，是我想再觀察一下他——因為我曉得這是我
應當回到姐姐那裏去的時候了。斯賓塞小姐的表兄是一個很古怪的人。天生成的輪廓並沒有
一種拉飛爾或拜倫式的姿態，而他的銹色大衣和赤裸的頸子也與他的面容不調協。他的頭髮都披
在額前，耳朵大而難看。他有一種多愁善感的風度，和一雙低垂而多情的眼睛，不過在有的時候是

銳利而帶奇異光彩的。或許這是我的私見，不過我覺得他的眼睛很可以看出他是一個不誠實的人。他倚着手杖望着街上往來的人，半天沒有說話。最後，他舉起手杖指向某處輕輕的說：『那一塊很不錯，』說的時候他的頭偏在一邊，他的小眼睛半閉着。我隨着他手杖的方向看時，他所指的原是一塊紅布掛在一個舊窗戶上。『顏色很好，』他仍舊偏着頭，半閉的眼睛轉望了我這樣繼續着說。『很調和，配得不錯。』他添補了一句。他的聲音是粗硬而鄙俗。

『你的眼光很不錯，』我回答說。『斯賓塞小姐告訴我你是學繪畫的。』他仍舊照原來的神氣望着我並不回答。我還是從容不迫的繼續說——『你現在是在那位大畫家的藝室裏呢？』

他依然望住我然後輕輕的說——『格龍的。』

『你喜歡那裏麼？』我問。

『你懂得法文麼？』

『懂得某些種，』我回答。

他眼睛仍舊是射住我；然後他說——『我喜歡繪圖室的那一種。』

「啊，我懂得那種！」我回答着。斯賓塞小姐將手放在她表兄的臂上，表示非常喜悅的樣子，覺得在這些會講外國話的人中是可傲的。我站起來預備走，并問斯賓塞小姐在巴黎什麼地方我可以有機會再拜訪她。她預備住那一個旅館？

她以詢問的眼光望着她的表兄，他又睨視了我一眼。「你曉得王子旅館麼？」

「我曉得那地方。」

「我便帶她到那裏去。」

「恭喜你，」我向斯賓塞小姐說，「我相信那是世上最好的旅館。同時我還可以有一點時候在這裏再見你一次，你住在什麼地方呢？」

「啊，我住的地方名字非常好聽，」斯賓塞小姐很快樂的說：「諾曼旅舍。」

當我離開他們的時候，她的表兄又很藝術化的向我揚了一下帽子。

我姐姐因爲疲勞尙未復原的緣故，不能坐當天下午的車離開哈佛爾；因此在秋日的薄暮，我又有機會到諾曼商場去拜訪斯賓塞小姐，在這些時間我一直在猜想不知她那可惱的表兄對她說了些什麼。諾曼旅舍是一個中等的客棧，在一條僻靜的街上，這倒使我十分滿意，因爲牠可使斯賓塞小姐看到充分的地方色彩。這裏有一個彎曲的小庭院，接待來往旅客的事務多半是在此辦的；牆的外邊有一層扶梯直通寢室；庭中有一個小噴水池，中間是一個泥做的塑像；廚房門口站着一個帶白帽束白圍裙的童子在擦銅器皿；一個口中喋喋不休的女店主在一個水紅色的盆子內將杏子和葡萄排成一個很藝術化的金字塔。我四處的望，在一間餐室門外的綠板凳上，我看見了卡羅林斯賓塞。我一望見她，馬上我可以看出從清晨以後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她斜靠，在椅背上，雙手抱住膝，眼睛呆呆的望着院子另一邊擺杏子葡萄的女主婦。

但是我可以看出她並不是在想杏子。她祇是無心的注視着，心裏在想別的事。當我走近她身邊時，看出了她是哭過的。我在她身旁坐下來，她祇很簡單的轉過頭來望住我，並不顯得驚詫。所發生的事情一定是非常不幸的。她完全改了樣子。

我馬上便談到這件事。『你的表兄一定給予了你極壞的消息。我看你非常憂愁。』

她半晌沒有言語，我相信她是怕說話，恐怕眼淚流出來。不過現在我看出在這短時間之內，自從我離開她之後到現在，她的眼淚已流乾了，如今她已稍稍的平靜，極力的在抑制着。

『憂愁的不是我而是我可憐的表兄，』她最後說了。『他的消息非常壞。』然後稍許躊躇了——『他需錢很迫。』

『你是說他需要你的錢很急迫麼？』

『當然，祇要是用正當的方法，任何人的錢都行，然而現在他唯一能想辦法的祇有我的錢。』

『他已經將你的錢拿去了麼？』

她又躊躇了一下，然後眼睛帶着一種哀憐的神氣說：『我將我所有的都給他了。』

這句完善無缺似天使口中說出來的言語，每個字的音調我都永遠記得。然而差不多好像是我自己的事一樣，我跳起來憤怒的說：『哼！難道你還稱爲這是用正當的方法麼？』

我的言行都太過分了；她面漲得飛紅說：『我們不要說這件事罷。』

「我們必須談談，」我回答着，仍舊坐下來。「我是你的朋友，而且我覺得你也需要一個。你表兄爲了什麼事要這筆錢呢？」

「他負了債。」

「無疑的！但是爲什麼你替他還債便最合適呢？」

「他告訴了我他一切的事情，我很同情於他。」

「我也會同情的。但是我希望他會將這筆錢還你。」

「當然他會還的，到他有能力的時候。」

「大約是在什麼時候呢？」

「當他完成了他那偉大的圖畫的時候。」

「我親愛的小姐，這完全是瞎說！你這位橫蠻表兄在什麼地方呢？」

她又躊躇了。然後——「在吃晚飯，」她回答着。

我轉回頭來，從開着的門望到餐室內面。在一張長餐桌的末端，我看見了斯賓塞小姐的表兄

——那位青年聰明的繪畫學生。他最初因為專心吃東西去了，未曾注意我；但是在將一個喝空了的酒瓶放下之後，他發見了我在望他。他停住了進箸，頭偏在一旁，下巴慢慢咀嚼的動着，堅定的回視了我。然後那個女店主很迅速的托着那盤金字塔式的杏子走攏去。

「那盤如此好的果子是爲他的麼？」我譏諷着說。

斯賓塞小姐很柔順的望了一眼，「他們的果子確實擺得很好看。」她細聲的說。

我覺得沒有辦法不知應當怎樣說了。「憑真心說罷，」我說；「像這樣一個健壯的長子而要你的錢，你認爲對麼？」她避開了我的眼光望到別處；我曉得這句話很使她痛苦。事情已經到毫無辦法的地位了；這個長子已經使她發生了興趣。

「恕我這樣無禮的講他，」我說。「但是你實在是太慈仁，而他未免太欠自量。他自己負的債，他便應當自己負責歸還。」

「他做了一次蠢事，我曉得。」她回答說；「他告訴了我一切的事情。我們今天早晨談了很久的話；這個可憐的人在我面前求助。他簽了一張大數目的空頭支票。」

「他太胡鬧了！」

「所以他現在非常之困難，而且不僅是他自己，還有他可憐的妻子。」

「他有一個可憐的妻子麼？」

「我並不曉得——但是他將所有的事情都供認出來了。他已祕密結婚了兩年。」

「爲什麼要祕密？」

斯賓塞小姐望了望左右，似乎怕有人偷聽。然後輕輕的用一種很着重的音調——「她是一個伯爵的女兒。」

「你相信是確實的麼？」

「她寫了一封文藻極美麗的信與我。」

「問你要錢罷，唔？」

「向我要求同情和信任，」斯賓塞小姐說。「她父親已將她的承繼權取消了。我表兄告訴了我這件事，而她在她寫給我的信中也說了。這實在像一個古代的悲情故事。她父親反對他們的婚

姻，當他發見他女兒祕密的違反了他的命令時，便很殘忍的割斷了他們父女的關係。這事情確實是很浪漫有趣的。他們是法國東南部古州最老的世家。」

我希奇的望住她講的確，這個可憐的女子確實是對於這齣所謂「悲劇」剝削了承繼權的伯爵表嫂着迷如此之深，以致差不多使她完全不去估料她所喪失的錢對於她自身的利害關係是怎樣的了。

「我年青的小姐，」我這樣說，「你當然不想爲幻想所毀滅了？」

「我不會被毀滅的。我不久便回去和他們住在一起。這是伯爵小姐的主張。」

「回去！然則你回家去麼？」

她眼睛又低下來了，然後她帶着一種戰慄而低微的聲音說：「我沒有錢遊歷了！」

「你把一切的錢都借給了他麼？」

「我留下了够我回家的旅費。」

我憤怒的哼了一聲，正在這個時候斯賓塞小姐的表兄——那位得她私蓄的幸運者——從

小餐廳裏走了出來。他站在門口停了一停，將一個杏子的核剝了；然後他把杏子送到嘴裏，慢慢的咀嚼，兩腿分開，兩手放在短外衣的袋內，站住望着我們。斯賓塞小姐站起來，向他輕輕的望了一眼，剛巧我也瞥見了。她那種目光表示一種軟化而迷住了的混合感覺——一種變態的興奮。在我眼中覺得醜陋、下流、矯飾、詭詐的東西，竟能很成功的迎合了她那熱忱和溫雅的幻想。我非常憎惡他，但是我無法干涉，而且我覺得即算干涉，也是無用的。

那個討厭的東西用一種很藝術的姿勢向我們揮了揮手。『可愛的古院子，』他觀望着說。『令人陶醉的有古風的地方。那塊磚的色調很不錯。有趣的古盤扶梯。』

我忍耐不住了；沒有理會他，將手伸與斯賓塞小姐。她用她那淡白的面孔和張大的眼睛望住我，她那美麗的白齒露出來的時候，我想她是想向我笑笑。

『不要爲我憂慮罷，』她說；『我相信我還有機會來的。』

我告訴她我并不是向她告辭——第二天清早我還要來一趟。她的表兄這時已帶上他那寬邊帽子，又取下來向我做了一個鞠躬的形式——在這時候我便走了。

第二天早晨我再跑到旅館裏去，在院子裏遇着了那個女店主，沒有昨天晚上裝扮得那樣精緻了。我問她會斯賓塞小姐，她回答說走了：『昨晚十點鐘走的，和她的——不是她的丈夫罷，啣？——總之是和那位男客走了。他們搭到美國去的車。』我祇好回去；這位可憐的姑娘僅僅在歐洲停了十三個鐘頭。

(四)

至於我自己，很幸運的，大約在歐洲逗留了五年之久。在這時期我的朋友拉托琪在利凡得遊歷時得惡性瘧疾死了。在我回美國的第一件事，便是到格林溫特去安慰安慰他的老母親。我發見她異常的悲哀，在我到的第二天早晨（我是深夜到的），我坐着陪了她一上午，聽她流淚的述說并頌揚她兒子的好處。我們毫末談到其他問題，直到一個行動迅速的小婦人，趕着一個四輪馬車到門前的時候，纔停止談話；那婦人把韁繩拋在馬背上，正如一個夢中驚醒的人拋開被蓋一樣。她從車上跳下來，然後跳到房裏。她原來是牧師的妻子，最喜歡談閒話的人；而她現在似乎有一個很

重要的消息要告訴大家一樣。我深信一定是如此，也深信拉托琪太太不因喪子而不欲急於聽這消息。我覺得最好走開，於是我向拉托琪太太說我在吃中飯之前想到外面散一散步。

同時我說：『再則如果你能告訴我斯賓塞小姐住在什麼地方的話，我很想去看看她。』

牧師的妻子馬上回答我了。斯賓塞小姐住在浸禮會教堂過去第四棟房子。浸禮教堂便是在這房子的右邊，大門前有幾根奇怪的綠色柱子，他們稱爲圓柱廊的，但是實際上很像那種舊式的床柱子。

『很好，你去看看卡羅林罷，』拉托琪太太說。『有一個生客去看看她，或許能使她高興一點。』

『我以爲她的生客已經足夠多了！』牧師的妻子說。

『我意思是指去拜訪她的客人，』拉托琪太太解釋她前句話的意思。

『我看拜訪她的客也够多了！』牧師的妻子又說了。『但是你不曾去留十年罷？』她眼睛望了我又加上一句。

『難道她有一個那樣的客人麼？』我懷疑的問。

「你去會碰見的！」牧師的妻子回答說。「她容易看得見，常常坐在前面院子裏。不過你向她說話時須小心點，更須記得你的禮貌。」

「呀！她這樣的多心麼？」

牧師的妻子跳起來，向我行了一個屈膝禮——一個最莊重的屈膝禮。

「她便是這種樣子。她是一位伯爵的小姐呀！」

這兩句話是帶一種譏諷的聲調說出來的，她似乎在向那位伯爵的小姐冷笑了。我呆呆的站了一會，注視、希奇、回憶到已往的事。

「啊，我會很禮貌的！」我喊着說，然後拿了我的帽子和手杖，便走出來了。

我很容易的找到了斯賓塞小姐的住處。浸禮會教堂是很易於找到的。旁邊的小白房子已經成了灰色，大的煙囪和四壁的蛇葡萄，是正合乎一個愛好古雅的老小姐的住所。我走近的時候，便遲緩自己的腳步，因為我聽說常常總是有一個人坐在外面院子的，而我想偵察是何人。我由低矮的白籬笆很小心的望到裏面的小花圃；但是并未看見一個類似伯爵女兒的人物。一條小直徑直

達彎曲的屋階前，兩旁是兩塊小草地，四邊種植着矮小的灌叢。中間有一株大椴椴樹，非常古老龍鍾的樣子。在一邊的大椴椴樹下放了一張小桌子和兩張椅子。桌子上擺了一塊未完成的刺繡和兩三本封面非常好看的書。我走進門去在半路土停住了，再望望這棟房子。這時——我說不出是什麼緣故——心中覺得躊躇了。然後我看出這棟小房子是非常破舊的。我突然感覺我有什麼權柄闖入呢？我來訪的動機便是由好奇心所驅使，然而好奇心在這裏似乎太不够理由了。正當我躊躇的時候，一個人在打開的門口顯露出來，停住望着我。我馬上認出了是斯賓塞小姐，但是她望住我似乎從來未見過我似的。很溫和的，但是莊嚴而膽怯的。我走向階前去，用一種朋友間的戲言說：

『我在那邊等着你回去，但是你永遠也沒有來。』

『在什麼地方等我，先生？』她很柔和的問着，她那發光的眼睛張得更大了。

她老多了，顯得疲乏而頹廢。

『在哈佛爾等你呀！』我說。

她堅視着，然後她認出了我。她微笑着臉色微紅，兩手叉在胸前。『現在我記得你了，』她說。『我

也記得那一天。」但是她站在那裏不動，既不出來也不請我進去。她顯出不知應當怎樣辦的樣子。我同時也有點感覺進退爲難了。我將手杖尖端插入地下一面說：「我一年復一年的老望你來。」

「你指歐洲麼？」斯賓塞小姐細聲的說。

「當然是指歐洲！這是很明白的。」

她將手倚在未漆的門板上，她的頭微斜的偏着。她望了我一下沒有說話，由她的表情我可以看出她似乎忍不住眼睛紅了。突然她走了出來，站在門前石階上，將後面的門隨手關了。然後她有心的微笑着，我看出她的牙齒仍舊和從前一樣美麗，但是似乎也帶了眼淚。

「你一直在那裏等麼？」她問着，差不多沒有出聲音。

「直到三星期之前纔離開。而你永遠也沒有再去麼？」

仍舊用她那固定的微笑望住我，隨後將背後的門再打開。「我太無禮了，」她說。「你請進來好麼？」

「不會滋擾你罷？」

「啊，不會的！」她回答着，也更微笑着。然後她將門推開，做一個手勢請我進去。

我隨着她走了進去。她引我到窄廊左邊的一間小房裏，雖則是在房屋的後面，我想便是她的客廳。同時我們經過一個關了門的大房間，這房間的前面便可以看到椴梓樹。從這小房間外面望去，可以看見一個小木棚和兩隻叫着的母雞。我覺得這個地方是非常可愛的。然後我看到房裏的陳設都極爲陳舊，但是我仍舊覺得牠們可愛，因爲我從未見過退了色的印花布窗簾和古老的雕刻銅板，映着外邊秋天的樹葉，變成了一種極雅淡的裝璜。斯賓塞小姐坐在沙發的一角上，雙手放在膝上緊握着。她顯得老了——十歲的樣子，現在很難講她好看了。不過我仍舊覺得她如此，至少是她那種感動人的態度。她顯得異常不安。我裝作不見，但是突然我無意似的對她說——實在是因爲想起在哈佛爾的會晤——「我實在是滋擾你了。你確實是憂愁的樣子。」

她把兩隻手舉到臉面前，臉埋在手裏面。過一會她又把手拿開了——「那是因爲你使我想起來了……」她說。

「你的意思是我使你想起在哈佛爾那一天不快樂的事麼？」

她搖着頭：「那并不是不快樂的一天。那天是使我很高興的。」

「我第二天早晨再到你那旅館去的時候，發覺你又走了，實在使我非常之驚異。」
她靜默了一會，然後說：「我們不要談那罷。」

「你一直回到這裏來了麼？」我又問。

「我自從從這裏動身一直到回到這裏，祇有三十天之久。」

「你一直到這裏就沒有往別處麼？」

「啊，是的，」她溫和的說着。

「你何時再往歐洲去呢？」

我這發問似乎太殘忍了；但是她那種溫柔容忍的態度似乎使我覺得不安，而我想激起她一點憤怒的表示。

她把目光注視着地毯上的那塊陽光，然後站起來去把窗簾放下了一點，想遮去陽光。然後還

是用溫和聲調答覆我的問題說：「再不去！」

「我希望你那表兄已歸還你的錢了。」

「我現在也懶得管了，」她避我的目光回答着。

「你不管你那錢了麼？」

「我懶得管往歐洲去了。」

「你的意思是：卽算能去，也不去麼？」

「我不能去，我不能去，」她說着。「一切都完了，我從不從這方面想了。」

「那麼，他一直沒有還給你！」我驚異着說。

「請不要——請不要——」她這樣說。

但是她又停着了；她望着門。廳裏有響動和腳步聲。

我也望着那門（現在是開着的，）當時另有一位女士來了，正在門檻前停着。她後面還有一位青年男子。那女士注視着我很久的時間——足以使我把她看的很清楚。然後她轉向着斯賓塞

小姐，帶着笑容和外國口音說：

『對不起，我打擾，』她說。『我不知另有人在此——這位先生進來時是寂靜無聲的。』

說了之後，她又把目光對着我。

她很奇怪，但是我對她的第一個印像，便是我曾經在某處看見過她。不過然後我又覺着，祇是看見過像她這樣的女子罷了。但是像這樣的女子我是在格林温特看見過，而在這裏看見她，不禁使我有一種古怪的感覺。我一看見她，似乎把我轉到什麼地方去了呢？似乎是在黃昏到一個巴黎的四層樓房間——經過一張開着的門，進入另一間充滿油氣的後房，一個女子靠着板梯欄杆，手裏拿着一件破舊的整容外衣，朝下面喊着要女茶房拿咖啡上來。斯賓塞小姐的這位女客是一個身段頗大的中年女子，豐滿而死灰色的臉，頭髮中國式的往後梳着，她的眼睛很小而尖銳，并有一種法國所謂和悅的笑容，她穿着一件的粉紅色舊的羊毛整容外衣，點綴着一些白色的繡花，也是用她那露着的手臂和肥胖有酒渦的手在前面拿着外衣，正如我那意想中的女子一樣。

『我不過是要告訴你關於我的咖啡罷了，』她帶着笑容對斯賓塞小姐說。『請把咖啡放在

花園的小樹下。』

她背後那青年也走進房來了，也站着望着我。他是一個頗漂亮的小個子，有一種本土的花花公子的派頭——可說是格林瓦特一個小小的美少年。他的鼻子和下巴都是小而尖，腳也是例外的小。他張開口呆着望着我。

『你的咖啡會送來的，』斯賓塞小姐說時雙頰略帶一點紅色。

『那很好，』那穿整容外衣的女士說。『把你的書找來，』然後她又回向那少年說。

他若有所失的四周看了一看。『你的意思是我的文法書麼？』他說時帶着一種似乎不知怎樣辦的聲調。

那肥女士好奇的望着我，然後用白手臂提起自己的外衣。

『朋友，把你的書找來，』她再重複說一遍。

『你的意思是我的那本詩麼？』那少年說時又望了我一下。

『不要管你的書罷，』那女士說。『今天我們談話。今天我們學一點會話。不過我們不打擾別

人來，」她說時回轉身，「我們到小樹下面去，」她加了一句，爲的是恐怕斯賓塞小姐不方便。然後她對我作一種致別之禮，并說了一聲「先生，」便翩翩走了——那少年跟在後面。斯賓塞小姐站着眼睛注視地上。

「那是誰呢？」我問。

「一位伯爵小姐，我的表嫂。」

「那少年是誰呢？」

「她的學生——米克斯特先生。」

關於剛纔進房來這兩個人的關係的說明，使我不禁笑了一下。斯賓塞小姐嚴肅的望着我。
「她現在教法文課；她的財產都失掉了。」

「我明白了，」我說。「她決意不要成爲別人的累贅。那是很正當的。」

斯賓塞小姐又望着地上。「我現在要去拿咖啡了。」她說。

「她有很多學生麼？」我又問。

「她祇有米克斯特先生。她把所有的時間都給他了。」

我聽了不禁笑起來，雖則這樣我似乎有一點挑釁之意。但斯賓塞小姐還是很嚴肅的。「他付的學費很多，」斯賓塞小姐又隨意加了一句。「他很有錢，也很和氣。他常常開着汽車帶伯爵小姐出去。」然後她轉過頭去了。

「你現在要去替伯爵小姐拿咖啡麼？」我問。

「如果你不見怪在此稍候一下。」

「沒有別人替她做這事麼？」

她極溫文而沉靜的望着我。「我沒有請女僕。」

「她自己不能侍候自己麼？」

「她沒有做慣。」

「我明白了，」我極溫和的說着。「但是在你去之先，請告訴我：她究竟是誰呢？」

「我那一天已經告訴過你。她就是我表兄的妻子——我表兄你是看見過的。」

「就是因爲她婚姻的緣故，她家庭與她斷絕關係的那位女士麼？」

「正是；他們再沒有見她了。他們拋棄她了。」

「她丈夫何處去了呢？」

「他死了。」

「你的錢呢？」

可憐的她退縮了一下。我的發問似乎太逐步前進了。「我不知道，」她厭倦的說着。

但是我還繼續了一下。「她丈夫死後她便到這裏來了麼？」

「是的，有一天她到這裏來了。」

「多久以前呢？」

「兩年了。」

「自從那以後便一直在這裏麼？」

「時時在這裏。」

「她喜歡在這裏麼？」

「一點也不。」

「你喜歡她在這裏麼？」

斯賓塞小姐把臉埋在兩手裏，正和不久以前一樣。然後她很快的去替伯爵小姐拿咖啡去了。我在客廳獨自坐着。我還想多看一些，多知道一些。五分鐘之後，伯爵小姐的那位少年學生進來了。他張着嘴望了我一會。我看他是一個很粗淺的少年。

「她問你是否願意在外面坐坐，」最後他說。

「誰人問？」

「伯爵小姐，就是那位法國女士。」

「他叫你問我要去麼？」

「是的，先生，」他望着我這六呎高的身段，軟弱的說。

我和他出去，看見伯爵小姐坐在屋前一株椴梓樹下面。她正從小桌上拿起那塊繡花做着刺

繡。她客氣的指着旁邊的一張椅子，我便坐下。米克斯特先生四周望了一下，然後坐在她腳前的草地上。他朝上看着，張着嘴望伯爵小姐一下，又望我一下。

「我想你一定能夠說法文的，」伯爵小姐說，同時把她那閃爍的小眼注視着我。

「從某方面看，我是會說的，夫人，」我用法文答着。

「對了！她高興的說着。『我一看見你我就知道了。你是到過我那可憐的祖國的。』

「很長久的時間。」

「對於巴黎熟悉麼？」

「非常之熟悉。」同時我故意讓我的眼睛對着她的眼睛。

然後她轉動視線，望着下面的米克斯特先生。「我們剛纔是講些什麼呢？」她問着她那很專

心的學生。

他把膝頭縮攏來，用手扯着草，注視一下，紅着臉。「你在講法文，」他說。

「露天的美麗，」伯爵小姐用法文講着。然後她又對我解釋着：「我在這裏教他的法文，已有

十個月了。你不要怕用法文罵他是一個蠢蟲；他不會懂得的。」

「我希望你別的學生要使你滿意些。」我說。

「我沒有別的學生。在這裏他們不懂得法文是什麼；他們不想要懂得。所以你可以想到我遇見一個像你這樣會講法文的人，真令我高興極了。」我說我也是一樣的非常之高興。然後她繼續作她的刺繡，小指向外捲着。間或她把眼睛迫近那繡花，近視眼似的。我覺得她是一個沒趣的人；粗陋、做作、不誠實，不像一個伯爵小姐，正如我不像一個回教主。「講巴黎給我聽罷。」她又說。「提起巴黎我就興奮起來了！你是什麼時候離開巴黎的呢？」

「兩個月之前。」

「你真是快樂的人！講些巴黎的情形我聽罷。他們在幹些什麼事呢？啊，我祇要在大馬路玩一小時！」

「他們所幹的事，還是向來所幹的那些事——尋找快樂。」

「在戲院裏麼？」伯爵小姐嘆息着問。「在咖啡館，音樂廳，門前的小桌上麼？就是像這類的生

活！你曉得，我是一個巴黎人——充到指頭尖上都是巴黎人，」她又加一句。

「那麼，斯賓塞小姐說錯了，」我冒昧說着，「她對我說你是布羅溫斯人。」

她呆了一下，然後把鼻子迫近那時作時髦的繡花，「啊，我是生在布羅溫斯的，不過我的性格是屬於巴黎的。」

「我想你的經驗也是屬乎巴黎的，」我又加了一句。

她好似用她那尖銳的目光質問了我一下，「啊，經驗！如果我高興的話，我可以談我的經驗。但是我從未想到，我的經驗所給我的，現在過這種生活。」說着她用那露着的手臂指着四周的東西——那小小的白房子，椴梓樹，破舊的欄柵，甚至於米克斯特先生。

「你現在是被逐放了！」我笑着說。

「你可以想像到是怎樣一回事！在過去兩年中我在這裏，不知怎樣一時一時的難得過。一個人是可以習慣的，有時我也覺得是過慣了，但有些東西總是難得過慣的，譬如，我的咖啡。」

「你總是在這時喝咖啡麼？」我問。

她抑着頭，望了我一眼。

「你想我什麼時候喝咖啡呢？我早餐後一定是要喝咖啡的。」

「啊，你現在纔早餐麼？」

「在中午——那是一般的習慣。在這裏他們早上七點一刻就吃早餐了。那多餘的一刻鐘真是有趣！」

「但你說的是咖啡，」我帶着同情心似的問她。

「我那表妹不相信，也不懂得。她是一個好姑娘；但是她那一杯黑咖啡，加上一點白蘭地，這個時候纔送來，實在是她所意想不到的，所以我每天都必須招呼，而你也看見的，要到這時纔送來。等到來了，先生，如果我不分一點給你的話，請不要見怪，因為我曉得你是在巴黎喝過好咖啡的。」

斯賓塞小姐這樣的優待她，而她還這樣鄙夷，實在令我心中不禁憤恨；不過我沒有說什麼，恐怕說出來不客氣。我祇望着米克斯特先生。他現在把手抱着膝頭，被迷着似的望着我那女友的談話手勢。她察覺我是看着他，便坦然的笑着望着我。「你曉得，他是很尊拜我的，」她細聲說着，鼻子

又迫近那繡花。我表示很相信這一點；她又繼續講。「他夢想着做我的愛人。是的，那是他的夢想。他讀了一本法國小說，費了六個月的工夫。但是自從讀了以後，他總是自以為小說中的男主角，而我是女主角。」

米克斯特先生顯然完全不知道我們是在談論他；他過於沉迷在自己冥想的快樂中了。此時斯賓塞小姐從屋子裏走出來，用托盤拿着一壺咖啡。我注意着她從門前走到桌前時，丟給我一個很快的而似乎哀求的眼色。我不知她是什麼意思。我猜想她是膽怯的想知道我這個在法國久經世故的人對於伯爵小姐這個人是怎樣看法。這眼色使我非常之感覺不安。我不能告訴她這位伯爵小姐恐怕是一個剃頭匠的逃妻。我忽然反而想表示這伯爵小姐是很可佩的。不過我終究立起來；我再坐不住了。我看着斯賓塞站在那裏好像一個女僕一樣，實令我不安。

「你在格林溫特還要住些時麼？」我對伯爵小姐說。

她怪樣的聳了一下肩。

「誰曉得呢？或許要住許多年。像一個人這樣受困的時候……親愛的朋友，」然後她又對着

斯賓塞小姐加了一句，「你忘卻拿白蘭地了。」

我靜靜的望了一會那小桌子。然後斯賓塞小姐正預備去拿白蘭地的時候，我止住了她一下。我伸出手來，和她告別。她很疲乏的樣子，但是在她那非常溫和臉色裏面，似乎蘊藏着無限的忍耐。我想她已不得我離開那裏。此時米克斯特先生站起來，替伯爵小姐盛咖啡。我再走過那浸禮會教堂的時候，回想到可憐的斯賓塞小姐表示還得看看那可愛的歐洲，究竟是什麼樣子，覺得她實在是對的呢？

聖誕節的禮物

○·亨利

一塊八角七分錢。都在這裏了，其中六角錢還是零星的辨士。這些辨士都是在買東西的時候，和雜貨店的老闆賣菜的小販以及肉店裏的屠夫比斤較兩，爭得臉發赤纔儲下的。蒂娜數了三次，一塊八角七分錢，而第二天便是聖誕節了。

除了倒在蔽舊的床上痛哭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蒂娜這樣做了。金錢的魔力使她覺得人生不過是哭泣和微笑，而哭泣卻佔了一大部分。

蒂娜激起的情感漸漸平靜之後，便開始望望自己的房子。一套八塊錢一星期的房間，雖說未到完全行乞的地步，然而也相去不遠了。

在進口大門的信箱裏是從來沒有信來的，旁邊的電鈴也永遠沒有人按過。然而名片框內還是框了一張『哲姆斯·狄林恆·楊』的名片。

狄林恆從前有個時候會賺到三十塊錢一星期。自從進款減到二十塊錢一星期的時候，連名片上狄林恆三字也似乎暗淡無光了。但是每當狄林恆先生回到家來，他便被稱爲哲姆，受着狄林恆太太蒂娜的擁抱，他倆愛情是非常濃厚的。

蒂娜哭完之後，便起身拿手巾揩臉。她站在窗前癡呆的望到外面一條灰色的貓在一道灰色的牆上走。明天便是聖誕節了，而她僅有這一塊八角七分錢爲她的哲姆買一樣禮物。數月以來她省下每一個能省的辨士，結果還是這一點點。二十塊錢一星期是不能有餘裕的，消費總要超過她的預算。現在祇剩一塊八角七分錢爲她的哲姆買禮物。她曾經在空閒的時候很快樂的計劃過應當買什麼東西送他；這東西必須精美，稀罕，而且稍微有點兒名貴，纔配爲哲姆所有。

房間窗戶之間有一面狹長的穿衣鏡，一個輕瘦活潑的人，可以在這種鏡子內照出自己全身一個很好的影子，蒂娜是非常纖長的，她用這面鏡子正爲合宜。

突然之間她從窗口一個旋身轉到鏡子的前面。她的眼睛發着光輝，但是她的臉部馬上失了顏色。很快的她將頭髮散開任之垂下。

在狄林恆的家庭裏他們一共有兩件東西是值得自己非常驕傲的。一是哲姆祖上傳下來的金錶，另一便是蒂娜的頭髮。如果有一天示巴 (Sheba) 的皇后經過這條街上，蒂娜必會讓她頭髮從窗口懸到外面和皇后的珠寶較量。如果所羅門做了他們房子下面的看門人，將他的寶物全堆在門房裏，哲姆每次經過時也必會將他的金錶拿出來，看看所羅門鼓着臉腮忌羨的樣子。

現在蒂娜美麗的頭髮垂在她後面，輝耀閃動着好像一股棕色的流水。頭髮一直長過她的膝，披在肩後差不多成了一件大衣。然後她又很快繫起來，呆呆的站着，身子有點戰慄，一滴兩滴眼淚掉在破舊的紅桌毯上。

她穿上舊的棕色大衣，戴上她那舊而棕色的帽子，眼睛裏仍舊閃着光輝，裙子一擺，走出了房門，飛奔下樓到了街上。

她停在一個這樣的舖店面前：「買賣各種女子頭髮。」蒂娜跑進去喘息着。店主是一個身材肥大臉情冷酷的女子。

「你肯買我的頭髮麼？」蒂娜問。

「我買頭髮，」女店主回答着。「把你的帽子取下來打散讓我看。」
美麗棕色的頭髮像流水一般散下來了。

「二十塊錢，」女店主很熟練的拿她的頭髮這樣說。

「趕快將錢給我，」蒂娜說。

以後兩點鐘之內，她是十分高興的走着，忘記了她那難看的樣子，各店裏搜尋哲姆的禮品。
最後她尋着了，這確實是爲哲姆而製的。她找了許多的舖店，任何舖店都沒有像這樣的。這是一條白金的短錶鏈，式樣簡單而精美，正如其他一切好東西一樣，因爲資料的華貴便不注重浮面的裝璜了。這是值得配那個錶的，她一見之後便立時覺得應當屬於哲姆，因爲這像他，一樣的文靜而高貴。蒂娜以二十一塊錢買了，然後帶着那剩下的八角七分錢急忙的趕回家去。有這樣的一條錶鏈配着他的錶，哲姆在任何公司都是會急於看看時間的。從前因爲舊皮帶的關係，雖則有這樣的一個好錶，也不敢公然拿出來。

回到家之後蒂娜狂喜的心開始分散一些到裝飾上去。她拿出燙髮的鉗子，將煤氣燃了，然後

開始整理她那剪短了的零亂頭髮，老天爺，這確實是一件繁重工作。

四十分鐘以後她的頭上已鋪滿了一圈一圈的小髮捲，使她好像一個逃學的童子。她在鏡子裏仔細察看了半晌。

『如果哲姆在看我第二眼之先不殺我的話，他一定會說我像康蘭島 (Coney Island) 唱歌班的孩子。但是叫我有什麼辦法呢——啊！我拿了這一塊八角七分錢又怎樣呢？』
到七點鐘的時候，咖啡已經預備好了，鐵鍋已經擺在火爐上預備炸排骨。

哲姆從來不會遲的。蒂娜坐在近門桌旁的角上，手中玩弄着那條白金錶鏈。然後她聽見了樓底下哲姆的腳步聲，她臉色有點白了。她平日向來有一種對於日常的小事情做默禱的習慣，現在她又在默念了：『請求上帝使他覺得我仍舊是美麗的。』

房門開了，哲姆走進來又關了門。他樣子顯得清瘦而莊嚴。可憐的孩子——他今年纔二十二歲，便有家庭之累了！他需要一件新大衣，而且手套也沒有。

哲姆站在關閉的門前，好像一隻呆了的木雞。他的眼睛注視了蒂娜，臉上顯出一種說不出的

表情，既不是發怒，亦非驚異，更不是一種恐懼或不以為然如蒂娜所能猜想的。

蒂娜急忙從桌子那邊走過來到他面前。

「哲姆親愛的，」她哭着說，「不要這樣望着我呀！我把頭髮剪掉賣了是因爲過聖誕節我不能不買一件禮物送你。牠會再生長的，你不會見怪，是麼？我祇能這樣做。我的頭髮長得非常快。說「快樂的聖誕，」哲姆，讓我們快樂罷！你不曉得我買了一件如何美好的禮物送你。」

「你剪了你的頭髮麼？」他似乎尙未懂得這回事實，吃力的大聲問。

「剪下來賣了，」蒂娜說。「你喜不喜歡我現在的樣子呢？我雖沒有了頭髮，但是我仍是我呀！」

哲姆眼睛向房內四面望。

「你說你的頭髮剪了麼？」他像一個癡子似的這樣問。

「你不用找了，」蒂娜說。「我告訴你，已經賣了。今天是聖誕節晚上，對我好些罷，這是爲你而丟的呀！」然後她莊嚴的繼續說：「我的頭髮是可以數清的，但無人能數清我對你的愛。我現在把

排骨擺上來好麼？」

哲姆似乎從出神的狀態之下突然清醒了。他擁抱了他的蒂娜。現在我們暫且從另一方面論到一件不相干的事。八塊錢一星期和一百萬元一年——其差別在什麼地方呢？一個數學家或聰明人也是會答錯的。至說三博士*帶來了極貴重的禮物，那卻是決不會錯。要知這一句暗語的意味，且等後面的說明。

哲姆從他大衣口袋裏取出一個紙包來丟在桌上。

「蒂娜，」他說，「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無論頭髮剪了修了或是剃了，都不會減少我愛你之心；但是祇要你打開這個紙包來看，你就曉得我最初如何會這樣出神了。」

雪白的手指迅速的在解紙包的繩子。然後一聲極高興的叫聲，同時蒂娜的眼淚隨着笑聲流下來了。

因爲紙包打開後露出來的是一套梳子——側面和後面的。以前擺在百老匯窗檯內蒂娜羨慕了好久。非常美麗的梳子，純粹的玳瑁珠子的邊緣，和暗棕色的頭髮正相配合。她曉得這是很珍

貴的梳子，她雖是異常的愛羨，但是並沒有佔爲已有的心，而現在已經屬於她了，不過雖然有了可裝飾的東西，而受裝飾的工具卻丟了。

但是她仍舊把牠們抱在胸前，許久她仰起頭來含着眼淚微笑向他說：『我的頭髮長得很快的，哲姆！』

然後她快樂得像小鳥似的喊着：『啊，啊！』

哲姆還沒有看見他美麗的禮物呢！蒂娜很快樂的拿出來放在哲姆伸開的掌上。暗淡色的金屬似乎也因她那高興的神氣而發光了。

『這不是很華貴麼，哲姆？我走遍了全城纔找着，現在你可以一天看一百遍了。將你的錶給我，我要看看套上去怎樣。』

哲姆沒有聽她的話，倒在床上，用手枕着頭微笑着說：

『蒂娜，讓我們將聖誕節的禮物放在一旁留着罷，牠們現在用都太好了。我將錶賣了而買了你的梳子。現在你把排骨端上來罷。』

你們曉得三博士是聰明人——非常聰明的人——就是送禮物給馬槽裏的嬰孩的。他們發明了送聖誕節禮物的習俗。他們是聰明人，所以送的禮物也一定是聰明的，恐怕以為人們的東西有重複的時候，就可以互相交換。我上面所講的是兩個蠢人的一個平凡故事，他們把自己最寶貴的東西都傻子似的犧牲了。但是我不得不對現今的一般聰明人說，凡是送禮物的，算是他們這兩人最聰明了。凡是送禮或受禮的人，他們也是最聰明了。無論在什麼地方，他們是聰明人。他們是博士。

• 「三博士」(The Three Magi) 就是所謂「東方三聖人」曾經送禮物給嬰孩時的基督。

失去的菲比

T·德萊塞

他們住在一個鄉村裏，離開那人口稀少的小城約三哩路，這裏的人口也是非常稀薄的，大約每隔一哩的光景始有一家人家，其餘都是稻田麥地和荒廢的土地。他們的屋子一半是由大木料一半是用框形木和磚灰築成的。前半還是賴斯萊德祖父在世時所築，後半因為歷年來為風雨所侵，早已成爲頹毀不堪而要引人起懷舊之感的古屋了，這便是賴斯萊德二十一歲剛結婚時親手所築的。

這還是四十八年前的事。屋裏的傢具也和房子的外表一樣，是非常陳古朽壞而帶霉味的。一切都是櫻木所製，螺旋形的木腳和圓柱形的木頂。一隻雕花的古式床，一個又高又大笨重的櫻木大櫃，也失去了光澤而帶霉氣了。地下一條紅黃色織花的破爛地毯，這還是賴斯萊德的妻子菲比死前十五年所織的。織這毯子的織機仍舊安放在房裏，已經是塵埃滿佈而破爛不堪了。織機

之旁是一把破壞的搖椅，一隻蟲蛀了的衣櫃，和一條有石灰斑點的板凳，這條凳本來是放在外面擺花盆的。此外向東尚有一間披屋，一切破舊的雜物都堆在這裏面；一隻脫了兩條肋骨的破衣馬；一面舊式櫻木框架的破鏡，這是在他們最幼的兒子查利死前三天，從牆上跌下來打碎的；一隻很高的帽架，上面尚有磁掛鈎；以及一架早已過了時代的舊縫衣機。

屋子的東邊是一個果園，滿園全是盤曲的老蘋果樹，樹葉和枝幹全被蟲蛀了，地下則滿鋪白的綠的苔蘚，夜裏的月光照在園裏都變成一種慘綠色。屋外的一間矮屋，從前本來有一些雞，兩隻馬，一隻牛和數隻豬的，現在屋頂上滿長了青苔，四周脫漆的木板都成了灰黑色和海棉狀了。前面的柵欄和木門全已傾斜而頹毀，旁邊的柵欄和小門也是一樣破爛。實在說也不能怪這些東西如此的古老，因為牠們和牠們的老主人賴斯萊德夫婦是一樣的老了。

這對夫婦四十八年之前結婚後便住在這裏，而賴斯萊德是從小便在這裏長大的。當他小的時候，他父母的家境很好，後來他愛上了菲比預備結婚時，他父母仍舊接他們回來住。他們婚後十年，然後父母都相繼去世，剩下他們和五個各都長得飛快的孩子，而以後便發生種種變故了。據說

他們一共生了七個孩子，死了三個，一個女兒在堪薩斯；一個兒子在蘇泉，以後永無音訊；另一個兒子在華盛頓，末了一個女兒住在和他們相隔五縣的一個地方，因為自己事忙的緣故，也無暇顧及父母。時間和毫無可留戀的家庭生活割斷了他們的思家之念，因此，無論在什麼地方，他們都從未想到自己的家和他們的父母。

年老的賴斯萊德和他妻子菲比是一對很相愛的老伴。你或許可以曉得那種生性簡單的人們是如何同鋪地錦一般牢繫在境遇的石頭上，而把他們的日子風乾到一個崩潰的結局。世界不住在動蕩，但是對於他們沒有影響。他們沒有特殊的智慧。果園、草地、穀田、豬圈、雞埕便佔了他們整生活動的時間。麥子熟了便收割；穀子黃了便刈取；野草深了便剷除。然後便到了冬天，運着穀往市場上去，上山負薪劈柴、燃火，預備冬天糧食，間或修補房屋和訪客等等。除此之外便是天氣的變換——風、雪、雨，以及佳好的天氣——總之是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其他的一切生活便好像夜間閃耀的北極星，對於他們是一種遠不可即的華美的幻境。

賴斯萊德和他的妻子如此的相愛，以致即算世界毫無可愛的東西，他們也能生活下去。他妻

子死的時候，賴斯萊德已經七十歲，一個清瘦的老者，花白的粗頭髮和粗鬍子，帶着飄零孤獨的神氣，眼睛是呆滯而充滿了水的。他的衣服，像其他一切農人一樣是破舊而龐大，口袋凸出，領子也不合式，膝頭和手腕的地方都破爛的。晏·菲比是一個瘦小的婦人，穿着破爛的黑衣裳，一頂黑帽子便是她最好的裝飾。時間漸漸的過去，他們仍舊是兩個人，行動漸漸的遲笨，活動也日復一日的減少。每年本養五隻豬的，現在減得祇剩一隻老母豬，賴斯萊德唯一的馬，於今也老得祇會睡覺，吃得不多也不乾淨。厔裏的雞從前本有一大羣，由於黃鼠、狐狸以及喂養不周而發瘟病，漸漸都喪失完了。以前整潔的園林，荒蕪得祇足令人憑弔，庭前的花園已變成阻塞的荊叢。他們預備死後將這小的產業留給四個兒女，但是實在說，恐怕沒有一個是高興要的。然而這對孤獨的夫婦卻住得很相安，祇賴斯萊德間或心緒不佳想發脾氣的時候，便毫不緊要的事也要講他妻子兩句。

「菲比，我的鐮刀在什麼地方呢？你永遠也不當心我的東西。」

他的妻子也用一種粗暴的聲音回答說：「賴斯萊德，快住嘴，如果你再講的話，我便會離開你。我有一天總會跑掉的。那時看你到那裏去？除了我也沒有人願看顧你，你還放什麼肆。你的鐮刀如

果你自己沒有擺到別的地方去，還不是在那火爐架上。」

賴斯萊德曉得他妻子無論怎樣是不會離開他的，不過有時他想到萬一他妻子先死了，他怎樣辦呢？這便是他真正懼怕的一點。因此當他晚上爬在椅子上去開那個古式長擺的老鐘，或是跑到屋子前後門去看是否關好了，而曉得菲比安穩的睡在床上，他心裏便覺異常安適。如果他有時睡在床上時刻不安的轉動，她便要問他做什麼。

「賴斯萊德，好好的睡呀！你簡直不安得像小雞一樣。」

「菲比，我睡不着覺。」

「但是你不要這樣轉動呀，使得我也不能睡。」

然後賴斯萊德安靜下來，如果這時菲比想要喝一點水他馬上會極高興的起來替她拿。假使菲比先起來生火，他便要看看柴是否劈好，是不是放在最近手的地方。他們每日的簡單工作都是分配好了的。

一年一年的過去，來看他們的客人是越來越少了。附近十方哩的地方都曉得這對年老的賴

斯萊德夫婦——虔誠的基督教徒，不過已經太老不能引起什麼興趣了。關於寫信，在他們差不多成了不可能的事情，甚至他們在盆柏吞的女兒寫來的信都無法回了。間或有一兩個老朋友帶着一些豆子，餅干或烤雞烤鴨之類來看他們，不過這種佳客也是來得非常希罕的。

在賴斯萊德太太六十四歲的那年春天，有一天忽然得了病，由發微燒而變成一種纏綿的症候，因為年齡的關係，許久未能痊愈。賴斯萊德趕到鄰城斯溫勃頓去，請了一個醫生來。有些朋友也來問候，代為服侍。在一個寒峭的春天的晚上，賴斯萊德太太終於與世長辭了。賴斯萊德帶着悲傷和不安的心，送他妻子到最近的墳山上。此後雖則他可以到盆柏吞去依靠他的女兒，但是他覺得太麻煩，懶得行動。也有朋友請他到他們家裏去住一些時，但他也覺得不好，因為他對於他的舊環境已如此的習慣，實在無法離開。他要挨近他的菲比住着，雖則以後祇是他單獨一人，這在他覺得並無問題。他的子女也寫信來要接他，但他也回絕了。

「我會自己料理的，」他向着為他妻子診病的糜洛醫生說。「我可以自己燒飯，早晨不過煮點咖啡和麵包就够了。我一定能好好的過的，你就讓我這樣罷。」受過許多好意的勸告和邀請，得

了許多咖啡、醃豬肉、麵包等類的禮物之後，便剩下他單獨一人了。他坐在門外曬了一會太陽，然後到田裏去工作，希望將自己的思想專注在疏忽已久的田地上。最難受的是下午或黃昏時回來，許多東西都能使他想起菲比，因為這個原故，他便將她平日用的東西拿開一些。晚上他坐在燈前讀讀過時許久的報紙，或是看看許多年來未曾拿過的聖經，但是他也得不到什麼慰藉。多半的時候，他是手捫着嘴，眼睛望着地板，呆呆的坐着想他的菲比以及想自己不知何時纔得死。他將早晨的燒咖啡和晚間的炸醃肉當作一件很重要的事做，但是他的食慾早已消退了。整棟房屋都表示陰沉空虛，一切東西都能引起他的悲緒。這樣他憂悶的住了五個月，於是事故發生了。

這是在一晚上，他照常看了前後門，開足了鐘，將燈熄了，摸索着到床上去睡。這是一個月夜，賴斯萊德睡在床上可以看到外面滿長青苔的果園。月光從東邊窗子射進來，窗影印在地板上，使全房的古老木器，都能隱約的看見。照平常一樣，他這時又想菲比和他們許多年來的往事，他們的兒女，以及他現在可憐的境遇。的確，現在家裏的情形是比以前差多了。被褥是凌亂而穢污的，因為他不會洗東西。屋頂下雨便滲漏，常常弄得房內的東西整個星期是潮濕的。他情願這樣過，也無心修

理，多半的時候，他是在房中走來走去，或坐着呆想。

在這特別的一晚，十二點鐘的時候，他睡着了。但是到兩點鐘又醒過來。月光已經移射到房屋的西邊，從起居室的窗子和外面廚房的窗子照了進來。室內桌旁的椅子上放了他一件大衣，半開的廚房門映出一邊黑影，桌燈挨近一張紙，剛剛湊成了一個人影，正如菲比在世時靠着桌邊坐的情形一樣。這使他大吃一驚，難道真是菲比的靈魂麼？他歷來不信有鬼的，但是——，他從昏暗月光下堅定的注視着，他的頭髮都嚇得豎起來，然後他坐起來。他所看見的人影仍沒有移動。他將腳伸下來，仍舊坐着觀望，心裏狐疑着是否究竟是菲比。他們在世時也談論過鬼、妖怪、預兆等等，但是他們從來不相信有這類的事情。然而現在穿着黑衣裳、灰披肩、靠着桌旁坐的，不是她是誰呢？

『菲比，』他全身戰慄伸着一隻手喊着，『你回來了麼？』

影子仍舊不動，他站起來搖搖晃晃的走向門口去，又堅定的注視了一會。當他越走越近的時，所見的幻象當然回復了原來的形像——他的大衣放在高背椅上，桌燈挨近一張紙，廚房門半開着。

「我相信我確實看見她。」他口張開這樣對自己說。他用手抓着自己的頭髮，同時他的神經鬆懈下來。幻像雖則是不見了，但是給予了他一種思想覺得菲比是會回來的。

第二晚因爲第一次的幻像，同時因爲他年齡和時刻想念他妻子的關係，從靠床最近的窗戶，望到外面雞埕豬圈和車廐之間，微濕的泥土上，他覺得又看見了她。這天晚上下着微雨，地上的蒸氣濛濛在空中。菲比在世時，向例喜歡經過這塊地方，將飯後剩下的殘食，送到雞埕和豬圈裏。現在她又在這裏了，他坐起來懷疑而癡呆的望着，因爲前晚的經驗和神經上所受的刺激，相信一定是菲比的靈魂，爲着憐憫他的寂寞，也在思念他，故而跑回來。她除了用這方法表現自己，還有什麼別的方法呢？這便是她能力所能做到的，她來安慰他。他戰慄熱情的注視着，然後一陣微風的吹動，人影在籬邊消失了。

第三次是他真正做夢，夢見了菲比，這大約是十天之後。她坐在他的床邊，手摸着他的頭說：「可憐的賴斯萊德，你太苦了！」

他從夢中醒來，覺得實在是看見了她。他昏弱的眼光閃耀着她的黑影從臥室走到起居室去。

他十分驚訝的爬起來，在寒冷的地板上走，相信菲比是回來了。祇要他不斷想念，祇要他心理上覺得非要她不可，她是一定會回來而告訴他如何辦法的。她或許能多在這裏一會兒，至少是晚上，那麼，他可以減少一些寂寞，而能容忍下去。

因為年齡和衰弱的原故，便容易將虛浮的幻想變為真實的錯覺，賴斯萊德現在正是這樣情形。一晚復一晚的他等候着，希望她回來。在他沉迷的心境之下，一時他覺得一種白光在房內移動，另一時他又覺得菲比晚上在果園裏行走。有一天早晨，當他這樣寂寞到忍無可忍的時候，突然發生一種念頭，覺得菲比並未死。他如何會得這種結論很難解釋。他的理智已消失了，存在他腦筋裏的是一種固定的幻想，他覺得他和菲比口角了一次，他怪她沒有把他的煙斗放在原來的地方，於是她賭氣走了。這次是真正實現她的恐嚇政策，如果他不放乖些，她便離開他。

『我相信我能再找到你，』他常常是這樣說。但是她用那粗燥的聲音常常是這樣回答：

『如果我真正離開你，你一定找不着我的。我能躲到一個你尋不到的地方。』

這天早晨當他起來的時候，也不生火，也不磨咖啡或是切麵包，祇是沉默的想應當如何去找

她把她勸回家來。他那唯一的馬匹，因為覺得難於喂養和不需要的原故，最近已送了人。他穿好衣裳之後，便拿起他那頂摺疊的軟帽，眼睛帶着新的興奮和堅定的光輝，從門背後拿出他那黑色拐杖，很輕快的走出去，預備到附近各鄰居家裏尋他的妻子。他的腳笨重的在灰土很深的路上踏着，他那灰白色的頭髮，現在已長得很長，露在他帽子外面，好像很美觀的髮圈一樣。他的短大衣一邊走一邊擺動，臉部是羸瘦而慘白的。

「喂，賴斯萊德，你到什麼地方去？」農夫道奇趕着一車稻草到市場上去，在大路上遇見賴斯萊德這樣問着。自從他妻子死後，他沒有見過他，心裏奇怪爲什麼他這樣高興的樣子。

「你看見菲比麼？」賴斯萊德擡起頭來急急的問着。

「菲比誰呢？」道奇一時未連想起是賴斯萊德已死的妻子，於是這樣問。

「當然是我的妻子菲比，你以爲我說誰？」他揚着那雜亂的灰眉毛，眼光憤怒的望着道奇。

「賴斯萊德，你是不是開玩笑？」這個矮壯忠實的農夫，臉漲得發紅顯着驚訝的樣子問。「你當然不是說你的妻子，她不是死了麼？」

「死了，胡說！」賴斯萊德氣憤的回答着。「她今天早晨當我睡覺的時候，走出來的。她說她起來生火，但是她走了。昨晚我們發生了一點小口角，我想便是爲這個原故。但是我相信我能尋到她，她一定到悅斯家裏去了。」

他說完這話便趕快的向前走，丟下這位莫名其妙的道奇在後面驚訝的望着他。

「這是什麼話呢？他一定瘋了。可憐讓他一人住得急傷了心。我去告訴村長去。」他熱心的揚起馬鞭，叫一聲「噓」向另一頭趕去。

賴斯萊德以後便未遇到另外的人，一直走到約三哩遠的悅斯先生和太太的家門口。一路上他也經過好幾家人家，不過他猜想他妻子不會到這些人家去的，菲比平日和悅斯太太很要好，大概她一定在這裏。他推開了外面的柴門，一直走到住屋的門口。

「啊，賴斯萊德先生，悅斯太太親自跑出來開門，「什麼風今天將你吹來的？」

「菲比在這裏麼？」他熱心的問着。

「菲比，誰那個菲比？」悅斯太太回答着，希奇他爲什麼這樣起勁的樣子。

「當然是我妻子菲比，你以為我說誰呢？她在這裏麼？」

「這是什麼話！」悅斯太太嘴巴驚訝得張開來。「可憐的老頭兒，你大概是急糊塗了。進來坐罷，我去替你弄點咖啡來喝喝。當然你的妻子不在這裏，不過你先進來，我曉得她在那裏，我去為你找她。」

賴斯萊德眼睛裏表示了一點希望，走了進來。他那老態龍鍾的樣子引起了悅斯太太很大的同情。他脫下帽子放在膝上，然後很安靜的坐着。

「昨天晚上我們有點小口角，於是她賭氣走出來了。」他自動的說。

「啊呀！啊呀！」悅斯太太一面驚訝一面趕忙向廚房裏走，「這個可憐的老頭兒，必須有個人看顧他纔好！決不能讓他滿處亂跑的尋找他已死的妻子。這實在太可怕了。」

她煮了一罐咖啡，拿了一些她最近焙的麵包和牛油，又拿出她頂好的糖醬，煮了兩個雞蛋，排好之後然後說：

「賴斯萊德叔叔，你在這裏等着罷，等悅斯回來，我叫他去找菲比。我想她或許是在斯溫勃登

某朋友家中，總之我們可以找出來的。你吃點咖啡和麵包罷，你一定很疲倦了，早晨走了這許多路。」她的主意是想和她丈夫打商量，或者要他丈夫告訴村長。

她一面忙碌一面心裏打主意應當怎樣辦，而賴斯萊德則用他羸瘦而無血色的手撫摸帽子邊緣，無心的吃着悅斯太太送到他面前的東西。他的心思仍舊在他妻子身上，既然他妻子不在這裏，他的心又想到幾哩外一個姓默耳的家中去了。他決計不等悅斯回來爲他尋找妻子，他必須自己去將她找回來。

於是他站起來向悅斯太太告辭：『我想走了，我猜想她並未來過這裏，大概是到默耳家中去了。我不能再等，因爲家中還有許多事要做呢！』在悅斯太太挽留之下，他步出了大門，在春天溫暖的陽光裏，持着拐杖向前走去。

大約是下午兩點多鐘的時候，這位白髮婆婆的老頭兒，全身灰塵，滿臉汗珠而含熱望的面孔，又在默耳門前出現了。他已走了五哩的路程而現在已是中午。這對年已六十的老夫婦聽了他奇怪的詢問，也斷定他是瘋了。他們留他吃中飯，以便同時去告訴村長看怎樣辦；雖則他吃了一點東

西。但是他仍舊不願意久坐，依然走了出來，再到另一家去，因為他覺得有許多事情要做，非菲比回來不可。從此以後，每日他都都在外面跑，詢問的地帶越來越廣了。

在這種社會裏，一個人變成了雖則無害於人而卻奇特怪癖的過程，每每是很複雜而同時又可憐的。上面已經說過，這一天賴斯萊德又在另一些人家的門口，問着他那古怪的詢問，引起別人的驚異，同情和可憐。雖則村長那裏已經有人通知了，但是凡是曉得賴斯萊德的人，都覺得把他監禁起來不是一種辦法，當時的瘋癲病院，因為經費的缺乏，辦理得非常腐敗；而且他們發見雖則賴斯萊德日間在外面亂跑，晚上仍舊好好的回去，看他的妻子是否回來。誰願意將這樣一個白髮、羸弱、而且一向是仁慈的老人，拘禁起來呢？同情於他的人都覺得最好任他遊蕩，因為他并不傷人。而且在最初的時候，很多人都情願供給給他簡單的需要——些微的食物和舊衣服等。相當時間之後，他的這種奇異的行爲，已成為平淡無奇的事情，回答也變成了：『啊，賴斯萊德，我沒有看見她，』或是『啊，賴斯萊德，她今天沒有來這裏，』等等不以爲奇的話了。

這樣的過了幾年，賴斯萊德已經成了一個奇異的人物，無論晴雨、灰塵或泥濘的道上，甚至極

古怪的地方，都能遇到他，在繼續他的尋求。不久之後，他便患了營養不足，雖則從前和他友好或是曉得他歷史的人，都情願幫助他，供給他的飲食，但是他路走得甚多，而吃得極少。他在外面已經漂泊了不少日子，但是他那錯誤的幻覺不但絲毫未退減，反而更爲堅強，同時覺得所走的路程一天遠似一天，以致無法回去，不得不開始帶着幾件隨身應用的東西，一個舊而大的錫鍋內放着一隻小錫杯，一把刀，一把叉和一隻湯匙，一些鹽和胡椒；錫鍋外面穿了一個洞，用繩繫着一塊木板，放下來便是一張小桌。他所需的些微食物是不必愁的，而且他能用一種奇怪而莊嚴的態度，毫不躊躇的問人家討一點食物。漸漸的他的頭髮越長越長，他的黑帽子變成了黃泥色，他的衣裳襤褸而滿了灰塵。

整整的三年之間他這樣走着，沒有人曉得他究竟走了多遠，也無人曉得他所受的風霜。到晚上他便睡在草堆上或是牛欄內，無知識的牛是不會反對他這種行爲的。大樹或斜傾的岩山有時便是他避雨的處所，如果有草房穀倉可以避雨，也還是不超出他的謀慮之上。

這種幻覺的進展，有時是很奇怪的，自從每家詢問的方法得不到結果之後，賴斯萊德就開始

覺得菲比不在任何人家中，而是在他聲音所至的地方。由此以後，他便由耐心的詢問而改爲一種悲哭的喊叫，有時甚至在寂靜的荒野或粗岩的石山上，一覺醒來，馬上拖長聲音喊：『菲比！菲比！』即算很遠的地方，有人聽見這種悲而沉長的音調的時候，都曉得是賴斯萊德在那裏。

另外一件最使賴斯萊德疑難的事是，自從各家都問遍之後，他不曉得究竟應當向那一條路走。這些分叉的路有時可以有五六個方向，但是他應當向那一方呢？爲解決這個難題，於是他又有了一種幻覺。以爲菲比的靈魂或風及自然的力量會告訴他的。祇要他站在分叉的路口，閉着眼睛，打三個轉，喊兩聲『啊——菲比！』然後將他的手杖向前丟去，丟到那條路上當然是菲比或其他鬼神所指示的道路。無論是丟向何方，甚至是原來的路徑或郊野，他總是要給以充分的時間去細心尋找的。同時他那種幻覺似乎堅持着，在某一時候，他一定能尋到她，雖則有時候他的腳走酸了，他的腿疲乏了；烈日之下他要停着揩拭額上的汗珠，或是在嚴冬裏捶打自己的手膀。間或在手杖丟了之後，發見所指的路徑是剛剛走過的，他便疲乏而很有意思的搖着頭，似乎嘆息他這種多磨折

的命運，然後很輕快的向回路走。他這種奇異的行爲最後弄得差不多三四村遠的人都曉得。老賴斯萊德是個瘋子，他的姓名因他的行爲而遠播了。

在綠城的附近有一個地方叫瓦特斯威列的，離城約四哩之遠。這裏有一個懸崖稱爲紅崖，是一道約百呎高的紅沙石豎立着，懸崖的下面是麥田和果園，上面是深厚的叢林。由對面走上懸崖的途徑是一道斜坡，兩旁生長着許多山毛櫸胡桃白楊等叢樹，大路間是許多縱橫的車輪跡。在大氣佳良的時候，賴斯萊德已經成了習慣，總是跑到這裏來，在大樹下鋪好他簡單的鋪蓋，燒一點豬肉或煮兩個雞蛋，然後睡覺。間或，因爲不想睡的緣故，便晚上起來行走。不過多半的時候是因爲月光或風吹動樹葉或是一個小走獸將他驚醒了，他便坐起來沉思，或是在月光或黑暗的夜間繼續他的尋求，一個古怪、孤僻、半瘋癲、半野蠻樣子但是毫不傷人的老頭子，在寂靜的路上叫着，注視着黑暗的地方和已關閉的屋舍，希奇他的菲比究竟在什麼地方。

在半夜二時這個地球沉浸在一種特別寂靜中的時候，他總要醒過來。雖則他不再遠走，但是他總要坐起來，注視着黑暗或星辰，心裏胡思亂想。有時因爲想出了神，便似乎看見他妻子的影子。

在樹林裏移動，這時他必定站起來，拿着他的雜物和拐杖跟隨着。如果他覺得已快跟隨不上，他便趕快的跑或是呼喚。如果影子突然不見了，他便呆立着，臉上現出極端失望的樣子。

這是他在外面遊蕩的第七年，在一個和他妻子死時同樣的春天晚上，由他手杖的指引，他又走到紅崖的斜坡上來了。他已經走了許多哩路，現在已是十點多鐘，而他已非常疲乏了。長期的飄蕩和稀少的食物已使他祇剩一副軀殼，現在維持他生命的不是他體力而是他那種堅持的精神。這天他差不多未吃一點東西，同時他異常力竭了，於是在黑暗中坐下來，希望睡一覺。

很奇怪的在這個時候，覺得他妻子來了的思想又到他腦筋中來了。他想雖然以前的歲月是空費了，但是不久他必能看見她和她談話。他睡了一些時，他的頭垂在膝上。半夜的時候月亮開始東升，到二點鐘正是他醒的時候，月亮已是一個大銀盤似的從樹枝間射到東邊，照着他全身和滿地零星的樹影，整個大地都帶一種銀灰色。照平常一樣，他那種認為非比必在附近的老幻覺又活動起來。樹林中一點綠色的磷火上下左右閃動着，從他走來的那條路上一個顫動的黑影是什麼呢？月光、樹影和磷火所造成的奇異形像使他迷糊了。那真正是他失去了的非比麼？由一種彎曲的

路線磷火和黑影似乎經過了他，在他發狂的情緒之下，他覺得連她的眼睛也看清楚了，她已不是歷來所幻見的穿着黑衣裳和黑披巾，而是一個要年青美麗快樂得多像從前做女孩子時代的菲比。賴斯萊德立起來，他盼望夢寐這種時候已許多年了。現在他凝注着前面顫動的磷火，一手摸着他的白髮。

許多年來這是他第一次看見菲比年青時的幻像，充滿了喜悅同情的微笑，棕色的頭髮，以及有一次在外野餐時披的藍色的胸巾，還有她那種快樂而莊重的動作。他繞着樹根，眼睛注視了前面，第一次忘了他的手杖和錫鍋，熱望的在後面追隨。她在前面移動，頭上一點微弱的光輝，然後似乎她已移至一些白楊山毛櫸胡桃榆樹的叢園中，回首向他微笑的飛了一吻。

『啊，菲比！菲比！』他喊着。『你真正回來了麼？你真曉得我在尋找你麼？』他急忙的向前追去，跌了一交又爬起來拐着腿向前跑，祇看見微弱的磷火仍舊在前面飛動。越追越急直到他放肆的奔跑，手臂在空中舞着，身子和臉常常碰着了樹枝，他的帽子掉了，他的呼吸急促，他的情感奔放，一直跑到崖邊，他看見她在崖下一個開滿蘋果花的銀色花牀上。

『啊，菲比！』他喊着。『啊，菲比！不要離開我呀！』突然間一種喜悅充滿了他的心，他覺得他已恢復了青年和菲比相愛的時候。他快樂的喊着說：『啊，菲比，等我！』便縱身跳下崖去。

數天之後，村裏的農夫走這裏經過，最先看見他的錫鍋等物繫在一處丟在樹下，然後在紅崖的腳下發現了他折斷的屍首，臉上帶着勝利而和平的微笑。他的舊帽子掛在一根矮樹枝上。全村沒有一個人能猜到賴斯萊德尋到了他的妻子時是如何的快樂高興。

保羅的罪狀

W·卡脫

這天下午，是比次堡中學學生保羅在各教員面前被審問的時候。一星期之前，學校便停止他上課了，他父親也來見過校長，承認自己的兒子是令人不可解。保羅進教員室的時候，是很和氣而帶笑臉的。他的衣服有點略嫌太小了，大衣領上的褐色絨也污損了，但他的衣服雖則這樣破舊，然而總還是顯出一種喜修飾的樣子。他那黑領結上戴一隻貓眼石別針，領肩上插着一朵卡雷生花。以各教員看來，他領肩上的那朵花，不應當是一個停課的學生在悔過的時期中所宜佩戴的。

以保羅這樣的年齡，他的身段算是高的。他長的很瘦，高而彎着的肩膀，窄的胸膛。他的眼睛有一種狂妄的光彩，而他總是故意張望着，令人感覺得討厭。眼睛的瞳子特別大，好像他是常吃顛茄的，不過那種如鏡的光彩不是吃顛茄的人所能有。

校長問他何以到這裏的時候，他很客氣的答着：他想回到學校裏來。這並非他真心的話，但保

羅是慣於說謊的，而且有時爲要打破某種困難是不可避免的。然後校長請各教員提出保羅有一些什麼不對的地方；他們提出時那種憤恨的樣子，顯出這並不是一件平常的案子。他的罪狀是不守規律和唐突無禮，但究竟是如何的不對，各教員還是不能很確切的講出來，不過似乎就是他那種狂妄的鄙夷態度。他們都感覺得他是鄙視他們，而他對於這一點也並不怎麼掩飾。某次，他在黑板上寫一段故事的大綱的時候，那英文女教員走到他身旁想導引他捉筆。他震驚了一下，然後使勁用手把那教員推向後去。這實在是出乎她意料之外，比打了她還要厲害，還難爲情。這種無意而當面受到的侮辱，實在是令她永遠不能忘的。其他男女教員，因着類似的事件，都對於他有一種討厭的感覺。譬如在某教員上課時，他總是把手遮着自己的眼睛。在另一堂課當考問時，他總是望着窗外。再或是某教員講授之後，他露出一句隨意的評語，好像開玩笑似的。

這天下午各教員覺得他那聳着的肩膀和衣領上的紅卡雷生花把他整個爲人的態度都象徵出來了，於是他們都毫不留情的向他進攻，而爲首的是那英文女教員。在整個考問中他帶着笑臉忍受着，蒼白色的嘴唇在白牙上面張開着。（他常常總是扭動着嘴唇，掀起眉頭，顯出異常鄙夷

而不自在的樣子。每每年紀比他大的學生經過這種考問總是忍受不住而流淚的，但他卻總是保持着笑臉，而他惟一顯出不安的地方，是手指戰慄着玩弄大衣上的鈕扣，或是拿着帽子的那隻手不時彈動一下。保羅總是微笑着，不停的四周張望，好像恐怕別人注視着他，發覺他什麼似的。這種有意的表現，既不像一種青年快樂的表現，無怪大家都認爲是一種藐視或自詡的態度。

考問繼續進行的時候，有一個女教員引了一句保羅鄙夷的話，校長就問他這種話對一位女士發出是否合禮。保羅微微聳着肩膀，皺一下眉頭。

『我不知道，』他回答，『我不是故意要有禮或無禮。我想這是我的一種習慣，一種說話不在乎的習慣。』

校長又問他是否覺得這種習慣頂好是要除掉纔是。保羅笑着，回說或許應當是如此。校長告訴他可以走的時候，他很輕快的鞠了一個躬，便出去了。他那種鞠躬正如他領上的紅花一樣輕佻。他的那些教員都感覺得失望。那圖書教員說這孩子有些令人不可解的地方，可說是足以代表各教員的意見。那教員還說：『我相信他那種微笑，並非完全出於鄙夷。他似乎有什麼毛病。不說

別的，他的身體就不大強健。總之，他一定是有什麼毛病。」

最後，那圖畫教員覺得：細心看保羅的時候，祇看見他那白牙齒和勉強活動的眼珠。有一次天氣溫和的下午，他看見保羅伏在畫板上睡覺了，忽然發覺他的臉色實在是太白而佈滿着脈絡，眼圈旁的摺皺好像老年人一樣，而他的嘴唇還是扭着的。

那些教員離開屋子的時候，似乎有一種空虛而不快之感，覺得對於一個年紀青青的孩子感覺到勝利，這樣嚴厲的發洩自己的情緒，這樣憤怒的責備他，總有點可羞似的。有一個教員還回到看見一只可憐的過路的貓，被一羣路人捉弄的事。

至於保羅，卻很自得的跑下山去，口中吹着浮士德中的兵士合唱曲，不時還左右張望，看是否有教員眼見着他這種快樂的心情。那天下午時候已經不早了，而且當晚他還要在卡內基廳擔任招待之職，所以他決定不回家去晚膳了。

當他到那音樂廳的時候，門還是關着的。外面非常之冷，於是他決定上樓到名畫陳列室去（這時照例總是空着無人的，）看看他所最喜愛的那幾張畫：拉斐利畫的巴黎的街，一張威尼斯

的藍色景緻，還有一兩張別的。他很高興這房子是空着的，祇有一個年老的看守人坐在角上，膝上放一張報紙，一只眼貼了膏藥，另一只眼是閉着的。保羅獨佔着這塊地方，很自得的走上走下，並且低聲吹着哨。過了一些時，他坐在一張里可的藍色畫之前，把自己浸沉在畫裏面去了。等到他再看錶的時候，已經是過了七點鐘，於是他趕急站起來，跑下樓去，對該撒的像做了一個鬼臉，從東旁的房朝外望一下，再下扶梯經過米羅的愛神像時，又做了一個怪手勢。

保羅到招待員更衣室的時候，已經有六七個孩子在那裏，於是他趕忙穿上招待員的制服。他的制服是比較不大合身的，但他覺得很好看——雖則他曉得穿上這套緊制服使他的胸膛更窄，那是每每令他頗覺不自在的。他穿衣服時總是急躁不安的，正如當時音樂廳裏各種樂器對音或試音時的種種雜聲一樣。不過今晚他似乎很得意的樣子，和其他的同伴開着頑笑，直到別人說他是發了狂，把他推在地上，坐在他身上。

他受了這一下降服，就平靜了一點，於是他跑到前門去招待那些來得早的觀客。他可說是一個模範招待員。他帶着興高彩烈的笑臉在廳堂通道中跑上跑下。他一點也不怕麻煩：替人傳說，拿

節目單，好像這是他一生最快樂的事。坐在他那一部分的人都覺得他是一個可愛的孩子，覺得他還記得他們，和他們親近。人漸漸坐滿的時候，他更覺得高興而有精神，滿臉滿嘴的血色。這音樂會好像是一次盛大的歡宴，而保羅便是主人。正當那些音樂家出來就坐的時候，那位英文教員也拿着入場券來了。她這入場券原是一個有錢的商人買的；她把券交給保羅的時候，似乎感覺得不知如何是好，然後顯出傲慢的樣子，不過又自覺這反使自己難堪。保羅看她的樣子吃了一驚，差不多不許她坐在裏面。在這許多興高彩烈的人之中，像她這樣的人來幹嗎？他上下看了她一番，覺得她的衣飾很不整齊——像她穿得這樣破舊坐在樓下，一定是一個傻子。他心中想着：那入場券一定是別人出乎憐恤心送給她的。不過她有入場的權利，也正和他一樣。他派了一個位子給她。

交響樂開始的時候，保羅坐在後排的一個位上，吐了一口長氣，便完全忘卻了自己，正如看畫一樣——並不是保羅對於交響樂怎樣的覺得寶貴，而是那音樂的開始，似乎發洩了他某種內在的興奮的精神，正和那亞拉伯漁夫瓶子裏衝出來的鬼怪一樣。他對於人生忽然感到一種熱忱，燈光在他眼睛的前面閃耀着，整個廳堂充滿了一種不可想像的輝煌。等到表演獨唱最高音的登臺

的時候，他完全沉醉在裏面，甚至那英文女教員破舊的衣服也忘卻了，因為他一向對於這類的人物是感到一種特殊沉醉的。這獨唱的是一個德國女子，年紀並不輕，而且生過好幾個孩子了，但是穿着一件緞子長袍，纏着頭巾，顯出一種特殊勝利和光榮的樣子，以致保羅看不出她有什麼缺點了。

每次音樂會之後，保羅總是感到一種不安，直要到他睡覺——而今晚比平常更是感到不安。他似乎感到安心不下來，不能放走這種甜蜜的快樂，這在他是人生惟一的意義。等到最後一個節目的時候，他便退出來，趕急在更衣室換了衣裳，偷偷走到側門那女唱家停馬車的地方。他在路旁快步的走上走下，等着看她出來。

那邊大場中的錫雷飯店在細雨中看去更覺得大而四方，那十二層樓窗子射出的燈光，好像聖誕節樹下紙屋的燈光一樣。凡是稍有名氣一點的優伶或是歌唱家到這城裏來的時候，總是住在這裏，還有一些本地富商到冬季也住在這裏。保羅常常在這飯店的旁邊兜圈子，看這裏出進的一般人物，渴想着進入裏面，而把一切教員和無味的工作都拋往腦後去。

最後，那女唱家出來了，由經理陪伴着，扶她上車，把車門關好，很親暱的說了一聲再會——這使保羅想到她或許是他從前的情人。保羅跟隨着往旅館走，他走的如此之快，等到她在旅館門口下車的時候，他也相隔不遠了。她走進那玻璃門不見了，是一個戴高帽穿長服的黑人替她開的。在門剛開的時候，保羅想像着自己也進去了，跟着她上樓梯，走進那和暖輝煌的屋子，浸沉在一種奇異如熱帶的世界中，到處是閃爍而優閒的。他想到送進餐廳那些神秘的菜肴，在冰桶裏一瓶一瓶的綠酒，正如他在星期增刊畫報上所看的那些晚宴一樣。忽然一陣風吹着雨劇烈的打在他身上，纔驚異的感到自己還是站在外面馬路的泥水中。他的皮靴裏已進了水，大衣濯的透濕。再看音樂廳前的燈光已經熄了，大點的雨在他和那窗前燈光的中間傾盆下着。他所渴想的，就在他前面——實體的擺在他前面，好像聖誕節陳列着的花花世界一樣。雨水打着他的臉的時候，他冥想着他的命運是否永遠該站在黑暗的外面獨自戰慄，祇能朝上望望。

他回轉頭，走向車軌那邊去。幻想總有一個盡止的時候。然後他想到在樓上穿着臥衣的父親，他那臨時說謊的解釋等於不解釋，他那樓上的房間和糊着黃色紙的牆壁，破舊的玻璃衣櫥和有

油的硬領箱，木牀上面華盛頓和喀爾文的肖像，用框子框着的紅字格言：『餵養我的羊羣，』是他所記不清楚的母親所做的。

半小時之後，保羅從萊格尼路的電車上下來，慢慢走向旁邊一條小街去。這是一條頗過得去的街，每所房子好像都是一個模型做出來的，住的大都是一些小康的商人。每家的兒女都很多，都是往主日學校去讀書，都學習簡略教會問答，都對於算術有興趣。每個人的樣子都像房子一樣，每個人的生活都枯燥無味。保羅每次來到這條卡得利街的時候，總不免要起一陣厭惡之心。他的家是在肯伯蘭牧師的隔鄰。這晚他走近家的時候，正和他每次回到家裏一樣，感到一種好像失敗的掃興，一種永遠墮入醜惡平凡毫無希望的感覺。他一轉向這條街的時候，就好像四周的大水淹着他的頭。每次經過一種興奮的生活之後，就感到一種消沉，正如過了一次放蕩生活之後一樣。他憎恨那些端莊的牀，平凡的食物，滿屋充滿着廚房的氣味。他厭倦這種無味無色的每日平淡的生活，而異常渴想清涼的事物，溫柔的光輝，新鮮的花卉。

保羅愈走近自己的家，愈看不慣所有的一切：那醜惡的臥室，清冷的浴室，惡濁的浴盆，破了的

鏡子，漏水的塞子。至於在樓上的父親，長滿了毛的腿子從睡衣裏露出來，腳踏着呢拖鞋。他回家如此之晚，父親一定是要查問責罵他。他在門前停了一下。他今晚不能再像那樣受父親的考問，以致在牀上輾轉不能成眠。他不進去。他可以等後來解釋說沒有車錢，而整夜落着大雨，便到一個同伴家裏過了一夜。

同時，他一身又濕又冷。他走到屋子的後面去，看看地室的窗子。那窗子是開着的，便小心往上推開，爬過地室的牆進到裏面。他站了一會，抑着自己的氣息，恐怕自己響動的聲音太大了。但樓上的地板寂靜無聲，樓梯上也沒有響聲。他找着了一隻肥皂木箱，拿到火爐射出的光圈那裏，然後坐下。他是極怕老鼠的，便並不想睡覺，祇是敗興的望着黑暗，同時恐怕把父親弄醒了。一般平淡生活中在這種特殊經驗的時候，他的覺官雖是麻木的，但他的頭腦是非常之清醒的。假使他父親聽見由窗子進來人的聲音，而跑下來把他當作一個賊鎗殺死了呢？又假使他父親拿着手鎗下來，在未開鎗之先他喊着救了命，那他父親又會怎樣驚駭着險些把自己的兒子打死了呢？又假使他父親後來回想起來那晚的事，寧願他沒有喊出來而把他打死呢？保羅讓最後這個假定在心中盤旋，直

到天亮。

星期日的天氣很好。十一月潮濕寒冷的天氣，被秋季最末一次的炎威所打破了。上午保羅還是照常要往禮拜堂和主日學校去。天氣好的時候，星期日下午住在卡得利街的人，大都坐在自家前門廊裏，和貼鄰坐在門廊裏的鄰居談話，或是和過街的鄰居搭訕。男的藉着墊子很安閒的坐在近路的階級上，女的穿着『主日背心』坐在窄狹門廊裏的搖椅上，顯出更安閒的樣子。孩子們在街上玩耍；玩耍的孩子如此之多，以致街衢變爲一個幼稚園的遊戲場了。坐在階級上的男子，祇穿着襯衫，背心打開着，兩腿張開，肚子獻出來，談論着市上的物價，或是上司怎樣的厲害。他們有時看着下面那些吵鬧的孩子們，聽他們那些尖銳的聲音，看着自己的孩子們模倣自己的本性，微笑着，或是一邊談故事給他們聽，一邊問他們在學校功課的情形，算學的分數，在兒童銀行中所存的錢有多少等等。

在這個十一月最末的星期日中，保羅也坐在自家最下的那個階級上，注視着街上，而他的姊妹們，則坐在搖椅上，和鄰居牧師的女兒們談論上星期中一共做了幾件襯衫，或是上次禮拜晚餐

時某人吃了多少雞蛋餅。在天氣和暖而他父親高興的時候，他的姊妹們便做檸檬汁，用藍花紅玻璃壺裝着拿出來。她們覺得是很好看的，但鄰居笑那壺的顏色似乎不適當。

今天保羅的父親坐在階級的最上一級，和鄰居一個青年談話。那青年抱着一個好吵鬧的小孩，從這個膝上移到那個膝上。這個青年就是保羅的父親常常認為是一個模範的青年，極希望保羅學他的榜樣的。他的臉色血紅，嘴唇緊閉，眼睛近視，戴着很厚的眼鏡，鏡框的金鉤環繞着耳朵。他在一個大鋼鐵公司大老闆下面當一個寫字員，這街上的人都認為他是一個前途很有希望的青年。據說在五年之前——他現今二十六歲——他的生活是頗放蕩的，但後來聽了他上司的勸告（這事他上司後來總是對屬員提起的），到二十一歲便和第一個求愛成功的女子結婚，以便約束自己，并免虛擲了光陰和精力。那女子是一個瘦弱的女教員，年紀要比他大得多，也是戴厚眼鏡，現在已生了四個小孩子，都是和他們一樣近視的。

這青年談到他的上司，現今雖在地中海裏遊蕩，但對於公司的大小事務還是照常料理，在船上辦公的時間還是和在公司一樣，每天所做的工作，可以使兩個速記員沒有休息。在保羅的父親

方面，則談論這公司有一個新計劃，就是想在開羅開一個電車公司。保羅咬着自己的牙齒；他恐怕他們的談話破壞了他的計劃。不過他還是喜歡聽這些鋼鐵大王的故事，這是每個星期日或假日談了一遍又講一遍的。什麼威尼斯宮殿式的房屋，地中海中的遊艇，蒙地加羅的賭博，都能引動他的幻想。他也高興聽那些遞錢的童子怎樣勝利而一躍成名了，雖則他無心做一人遞錢的童子。

晚餐之後，他幫忙擦了一些盤子，便膽怯的問父親可否到佐治家裏去請他指教幾何學，并更膽怯的問父親給一點車錢。關於要車錢，他要再重複說一次，因為在原則上他父親是不高興他要錢的，無論多少。他叫保羅可否到一家相隔近的同学那裏去，并說不應該把工作都拖延到星期日來。不過結果他給了保羅一個角子。他並不是一個窮人，不過他有一種想在社會上擡頭的志願。他允許保羅當招待員惟一的原因，就是覺得一個孩子應當自己賺一點錢。

保羅趕快跑上樓去，用那不好聞的肥皂把洗碟時弄在手上的油膩洗去，然後拿出藏在抽屜裏的香水灑一點在手指上。他走的時候，把幾何學教本很明顯的挾在手臂下。他離開了卡得利街跳上車的時候，便好像擺脫了兩天昏死去了的日子，現今又再復活了。

在城內戲院裏演劇的一個重要青年主角，是保羅所熟識的，每逢星期日夜裏演習的時候，有機會時保羅就可以到他那裏去。有一年餘之久，凡是有機會的時候，保羅便在這個青年演員愛德華的化妝室裏盤旋。他之所以在這個青年演員的朋友中贏得了一個地位，不僅是因為愛德華請不起一個化妝助理員而要他幫忙，而且是覺得他有一種教會的人所謂『神賦之命』。

保羅真正生活着的地方，乃是在戲院和卡內基音樂廳裏，其餘的時候，則不過好像是夢寐和遺忘而已。這些地方便是保羅的仙境，對於他好似一種祕密愛情的誘惑力。他一聞到後臺那種龐雜的油畫的以及有灰塵的氣味，便好像一個釋放出來的囚犯一樣，感覺得自己可以發揮一些偉大輝煌的議論或是做出一些偉大的事物。祇要樂器隊奏出馬大或麗格乃多的調子，一切醜惡笨重的東西便都從他逃走了，而他一切的感觀便都輕飄的興奮起來了。

恐怕在保羅的世界裏，自然的東西都是醜惡的，所以在美麗中就不不可不有一種人為的成分。又或許是因為他別處的經驗，都充滿着主日學校的郊遊，瑣碎的節省，關於為人莊嚴的勸告，廚房裏那種討厭的氣味，於是他纔覺得這種戲院生活如此之有趣，華服的男女如此之動人，以致他覺

得他們都好像是在輝煌之下盛開的蘋果園林一樣。

我們差不多可以說，那戲院後臺的門，對於保羅就等於是浪漫世界之門。當然，戲院的人並不疑心他是這樣，愛德華也更不會疑心。他好像是倫敦一般傳說的那些猶太富商，有地窖的大廳，裏面設置着棕樹、泉源、溫柔的燈光、華服的婦女——永不見天日的。同樣，在那烟氛的城市，可厭的人和工作，保羅也有他秘密的廟宇，萬能的毛氈，或是日光之下地中海濱的避暑之所。

保羅有幾個先生都覺得他這種種幻想，乃是由於閱讀輕浮的小說而來，但事實上他並不讀這類的書。他在家裏的書，絕不是那些誘惑青年的書，至於別人介紹要他看的那些小說，他覺得還不如音樂滿足的欲望快些——任何音樂，從管弦樂隊以至於小風琴。他所需要的祇是那種閃耀的光輝，一種說不出的興奮，使他的想像佔領一切覺官，隨自己的意向去構造。但他也並沒有舞臺迷——至少從一般所謂演劇迷方面講。他不想做一個演員，也不想做一個音樂家。他毫不感覺得有這種從業的必要，他所想的便是看看，浸沉在這種空氣中，浮在這種波浪上，載到很遠的地方。

在舞臺後面過了一晚之後，保羅回到學校就更覺討厭。簡陋的牆壁地板，從不穿燕尾服或領

上插花的男子，尖聲音老衣服用莊嚴態度的女教員。他不要別的同學以爲他對於這類的人是看得很正經的。他要他們曉得這一切都是不在他眼下；他之所以在裏面，不過是命運的播弄罷了。他把戲劇公司所有演員的簽名簿給同學看，謊說一些與他們怎樣熟識的故事，講他怎樣與到卡內基音樂廳來唱歌的那個女音樂家認識，與她們怎樣共膳，并送花與她們。等到這些故事對於同學不發生什麼效力，而同學們也莫明其妙的時候，他就說將要和他們別離了，要往遠處遊歷一下，往那不勒斯、加利佛尼亞、埃及去。然後，到下次星期一，他仍舊回學校來了，不自然的笑着；他說妹妹病了，不得不把他的行期延到明年春季。

保羅在學校的情形，愈來愈壞。他爲的要使那些教員們曉得他是怎樣的看不起他們，他自己在別處怎樣受人的歡迎，有一兩次便公然的說出他沒有心思來弄這些無意思的幾何定律，并扭着眉頭似乎大膽的說他替那戲劇公司的人幫忙；他們是他的老友。

後來的結果是校長到保羅的父親那裏去，把他退出學校，另找工作做。他們叫卡內基音樂廳的經理另找一個招待員，叫戲院看門的不要讓保羅再進去，愛德華也允許保羅的父親以後不再

見保羅了。

戲劇公司的人聽到一些關於保羅的故事，便覺得好笑，特別是那些女的。她們都是工作很勤苦的女子，大半還要賺的錢養懶惰的丈夫或兄弟，想到這孩子偽造這些花巧的故事，就覺得又苦惱又可笑。她們也和那些教員以及他父親一樣覺得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孩子。

.....

往東部的火車，在正月的雪花中進行着；火車出紐瓦克一哩之後，烏暗的曙光漸漸變成灰色了。保羅捲伏在角上，從睡夢中驚醒起來，用手把窗上的汽霧拭去，朝外看着。雪在遍地皆白的上面飛舞着，郊野和木柵上都蓋滿了，祇有一些已枯的叢草露着黑頂。有些家裏露出燈光，路工在鐵軌旁搖着紅綠燈。

保羅睡的很少，覺得很骯髒而不舒服。這本來是一個通夜的行程，但他搭的是日車，因為如果乘夜間的臥車，他恐怕遇見了什麼在卡生公司看見過他的商人。車叫的聲音驚醒了他的時候，便趕急把胸前的口袋抱緊，同時帶着懷疑的微笑打四周望着。但那些矮小有泥的意大利人還是睡

着，通道對過那些不整潔的婦女還是張着嘴酣睡，甚至那些好吵鬧的嬰孩們也暫時鎮靜着。保羅祇得仍舊耐心的靠下來。

火車到達澤西城車站的時候，趕急用完早餐，心中感覺得更不安，總是四周望着。車到了紐約二十三條街車站的時候，他便叫了一輛馬車，趕到一個剛開幕的男子旅社。他花了兩小時之久，很細心的購辦一些東西。他在衣店的試衣間穿好一套平時上街的新衣服，至於燕尾服和新襯衫則包好放在馬車裏。然後他趕一家帽店和鞋店裏。再就是往梯凡尼百貨店，買了一隻鍍銀的牙刷，和胸針。他等不及在上面刻自己的姓名。最後，他到一家百老匯街的皮箱店裏，把所買的東西裝在各種皮箱裏。

大概是下午一點多鐘他到維爾達夫飯店。他把馬車錢算清之後，便到旅館簽名處。簽名冊上他寫着是從華盛頓來的。他說他父母往國外去了，他來紐約是候船接他們的。他講的很自然，對方也無所懷疑；並且他先付了房錢——一間臥室，一間休息室，一間浴室。

保羅計劃着要像這樣到紐約來，不祇是一次，而是上百次了。他過細和愛德華談論過，在他的

剪報簿裏，貼着了許多關於紐約各旅館的情形，從星期增刊上剪下來的。

旅館的人帶他到八層樓那休息室的時候，他覺得一切都是如他所想的；不過有一點是不合乎他所想像的，於是他按電鈴叫僕歐買花來。等候的時候，他不安的移動着，脫去那新買的麻紗衫，很高興的用手摸着。花買來之後，便匆匆裝在水瓶裏，然後忽了一個熱水浴。馬上他從潔白的浴室出來，穿上新的絲內衣，玩弄着加在上面的紅浴衣的飄帶。外面的雪飛舞得如此之厲害，以致他從窗子看不見街的對面，但是在房子裏面是非常之溫暖馨香的。他把買來的紫羅蘭和長壽花放在靠榻旁的小几上，然後吐一口長氣倒臥在長榻上，用一鋪羅馬毛毯把自己蓋着。他實在是非常疲倦了；他走的如此匆促，忍受了許多驚恐，在過去二十四小時內走了這許多地方，現在不得不回頭看看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四周包圍的是風聲、溫暖、花香，他終於沉浸在深深的冥想之中了。

這事情是非常之簡單的。他們把他趕出戲院和音樂廳之後，就是把他生命的骨髓抽走，於是他決然來幹了。其他的結果就祇是命運的問題。不過保羅所奇怪的，是他那種勇氣，因為他平時自知總是感覺得一種懼怕，就是近年來他的說謊愈多的時候，他身上的肌肉就似乎愈緊起來。在這

次事情尚未發生之前，他時時總是懼怕什麼似的。即算在兒童時代，也總是有一種懼怕，在他前面、後面、左右。他不敢看黑暗的角裏，似乎有東西望着他；保羅自己也曉得做過許多令人難看的事。

但現在他感到一種奇怪的放鬆了的感覺，似乎最後向角裏的那東西挑戰了。

然而他脫離這種牢籠，還不過祇有一天之久。還是昨天下午卡生公司派他把款子照常送往銀行去，不過這次叫他把帳簿留在銀行結算。這次一共有兩千多元的支票并將近一千元現款，他都轉放在自己的口袋裏了。同時在銀行時他造了一張新存款單。他那種鎮靜的能力使他仍舊回到公司，做完當天的工作，然後向上面明天（星期六）請假一天，舉出某項極正當的理由。他曉得那帳簿照例要等到下星期一、二纔送回來，而他父親下星期中不在城裏。從他把款子放在自己口袋裏以至搭車往紐約的那天晚上止，他毫未感到一點遲疑的地方。

一切都是易如反掌的。他人已經是在這裏，事情已經做了。現在沒有人來驚醒他，也沒有父親在樓上。他看着窗外飛舞的雪，直到睡覺了。

等他醒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四點鐘了。他吃了一驚似的跳起來；一天寶貴的日子已經是過去

了他差不多花了一個鐘頭穿衣服，在鏡裏注視着自己每一階級的修飾。一切都是完美的；現在他正是他想要做的理想人物。

他跑到樓下，叫了一輛馬車，趕到第五條街的公園那裏。雪漸漸小了些，馬車和運貨車在冬季的陰暗中靜靜的來往，戴圍巾的孩子們鏟着門前的雪堆，馬路旁戲院對着雪白的街，反映出有趣的顏色。有些地方窗子後面顯出整個的小花園，同時雪球打着玻璃馬上便溶化了。這些花在雪中開放着，顯出一種不自然的可愛——紫羅蘭、玫瑰、卡雷生、百合花等。至於公園本身，就等於一個舞臺上的冬景。

等他回來的時候，下午時的那種靜穆已經沒有了，街上又改了景況。雪下的快些，各旅館放出燈光來，那高聳的樓房在風暴中豎立着，不怕大西洋來的那種大風。一長條黑色的馬車在馬路中排列下來，中間分插着其他的枝椏。在他那旅館的門前，有十幾二十輛馬車擁塞着，他的馬車夫不得不暫時等候。有幾個穿絨制服的小孩子在路旁的幕棚下跑出跑進，或是在門前的地毯上過來過去。上面、左右、裏面，都是充滿着吶喊熱鬧，人們追求快樂的匆忙和擁擠，由此使他處處看出金錢

是萬能的。

保羅咬着牙齒，縮攏自己的肩膀，似乎感到自己的理想實現了。一切戲劇的結構，一切羅曼斯的腳本，一切觀感的本質，都好像雪花一樣在他的四周飛舞着。他好似在大風中焚燒着的柴把一樣。

保羅下樓晚膳的時候，樓下的音樂從電梯的空洞浮上來迎接他。他走入那擁塞的迴廊的時候，便倒在靠牆的一張椅上休息一下。燈光、談話、香氣，以及五光十色，都差不多使他有一點受不住。不過這祇是一剎那的，根本上他覺得這些都是自家人。他在迴廊中慢慢的走着，經過寫信室、吸煙室、接待室，好像遊覽一座特爲他建造設置的皇宮。

他到餐廳的時候，便坐在一個靠窗的椅旁。美的花，白的檯布，各色酒杯，婦女嬌艷的裝束，開瓶塞的聲音，音樂隊接連奏着藍色的多腦河，都瀰漫了保羅那種輝煌的夢想。等他自己也斟上一杯玫瑰色的香檳酒的時候——那冷的，寶貴的醇汁在他杯裏鼓着泡沫——覺得世上的確還是有過真實生活的人。他想着：這便是世人所奮鬥的，這便是何以一般人掙扎的目標。於是他懷疑過去

究竟是否真正存在的。從前是否究竟有一個叫做卡得利街的地方，每天早上有一班勞碌奔波搭早車的商人呢？保羅現在看來，他們祇是機器裏的一些釘栓——一班可憐蟲，衣上掛着一些小孩的頭髮，身上放出廚房的氣味。啊，卡得利街——似乎是屬於另一時代另一國度的！他是否一向便是在這旅館裏，每晚坐在這裏，靜默的望着前面那些輝耀的影象，把指頭慢慢的轉動着杯柄呢？他想着他是如此的。

他並不怕羞，也不感孤單。他並不特別想認識這班人。他所需要的，祇是望着、冥想、欣賞。他祇是想看戲一樣。後來夜深他在歌劇戲院裏坐在包箱裏，也不覺得孤寂。他完全擺脫了從前那種不安定的懷疑，那種勉強的掙扎，那種與環境作對的衝動。現在他覺得他的環境解釋了他是一個怎樣的人了。現在沒有人來過問他的華服，他祇要自動穿着就是了。他祇要低首望一望自己的衣服，就曉得絕不會有人來羞辱他了。

他差不多捨不得離開他那美麗的休息室，到臥室裏去睡覺。他坐在那圓形的窗前，看着外面咆哮的風波。他睡去的時候，是把臥室的燈開着的，一方面是因爲從前的那種膽怯心，一方面是因

爲恐怕在半夜醒了，不會使自己感到什麼懷疑，不會看見黃色紙的牆，或是牀頭掛着華盛頓或是喀爾文的肖像。

到星期日早晨，全城差不多完全爲雪所籠罩了。他早餐吃的很晏，下午和一個三藩市來的青年攀談起來。那青年是耶魯大學的一個一年級生，是星期日乘一隻小飛機來的。他自告奮勇作保羅的嚮導，看紐約城的夜生活。晚餐後他們兩人同出去，直到第二天早晨七點鐘纔回旅館來。保羅睡到下午二時纔醒，覺得非常之口渴而頭暈，便叫了一些冰水、咖啡茶和比次堡的報紙來。

在旅館方面，保羅並不引起他們的疑心。不過我們可以說，他對於這次的事，能處之泰然，不引起別人的注目。他最貪戀的地方，乃是在他的耳朵和眼睛，而這並不使人討厭的。他最感到快樂的，是坐在自己休息室裏看冬季灰色的微光，欣賞他的花卉、衣服、大客廳、香烟以及自己的能力。他從沒有像這樣感到自身這樣的融洽。他既然不必每天總是對人說謊，便恢復了他的自尊心。即算在學校裏，他並不是爲求快樂而說謊，乃是爲使別人注意而欽佩，使別人覺得他和卡得利街別的小孩子是不同的。而現在他既然可以不必吹牛，既然能把自己所要做腳色化裝出來（正如戲院

的朋友的說法，) 那他就感到自雄些了，誠實些了。他的性格，是不後悔的。他過快樂日子時候，是沒有暗影的；他祇要每天求其美滿就是了。

在他到紐約第八天的時候，他發覺比次堡的報紙，把他的事都登出來了，而且登的如此之詳細，顯出他本地的報紙沒有什麼別的重要新聞。卡生公司宣佈着他父親已把所竊取的全部款項歸還公司了，他們也不想再來追究。記者見過肯伯蘭的牧師，那牧師表示很希望能找回這個無母的孩子，他那日學校的教員也表示應當努力把這孩子找回。在比次堡還謠傳着有人看見這孩子住在紐約的一個旅館裏，他父親已起程到東方來領他回去。

保羅正是預備整裝晚膳。他倒在椅上，膝頭軟了，頭抱在手中。這比進監獄還要更壞些；如溫水的卡得利街會把他永遠淹沒起來。他看着前面祇是灰色的、無希望的、危困的機械生活：主日學校、少年會、黃色牆的房間、潮的拭碟布。凡此種種，都很清楚而使他難受的湧上心頭。他又像從前在戲院時一樣，感到音樂隊忽然已停止了，戲劇已做完了。他臉上出着汗，然後跳起來，四周望着微笑着，在鏡裏望了自己一眼。他還是像小孩一樣，功課一點不預備便去上課，相信自己會有意外的運道。

同樣，他不管一切，穿好衣服，口中吹着，走下走廊，到電梯門口。

他一進入餐廳，聽到音樂的時候，又感到輕鬆起來，感到自己的能力，於是乘勢而上，覺得這就足夠他滿足了。四周的燈光輝耀，人物景象，最後一次對於他又伸張其能力了。他要表現他是一個磊落的人物，做事要有始有終。他還是懷疑着究竟有無所謂卡得利街的存在；他開始狂飲着酒。他不還是真實的本人麼？還是處於本人所應在的地位麼？他用手指敲着配合音樂的節拍，四周望着，三番四次的告訴自己：這次的事是幹的值得的。

他一方面聽凡蛾玲的音樂，聞着冷酒的香氣，一方面自己冥想着：或許他還可以幹得更聰明一點。他或許可以趕上一隻往外洋的海船，那麼，就可以脫離一切人的掌握了。但是海那邊的世界似乎太遠，太不能捉摸了。他耐不及來等候，他的需要太急切了。譬如明天他再有機會決擇的話，他還是會同樣的幹的。他又很高興的看着餐廳（現在似乎浮着一層烟霧）覺得他所幹的的確是值得。

保羅第二天早晨起牀時，頭上和腳下似乎感到一種酸痛。他倒臥在牀上沒有脫衣服，也沒有

脫鞋子。他的四肢和手好像鉛一樣的笨重，舌和喉也乾燥。他忽然感到一種頭腦非常之清醒，這是在身體非常之疲倦神經鬆弛的時候纔感到的。他靜靜的睡着，閉着眼睛，一樣一樣想到實際的情形。

他想着：現在父親已在紐約，在某處暫時住着。他再回想到從前每個坐在家裏門前的那種情形，便好像一堆黑水倒在他身上一樣。他現在剩下的還不到一百元；而他現在愈感覺得錢是最重要的東西，就是隔斷他所惡和所好的中間的東西。錢有一個盡頭的日子；他初到紐約的時候便想到了這一點，恐怕也就是斬斷過去的一條路線。現在錢還放在桌上；昨天晚膳後進房時他便拿出來了，但是那發光的金質損害了他的眼光；他不愛看牠。

他很吃力的起來走動着，又感到一種厭惡心了。現在又感到一種愈加擴大的圍困；全世界都變成了卡得利街。但是他還是並不怕什麼，還是能鎮靜。或許是他能大膽的注視那黑暗的角裏，而看清楚是什麼了。他所看見的固然不是好東西，不過並不像他一向所懼怕的那樣壞。現在他一切都看清楚了。他覺得他已努力的幹到了，已經過了他想要過的生活。他望着那把手鎗望了半小時

之久，但他覺得這不是適當的辦法，於是下樓去，叫了一輛車子到渡河處。

保羅到紐瓦克的時候，便下火車，又叫了一輛馬車，叫趕車的隨着賓城的軌道出城去。路上和郊外的雪都很深厚。祇有些地方的枯草伸出來顯出黑色。到了郊外之後，保羅便不要馬車了，獨自沿着鐵軌舉腳不定的走着，心緒非常之混亂。他似乎覺得那天早晨他所經過的一切情形還在腦裏活躍。他記得那些車夫臉部的輪廓，他買紅花插在衣上的那個缺齒老婦人，買船票的那個橫房先生，同乘渡船的那些客人。他的心對於眼前的事物已經不能十分辨別，祇能很快分爲若干種類。上述的這些人物，對於他也是代表世界醜的一部分，正如他頭的疼痛，舌的焦枯。他伏着拾了一把雪丟到口裏，但那雪也似乎是熱的。當他到了一個小山旁，約離二十呎的下面有一條軌道經過，他便停着坐下來。

他衣上的卡雷生花因冷氣而下垂，那種茂盛的紅色已沒有了。他想着初到紐約時在窗子裏看見的那些花，也一定早已同樣凋謝了。雖則那些花似乎是譏笑着外面的嚴寒，但她們自己的光榮也祇是一剎那間的。看來反抗世界的成規，結果總是失敗的。保羅把衣上的花取一朵下來，在雪

中挖了一個小洞，然後再用雪蓋起來。然後他假寐了一下，因為太疲倦了，而他對於寒冷似乎是麻木不知的。

對方來的火車聲驚醒了他，他便趕急站起來，祇記着他的決心，而深恐遲了。他站着看那迫近的火車頭，牙齒敲着響，嘴唇張着帶着害怕的笑臉。他左右張望了一兩次，好像恐怕有人看見。時候到了，他便往下一跳。往下掉的時候，他這種急躁的行事，以及他那廣大未盡之願，還可以記得很清楚，一剎那間他腦子還可以看得清楚：如那亞得里亞海水之綠，那阿爾及利亞沙漠之黃。

他感到什麼東西撞着他的胸，他的身體很快的拋往空中，很遠很快的前進着，同時四肢鬆弛下來了。然後，他那想像的腦子既已破裂了，一切景象都變為烏黑，而保羅也就歸回到大自然之中了。

從他的桌子抽屜裏加斯伯·荷爾德取出了一片窗玻璃。他把一張紙放在玻璃上，寫着，『現在是所有的好人都該出來幫助他們的同黨的時候了。』他對他那種圓渾的商業和學校的草書體研究了一番，然後用一個勤奮老年人的工細書體將那句句字重覆的寫。他用那種工整的假筆跡將那幾個字重抄了十遍。他撕了那張紙，將碎片在他的大烟灰缸裏燒了，又將那脆薄的紙灰澆進了他的筆洗。於是他將那片玻璃重新放進抽屜，很滿意的輕輕敲了幾敲。底下墊着玻璃是不會留印跡的。

加斯伯·荷爾德是跟他的房間差不多一樣體面的，因為他房間裏放着鑲皺邊的椅子和三色堇菜的厚墊子，在里昂夫人的貴族式的寄宿舍裏要算是最好的一間了。他是一個強壯的略微有點禿頂的黑頭髮的三十八歲的男子，穿着一身淺灰色的衣服，戴着一朵白色的迦南馨。他的

一雙手生得特別結實而靈敏。他的神氣好像是一個青年的律師或是一個證券經紀人。實際上，他是佛爾農城中國立木材銀行裏的一個高級出納員。

他看了看一只薄薄的貴重的金錶。這是星期三的六點半鐘，將近一個平靜春日的薄暮了。他檢起了他的帶鉤的手杖和他的灰色綢手套，便蹙蹙着走下樓來。他在下邊廳堂裏遇着了房東太太，歪了歪他的頭。她滔滔不絕的跟他談論起天氣來。

「我不回來吃晚飯了，」他和悅地說。

「很好，荷爾德。您是一徑跟闊朋友們在一塊玩兒的呢！我在報上看見，您又要要在一個社會劇裏做主角，到公衆舞臺登臺了。我想您要不是一個銀行家，一定是會做演員的。」

「不，我恐怕我的資質還不够。」他的聲音很客氣，可是他的微笑卻不過是他的嘴唇肌肉往斜裏機械地一扭。「您也是一位登臺的老手。若不是因有我們這班人要照料，您怕不是個巴雷摩爾*呢。」

「嗨，您真會奉承人！」

他一路躬着身子走出來，靜靜地走過一段街，到了一個公共汽車間。對那值夜班的點了點頭，卻不說什麼，他就開動了他的車子，出了汽車間，離開了佛爾農城的中心，向蓋薇堤的市外區駛去。可是他又並不直往蓋薇堤。他駛出了七區房屋的距離，便在芬道爾馬路停下了，那是城裏的主要小市區之一，有影戲院，有雜貨店，有洗衣坊，有殯儀館，有吃食舖，因而就成了下等住宅區的一個局部的中心。他下了汽車，裝做看察車胎的樣子，拿腳踢了幾下，看裏面還有多少氣。當他這麼做着的時候，他向馬路的兩頭貪饑地看了看。他看不見一個熟人。他走進了巴底嫩糖果舖。

這家巴底嫩糖果舖有一個特點，就是很巧妙的把糖果箱子做得極像一本本的書。箱子的背脊是用沖皮做的，上面印着字，都擬着一本小說書的名字。邊上也極像是切平的書葉。不過書葉當中是挖空的，裏面裝滿着糖果。

加斯伯對那些書冊審視了一回，從中檢出標題最近莊嚴的兩冊——給甜蜜人的甜果和閨秀的愛悅。他叫那希臘人的伙計裝起價錢比較便宜的混合朱古力糖來，並且把它們包好。

從糖果舖出來，他走進一家帶賣翻印小說的藥舖，從裏面挑出兩本和糖果箱上的標題一樣

香艷的小說來。這也叫包了起來。他於是踱出了藥舖，溜進了一家小吃店，向那油膩的大理石櫃臺上要了一客生菜三明治，一客炸麵筒，一杯咖啡，拿到背後昏暗地方一張連檯盤的椅子上，匆忙地吞了下去。當他走出來回到車上的時候，他重新向街道的兩頭看了看。

他彷彿覺得一個走近來的人是他認識的。可是他心裏委決不定。那人從胸部以上好像是很面熟的，因為出納員從他的小窗洞裏看人，向來就只能看見這一部分。及等到了街上看見他們，就無論如何決不定是否認識了。他當初看見這些人，彷彿他們就只有一張面孔，面孔上附着臂膀，遞進支票來，拿出現錢去，現在看見他們也能走路，也有他們自己的腿，他們自己的姿勢和態度，就似乎覺得奇怪了。

他走到牆角，仰頭審視着那些店舖的簷頭，掀起他的嘴唇，裝做一個人在考察一所建築物的樣子。同時他用着一隻眼睛的眼角，去迎着那個走近來的人。那人當走近來的時候，昂起了他的頭，向他招呼道：『哈囉，出納員兄弟。』加斯伯似乎吃了一驚，突然認識了他，叫出了一聲『哦哦，你好！』又喃喃自語道：『是查一點小存款罷。』

那人走過去了。

加斯伯上了車，開回通薔薇堤市外區的那條馬路上。當他離開芬道爾馬路的時候，他瞥了一眼他的錶。是七點差五分。

在七點一刻，他通過了薔薇堤的大街，轉進了一條小巷，從前這條小巷原是一條鄉下的田徑，現在也並沒有多大改變。小巷的兩旁有少數油漆斑駁的粗造莊宅，但大部分的地方都是澤地，偶爾有幾叢柳樹點綴着，那海綿狀的地上狼藉着乾的樹葉和樹皮。小巷的盡頭是一條車跡模糊的有草的私家通路，消失到一個柳樹叢中去。

加斯伯將車穿過那危危欲倒的大門柱子，沿那礫落不平的私家通路上駛着。他突然轉了一個彎，現出了一個未曾油漆的棚子，便並不減低速率，直向那裏開了進去，以致汽車前面的護欄幾乎碰上了棚子的後壁。他關上了發動機，很快的爬下車來，重新跑回大門去。從兩叢赤楊樹的遮蔽背後他向外面窺探着。兩個喋喋說着話的女人正從公路上走下來。她們向大門裏瞪了一眼，一半停下了她們的步子。

「這裏就是那個隱士住的地方，」一個說。

「哦，你說的就是那個正在做着一本宗教的書不到晚上從不出來的人嗎？是一個什麼教士罷？」

「是的，就是他。約翰·荷爾德，我想他的名字是。我猜他是一個瘋子罷。他就住在那所苦家的老屋裏。可是我們從這裏看不見它的——一直要走過這一區房屋，還在第二條街上呢。」

「我也聽說他是瘋的。不過我剛剛看見一輛汽車從這開進去。」

「哦，那是他的堂兄弟或是兄弟或是什麼——住在城裏的。他們說他很有錢，人也很漂亮。」

那兩個女人緩緩的走上前去，她們的喋喋聲跟着距離模糊了。加斯伯站在赤楊樹背後，拿一隻手的手指擦着另一隻手的手掌。那手掌神經過敏得發乾。可是他冷笑了。

他回到那個木棚，走進了一條差不多一區房屋那麼長的磚砌的小徑，兩旁和頭頂都是倒垂的柳樹夾蓋着。從前這是一條供人遊散的小徑，沿路放着雕花的木凳，逐漸展開成一個園子，裏面有假山，有噴泉，有石凳。現在那個假山花園已經荒廢成一堆紛亂的攀藤，攀爬過那些尖銳的石角；

噴泉上的油漆剝落了，留下那些鐵的愛神和女水神給鐵銹去侵蝕。牆上的磚頭都給蘚苔塗污了，並且蒙着了一排排的乾葉和裂開了的泥土，看起來很不美觀。有許多磚頭是破的了；那條小徑不平得像小山一樣。從柳樹裏，磚頭裏和泥土裏升起了一種潮濕的寒氣。可是加斯伯似乎並不會注意到潮濕。他匆匆忙忙的從那小徑上走到一座房子——是一座沈重的石頭的建築，因為這塊略微有點新的中西部地面原是很古很古的了。這座房子還是一八三九年一個法國的皮貨商人所造的。當地的土人曾在它的門道裏剝過一個人的頭皮。那個沈重的後門有一把貴到出乎意料之外的近代新鎖保護着。加斯伯拿一把扁平的鑰匙開了它，走進門之後隨手就又關上。那鎖在一條彈簧上鎖着了。他現在是在一間粗陋的廚房裏，窗簾都放着的。他穿過了那廚房和餐室，走進了坐起間。他在黑暗中避着了椅子和桌子，好像是向來這麼弄慣似的，向坐起間裏的三個窗子逐一的摸過，看看窗簾確實都是放着的，這纔點起一張曲腿桌子上的學生燈來。當那一點紅光爬上了褐色的牆壁時，加斯伯帶着滿意的敲敲他的頭。自從他上一次來到這裏，什麼都沒有動過。

那間房子裏發黴着那些綠色舊窗帘和皮裝書冊的氣味。它是好幾個月沒有拂拭了。灰塵罩

上了那些僵硬的紅色天鵝絨的椅子，不舒服的長背椅，冷冰冰的白色大理石的火爐，以及裝滿房子一邊的龐大的玻璃面的書箱子。

這種空氣對於這位能幹的商人，這位加斯伯·荷爾德，是不自然的。可是加斯伯似乎並不覺得難受。他急急忙忙的將那些包紙從真的書本上和糖果箱假裝的書本上解了下來。兩張包紙中的一張他把它放在桌子上將它按平。也就在這張包紙上他倒上了兩個箱子裏的糖果。還有一張包紙和繩子他塞進了火爐，立刻就燒掉了。於是跑過書箱那邊，他拿鑰匙開開底下的一格。在這一格裏面放着一排看是很廉價的小說，而這當中至少有六冊實際是他那天晚上買來的那種糖果箱。

只有一格書箱用來藏放像小說這樣輕薄的書本。其餘的格裏都裝滿着黑皮酒顏色的歷史、神學、傳記等等沈悶的書——就是你在舊書舖裏的一角五分書檯上可以見到的那種破爛的本子。在這些書册上面，加斯伯熟視了一會兒功夫，彷彿是要記它們的名字似的。

他取下了耶利米·包德非希牧師傳，高聲的讀了起來：『在晚禱之後跟他的家屬的親切談

話裏，我有一次曾經聽見包德菲希教友評論菲羅·裘迭亞司不過是個詭辯家——」

加斯伯嘆的合上書，表示滿意的自語道，「好了，菲羅·裘迭亞司——一個動聽的好名字。」

他重新鎖了書箱，走上樓去。在上層樓廳右邊一間小小的臥房裏，有一盞電燈亮着。看樣子，當加斯伯沒有進來之先，這所房子裏是沒有人的，但是院子裏倘有一個暗探，他從這盞永遠點着的燈，就可以斷定屋裏有人住着。那臥房很是樸素——一張鐵床，一張直背椅子，一個洗臉檯，一口橡樹的衣櫥。加斯伯匍匐着開出那櫥子下層抽屜的鎖，拉開來，取出一套打皺而發亮的黑色衣服，一雙黑色的鞋子，一條小小的黑色蝶形領帶，一條硬領，一件漿過胸口的白色襯衫，一個有斑點的褐色毛氈帽，和一片假髮——是一片很值錢的精緻的假髮，由淺褐色的蓬鬆的頭髮頗巧妙地做成的。

他卸下了他那美妙的法蘭絨衣服，摺角領，藍色領帶，定製的綢襯衫，哥爾多華皮的鞋子，而匆匆地戴上那假髮，穿上那些陰暗的衣服。當他這樣穿着的時候，他的嘴角開始垂掛下來。於是讓那電燈仍舊開着，那些換下的衣服丟在床上，他就跑下樓來。他分明已經不是加斯伯的本來面目了。

卻是比較的不健康，不活潑，不好看，而確然地顯出一個夢想家的多愁而深思的狀態了。實在的，我們必須要懂得，他現在已經不是加斯伯·荷爾德，而是加斯伯的孿生兄弟，隱士和宗教狂的約翰·荷爾德了。

(二)

銀行出納員加斯伯·荷爾德的孿生兄弟約翰·荷爾德，擦了擦他的眼睛，彷彿他曾經連起幾個鐘頭沈潛在學問裏似的，爬行過了坐起間，過了那小小的客廳，走到了前門的門口。他開了門，檢起了郵差從信箱裏丟進來的兩封巡迴支票，跨出門，從外面將它鎖起來。當時他面前是一個狹小的前院，比後邊那條柳徑略爲整潔，外邊那條市外區的街道也比那條崎嶇不平的後街熱鬧一點。

一盞弧形的街燈照着那個院子，照出了門上貼着一張卡片。約翰摸了摸那張卡片，拿指甲彈了彈，看它有沒有貼牢。在那樣的光裏，他是看不清卡片上的字的，但是他知道那上面用一種細小

工整的字體寫着「各處到此辦事的人們請勿打擾，撒鈴恕不回答，屋內的居人正從事於文學工作。」

約翰在門口臺階上站了一回，後來他認出了他的右鄰——一個結實的定期車票使用者——正在他門前散步着吸着一支飯後烟。約翰湊到籬笆上，嗅了嗅一支百合花，直等那鄰人打過招呼來，「晚上天氣好了罷。」

「是的，看來很不錯。」

約翰的聲音是像加斯伯的，可是喉音比較多，而且說話也沒有那麼斬截。

「你那小說寫得怎麼樣了？」

「它是——它是難做呢。很不容易把握那些預言的內在的意義。好罷，我得趕快到修靈院去了。我們相信有一個星期三或是星期六的晚上可以在那邊見到你。現在祝你晚安，先生。」

約翰搖搖幌幌的幌下那條街，走到那家藥舖。他買了一瓶墨水。在一家做夜市的雜貨店裏，他買了兩磅玉米粉，兩磅麵粉，一磅鹹肉，半磅牛油，六個雞蛋，和一罐的煉乳。

『要給您送去嗎？』那伙計問。

約翰瞪了他一眼。他認出那是一個新來的伙計，還不曉得他的習慣的。他帶着斥責的神氣說：『不，我向來是自己拿東西的。我正在寫一本書。我決不要人家打擾我。』

他拿一張三十五元的郵局匯票付了貨款，收回了他的找頭。那店裏的掌櫃是兌慣了他的這種匯票的，匯款的人老是南佛爾農一個什麼司密斯。約翰提了一網的食品，走出了那家店舖。

『這傢伙是個書獃子罷？』那新來的伙計問。

掌櫃的解釋道：『可不是！連鮮牛奶都不買的呢——做什麼都用煉乳！你想奇怪嗎？人家說他家裏的垃圾都燒掉的，垃圾桶裏就只有灰。你要是去敲他的門，他是永遠不回的，人家告訴我。他永遠在寫他的這本書。是宗教狂罷，我猜是。可是他有一點小進款——想來他的朋友都很過得去的。晚上偶然要出來走走，在鎮上兜這麼一轉。我們一向都要笑他，可是有些弄慣了。到這裏差不多一年了，我猜是。』

約翰很平靜地走下薔薇堤的大街。在較昏暗的一頭，他向一個門街裏走了進去，門口有一塊

裝着電燈的牌子，上面用粗劣的招牌字漆着：『修靈同志院。經驗會。*歡迎參加。』

時間是八點了。修靈會的會員都已集合在一家麵包店樓上他們的會所裏了。那是一個極小極謹嚴的教派。他們宣言唯有他們是服從聖經信條的；唯有他們一定可以得救，其他所有的教派都要因不守使徒的清規而被定罪；又說凡用風琴或牧師或除樸素的會場之外的任何會所，便都要算是罪惡。他們開會時由會員自己主持，大家挨次站起來解釋聖經，或是和會外的信徒聯歡，其餘的人則幫同叫喊『讚美耶和華！』以及『亞門，教友，亞門！』他們穿樸素的衣服，吃不過飽，確是一個幸福的聚會。而最受尊敬的一人就是約翰·荷爾德。

約翰不過是十一個月之前纔到薔薇堤來的。他買下了那所善氏的老屋和新近住這屋子的人——一個退隱的牧師——的藏書室，付屋價時用的都是一百元的新鈔票。現在他在修靈會裏是早已有了一定的名譽了。照大家看來，他差不多全部時間都登在家裏，在那裏祈禱，讀書和做書。修靈會的會友們對於那本書很是興奮。他們曾經懇求他把那本書念給他們聽。到現在為止，他還只不過念過幾頁，大部分是引證古代關於預言的論著。差不多每一個星期六和星期三的晚上，他

總到會所裏來，用着一種遲遲疑疑的學者的風調演講關於世界和肉體的問題。

今天晚上，他用着很長很長的字眼講到菲羅·裘迭亞司只不過是個詭辯家的那樁事實。會中人對於菲羅·裘迭亞司是誰，詭辯家是什麼，並沒有一個人十分了然，可是大家一排兒的點着頭，口裏喃喃道：『你的話很對，教友讚美耶和華！』

後來約翰輕輕的轉到一段傷心而懇切的關於他的俗世兄弟加斯伯的談話上去，告訴他們說他曾經怎樣力戒加斯伯的愛錢。由他的請求，教友們都給加斯伯做禱告。

會到九點鐘開完了。約翰和會衆中的長輩們一一握過手，嘆息道：『今晚的會好得很，不是嗎？難得有這樣的傾吐精神呢！』他又對一個新會員表示了歡迎，那是一個剛從西雅圖來的女傭。於是他帶着他的雜貨和那瓶墨水，在九點零七分的時候從會場裏摸索下了樓梯。

在九點十六分，約翰正在他房間裏剝去他的褐色的假髮和那一身送喪的衣服。及到二十八分，約翰·荷爾德已經變成國立木材銀行的能幹出納員加斯伯·荷爾德了。

加斯伯·荷爾德讓他兄弟房間裏的那盞電燈仍舊點着。他匆匆的跑下樓來，試探了一下前

門的關鎖，將它門上了，再查看一道所有的窗門是否都已關好，這纔檢起那一細雜貨和他從那像書冊一樣的糖果箱裏倒出來的一堆糖果，吹滅了坐起間裏的燈，跑過那條柳徑，上了他的汽車。他把雜貨和糖果丟在車箱裏，將車子倒退出來，彷彿在這樹枝狼藉的院子裏他是倒退慣了的，這纔向背後那條僻靜的路上開了去。

當他經過一片澤地的時候，他彎倒身子，檢起那一包糖果來，然後用一隻手駕駛着，其他一隻手解開包紙，將糖果扔了出去。那些糖果就像下雨似的散落在路旁的荒草中。那張包糖果的紙，上面印着巴底嫩糖果舖的名字的，加斯伯將它塞進口袋裏。他又將那些雜貨逐一從那印着招牌的紙袋裏取出來，把那紙袋也塞進口袋，而將那些雜貨攤放在他身邊的坐墊上。

在從薔薇堤到佛爾農城中心的路上，他重新又轉出了大路，停車在一個跛腳挪威人所住的一所養山羊的草房子旁邊。他響了響喇叭。那挪威人的孫子跑了出來。

『這裏又有一點小吃的給你，』加斯伯嚷道。

『上帝祝福你，先生。要是沒有你老人家，我真不曉得怎麼過日子呢！』那挪威人從門口裏叫

了出來。

可是加斯伯並不站在那裏等着人家的感謝。他只不過嚷道：『過兩天再給你一點，』就開車走了。

十點一刻，他駛到了新近佛爾農社會興趣所在的一所房子——公衆舞臺。那城裏的第一流仕女，都是公衆舞臺協會的會員，而它的領袖是鐵路總管理處處長的小姐。加斯伯·荷爾德以一個頗有教養的未結婚男子的資格，在他們當中頗受歡迎，雖然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底細，都只知道他是一個能幹的銀行出納員，並且是生在英國的。但是以一個演員的資格，他就不僅是受歡迎而已；他是佛爾農城裏一個最好的愛美演劇者。他那張平靜的臉可以帶着悲劇的情緒逼窄起來，也可以帶着喜劇的情緒而胖出；他那種平靜的態度是包含着一個情緒的發電機。他跟大多數愛美的演員不同，從不會嘗試去演一個什麼腳色，簡直就會即刻變成那個腳色的。他會忘記了自己是加斯伯·荷爾德，而變成了一個浪人或是一個法官，變成了一種蕭伯納的思想，一個鄧散尼爵士*的象徵，一個諾厄爾·考烏德*的都市的遊客。

公衆舞臺下次要開演的其他獨幕劇都已排演過了。加斯伯做主角的那一本戲的演員們都在等着他。負責舞臺佈置的女士們也在等着。關於舞臺各窗口的藍色窗簾，關於沒有整理好的地點，關於劇本中的作科的解釋——在劇本上寫那作科的只有兩行字，但那角兒是由較年青一輩中一個最受歡迎的女孩子擔任的——這一切，她們需要他的指導。經過了許多討論，以及劇本宣讀委員會中兩個會員的一場最最激烈的爭罵之後，就召集排演了。加斯伯·荷爾德還是穿着他那套法蘭絨的衣服，還是戴着他那朵快要凋謝的迦南馨；然而他已不是加斯伯了；他已變成了珊沙巴侯爵，一個犬儒派的、和藹的、華麗的、態度悠閒、聲音平靜、而卻心計異常惡毒的老頭子了。

『我能多得幾個像你這樣的演員纔好呢！』那專家的導演員嚷道。

排演到十一半鐘完畢了。加斯伯把車子開到公共汽車間寄放好，步行回到家裏。一回到家，他就撕碎了並且焚燒了那些印着巴底嫩糖果舖字樣的包紙，以及那個裝雜貨的印着招牌的紙袋。

公衆舞臺的戲是下一個星期三演的。加斯伯·荷爾德大大的受人喝采。戲完之後，他就在湖濱鄉村俱樂部的跳舞會裏跟城裏最美麗的一些女子跳舞。他沒有很多的話跟她們說，可是他

跳得很是熱烈，而且他的周圍是有一圈藝術成功的毫光了。

那天晚上，他的兄弟約翰沒有到薔薇堤的修靈同志會去出席。

五天之後，是星期一，當他跟國立木材銀行的總理和會計員在開會時，加斯伯一逕只叫頭痛。第二天，他打電話給總理，說他那天不到行辦公了——他要在家裏養養眼睛，睡睡覺，好把這不止的頭痛去掉。真是不幸得很，因為就在那一天，他的孿生兄弟約翰到佛爾農來，並且到銀行去看他。銀行的總理以前只見過約翰一次，也剛好加斯伯不在行裏——是出城去了。現在總理把約翰請進他的私人辦公室裏去。

「你的兄弟是在家裏；可憐的人他頭痛得厲害呢。希望他馬上就會好。我們這裏都在惦記你呢。你有這樣一個兄弟是應該自豪的。你要吃支煙嗎？」

總理說這話的時候，他把約翰渾身看了一眼。從前有一兩次，當加斯伯和總理出外吃飯的時候，加斯伯曾經說起他和他的孿生兄弟十分相像的話。可是總理告訴他，說他實在看不出多大相像的地方來。他們的面貌確是有些兒相像，可是約翰帶着一種精神消化不良的氣色，態度上很難

親近，他的頭髮那麼亂蓬蓬，一種沒有生氣的褐色，加斯伯的卻在一片亮油油的禿頂的周圍黑得滴滑的，因而使總理不歡喜約翰，正如他歡喜加斯伯一般。

現在約翰回答他的話了：『不，我不吸煙的。我總不懂，一個人爲什麼要拿藥去薰壞他的太陽。我聽見你稱贊我那可憐的兄弟，本當是很高興的，可是我倒是擔心他對於靈的東西太不敬重呢。他有時候到薔薇堤來看我，我總跟他辯論，可是不知怎麼的，他老是不覺悟自己的錯處。而且他那種浮薄的行爲——』

『我們倒不當他是個浮薄人。我們當他是個很有恆心的工作者。』

『可是他在演戲呢！還要讀愛情小說！好罷，我要嘗試記着那一句命令，「不要判斷別人，免得你也受別人的判斷。」可是我見到我自己的兄弟爲圖暫時的娛樂而放棄了永久的希望，總是覺得痛心的。好罷，我要去看他去。我相信將來有一天能够在薔薇堤的修靈會裏見到你的。再見，先生。』

總理一面回去做他的工作，一面喃喃自語道：『我要告訴加斯伯，說我所能給他的最好的恭』

維，就是他不像他的兄弟。」

於是到了第二天，又是星期三，當加斯伯回到行裏來的時候，總理果真對他說起這句笑話來了，加斯伯嘆氣說：「唉，約翰實在是個好人，可是他一逕鑽在那種形而上學，那種東方的神祕主義以及一切天才曉得是什麼東西裏面，簡直是掉在迷霧裏再也出不來了。但是他比我總好得多。假使我謀殺了我的房東太太，或者說，假使我偷了銀行裏的，那末，總理，你就去找他。我可以跟你賭一頓城裏最好的飯吃，他一定會得盡力把我弄到案。他就是這樣一個四方的人呢！」

「四方，倒是是的——確是稜角分明的呢！好罷，等到你偷了我們，加斯伯，我是會得去找約翰的。不過你要是辦得到的話，你還是不要偷我們的罷。我真不願意跟那種穿着爛襯衫的宗教偵探在一起說話呢！」

兩個人都笑了起來。於是加斯伯回到他的籠子裏去辦公了。他說他的頭還是痛的。總理勸他告假一個星期。他說他不願意爲了歐洲戰爭而增添的軍火工業，工廠方面的出納事務多得多了，而這部分正是加斯伯負責的。

「不如休息一個星期，免得害起病來罷。」那天晚快邊總理跟他辯論道。

於是加斯伯就聽了他的勸告，至少要休息過星期末了。他說星期五要到北方去一趟，要到瓦卡明湖去釣幾尾黑鱸魚，等星期一或是星期二回來。未去之先他要把星期六該付的帳目做好，交給另外一個出納員。總理謝過他的辦事忠心，並且照他常有的習慣，請他第二天——星期四——到他家裏去吃晚飯。

當天星期三的晚上，加斯伯的兄弟約翰又到薔薇堤的修靈會去聚會。及至回到家裏，又像魔術似地重新化爲加斯伯的時候，這個加斯伯就不再把約翰的假髮和衣服放回櫥中，卻把它們裝進一只手箱裏，而將那手箱帶到他在佛爾農的住房中，鎖進了他的衣櫥。

星期四，加斯伯在總理住宅吃飯的時候，態度很是和悅，可是他很靜默，又因他的頭仍舊跳得厲害，所以他早走一步了——在九點三十分。沈靜地一隻手拿着他的灰色綢手套，那一隻手傲然自得地掉着他的手杖，他走出了總理的住宅，打那條時式的馬路上走回了佛爾農的中心。他進了他寄放車子的公共汽車間。他對那值夜班的說道：「頭痛得很。要把車子開出去吸一點新鮮空

氣。」

他用一點鐘不過十五哩的速度開出去了。他向南。當他達到城市邊境的時候，他加速到均勻的一點鐘二十五哩的速度。他用一個長途駛車者的沈着態度坐上了他的坐位；他的身體一動都不動，只除他的腳在加速機上和他的手在駕駛輪上的一點極小的動作——他的右手跨在輪上把住了輪頂，左手勝適意地倚在靠手墊上，左手不過在輪上碰着罷了。

他向那條往南的路上駛了十五哩——差不多要到瓦納古基鎮了。然後，由一條很壞的旁路突然的轉向西北，沿城繞了一個大圈，向聖克來爾鎮駛了去，他兄弟所住的那個薔薇堤市外區，也在佛爾農之北。這一些方向是對於他有點重要的；瓦納古基是在佛爾農本城之南十八哩；薔薇堤剛好相反，是在北十八哩——南北兩城和佛爾農的距離是相等的。

他走到聖克來爾去的半路上，在離薔薇堤不過兩哩的一個地點，加斯伯將車子駛出了大路，進了一叢橡樹和楓樹的中間，停在一條長久不用的林間小徑上。他木僵地下了汽車，走過樹林，上了一道斜坡，爬在一塊俯臨着一口污濘池沼的岩石上。那岩石的礫石的前壁從水邊筆直地聳豎

上來，在那由星星和地面蒸溜出來的昏暗的光裏，他辨出了一片滿是蘆葦的池面。那池裏的水非常泥濘，又縈繞着菖蒲草，因而從來不會作游泳之用，又因附近的居民都不過是些下流的蠢夫，也從不會有人在那裏釣過魚。加斯伯站在那裏冥想了一回。他記起了一段故事，就是一個農民的牲口跑掉了，衝過了這塊岩壁，就掉進那污泥的深底不見了。

用着他的手杖，他劃出了一條從那岩壁頂上到他的停車地點的想像的路線。他看那路線上有一叢榛樹擋着，就用一把很大的懷中刀割去了它。及至他辨明了到他停車地點的那條路線，他微笑了。他走到那樹林的邊上，將那大道的上下兩頭看了一回。一部車子近來了。他站在那裏等着它過去，然後跑回到他自己的車子，將它退出到大路上來，向北到聖克來爾的方向駛去，用着差不多一點鐘三十哩的速度。

在聖克來爾的邊上他停下了，取出了他的一小束的工具，旋下了一個發火活塞上的螺絲，將那活塞在機器板上敲了幾下，故意把那磁器套子敲碎了。他重新旋上了那個破活塞，便將車子開動。車子輕跳着，噴着水，一只汽缸失了作用了。

「我猜是發火器出了毛病了，」他欣然地說。

他設法將車子開到聖克來爾的一家公共汽車間。汽車間裏除了一個年老的黑人之外沒有別的人，他是夜班的洗車人，正忙着拿海綿和橡皮小管在沖洗一個車身。

「我得到一個夜班的修車人嗎？」加斯伯問。

「不成，先生；我想您得放在這裏等明天了。」

「那糟了！不知是炭化器或是發火器出了毛病了呢。好罷，我就攔在這裏罷。告訴他——喂，明天修車人來的時候你在這裏嗎？」

「是的，先生。」

「好，你告訴他明天中午要車的，不告訴他明天九點鐘罷。記着，不要忘記。來，這會幫助你的記性的。」

他給了一個四開幣給那黑人，那黑人露齒笑了笑，嚷道：「是的，先生，它會多多幫助我的記性呢！」當他把一塊寄車牌子掛上車子的時候，那黑人問道：「名字呢？」

「噫——我的名字嗎？哦，漢生。記得，明天九點鐘要預備好的。」

加斯伯步行到了火車站。時間是一點十分了。他並不向車站上人問到佛爾農的下班火車的時刻。分明，他是知道一點三十七分有一次火車要在這裏聖克來斯停的。他並不在待車室裏坐，只坐在外面的黑暗中，行李間背後的一部小車上。等到車來了，他溜進了最後一輛車的最後一個座位，將他的軟簷帽拉下來覆了眼睛，睡覺了，或是假裝睡覺。到了佛爾農，他下了車，跑到他常規寄車的公共汽車間。他跨了門口。那值夜班的在門裏通車甬道裏一張仰倚着牆壁的大木椅上打磕睡。加斯伯很高興的對那值夜的嚷道：「真是運氣不好。發火器出了毛病了——我猜得發火器罷。只得把車子留在瓦納古基了。」

「是罷，運氣不好呢，」那值夜人應道。

「可不是。所以我把它留在瓦納古基了，」加斯伯走過去的時候特別加重的說。

他這話說得並不準確。他留車的地方並不是瓦納古基——那是在南；卻是聖克來爾。那是在北。

他回到了他的寓所，很美的睡了一晚，第二天早晨在澆身浴的時候，滿心高興的哼着曲子。可是在吃早飯的時候，他又埋怨起他的不斷的頭痛來，並且聲言說要到北方瓦卡明地方去釣一下黑鱸魚，養息養息他的眼睛。他的房東太太也力勸他去。

「要我幫忙你收拾收拾行李嗎？」她問。

「不，謝謝你。我不過帶兩只手提箱去，幾件舊衣服，一些釣魚的器具。老實說，我已經統統都檢好了。要是銀行裏跑得開，我大約就搭中午往北的火車去。這一陣子忙着呢，爲了要付那些跟協約國訂合同的工廠的款子。今天報紙上有什麼新聞？」

加斯伯到了銀行，帶着那兩只手箱，和一柄整潔光亮的捲筒的綢傘，那上邊的銀帽子上刻着他的名字。那管門人，同時也是銀行的守衛，幫着他把兩只手箱拿到裏邊去。

「當心那只箱子裏邊放着釣魚的器具呢，」加斯伯指着一只箱子對那管門人說，那箱子分量是沈重的，卻分明並沒有裝滿。「你曉得，我今天要到瓦卡明去釣鱸魚去了。」

「我也恨不得能去呢，先生。今天您的頭怎麼樣還痛嗎？」管門人問道。

「好得多了，可是我的眼睛還覺得硬繃繃的。想來是用眼過度了。你記得，哥諾爾斯，我打算十一點七分趕上往北的火車的。最好在十一點鐘叫一部汽車來等着我。或者末，不快到十一點的時候我再通知你罷。趕十一點七分往北的火車，到瓦卡明去。」

「很好，先生。」

總理，會計員，祕書長——大家都問加斯伯好些沒有，而對於他們，他都回答說是用眼過多和要到瓦卡明去釣魚的話。

還有一個出納員，從跟加斯伯隔壁的籠子裏通過鐵絲網很誠懇的叫道：『真有點吃不消了！你等着看罷！到夏天我非發瘋病不可。我也要去釣他一個月的魚呢！』

加斯伯把兩只手箱和一柄陽傘都放在他自己的籠子裏，讓那個出納員付着款子，自己做着第二天星期六的出納單。他不時要跑進銀庫子裏去——那是一間狹窄的，不悅目的，沒有空氣的地室，一條硬油布鋪的地板，一個沒有罩子的電燈泡，一堵後壁全部由保險箱門所組成，一律漆着一種慘藍色，很不悅目，可是裏面保藏着幾百萬元的現金和證券。那上邊的幾頭門裝在粗大的鋼

桿上，每一頭門都有兩個鑰盤，只有銀行裏的兩個職員能夠開，因為他們各人知道一種拚字法。底下還有一些小門，其中有一個，是加斯伯以他的出納員的資格能夠開的。這是一隻沒有多大的鋼鐵箱子的門，裏面藏着十一萬七千元的鈔票和四千元金銀。

他帶着一細細的貨幣進進出出的走。他在籠子裏工作的地方，離開其他一個出納員的坐位不過三呎，兩人之間只隔着一層鐵絲網。

當他工作的時候，他跟其他那個出納員交換了幾句話。

有一次，當他算到一筆一萬九千元的款子的時候，他批評道：「這個星期哈乞爾車輛廠的數目大呢。我曉得他們是給協約國造砲車和運輸車身的。」

「噫——噫！那個出納員不大感到興趣的說。」

加斯伯機械地不很勉強地做着他的常川的工作，照着一張用打字機打出的付款單上的數目數出了鈔票。分明，他的眼睛從來不會從鈔票上和面前那張付款單上擡起來過。那些鈔票他一疊一疊的摺起來，用紙條字封着。他似乎把一封封的鈔票都丟進在他旁邊放着的一只小小的黑

色皮袋裏。可是他實際上並沒有把它們丟進那些出納袋裏去。

他放在腳下的那兩只手箱都是關着的，且可假定是鎖着的。但有一只並沒有鎖。而且它雖然很是沉重，其實裏面除開一塊生鐵之外並沒有什麼。不時，加斯伯的手裏拿着一網鈔票從身邊垂掛下去。憑他的腳的一種輕微的動作，他開開了那只未鎖的手箱，然後將那網鈔票從他手裏溜了進去。

那籠子的底部是一片結實的鋼板，故從前面看過來，這種可疑的舉動是看不出來的。其他那個出納員本來可以看得見，但是加斯伯只趁他對付顧客的時候或是背過臉去的時候纔做這種手腳。爲要等候這種良好的機會起見，加斯伯往往要把那一疊疊的鈔票數了兩遍，並且擦擦眼睛，彷彿看痛了眼睛似的。

每做了這樣一回手腳之後，加斯伯總把照單應付的現金多多丟進出納袋裏去。向當他把那一筒筒用藍紙包着的現金丟進去的時候，他就要跟那一個出納員談天了。然後，他就要鎖起那些口袋，而且一本正經將它們放過在一邊。

爲了要做這種手腳，加斯伯的出納單做得很慢，以致做完的時候已經是十一點五分了。他把管門人叫到籠子旁邊來，對他說，『現在替我把汽車叫來罷。』

他還有一個口袋要裝。我們明明看見他是把鈔票丟進去的。當時他對他的助理出納員說：『我要把所有的袋子都裝進我的保險箱裏，你可以把它們搬進你箱子裏去的。可是千萬不要忘了記把我的箱子鎖好。嗨，我得走了，要快點了呢！至遲星期四早晨回來。再見；你當心身體。』

他匆匆忙忙的把那些出納袋裝進了銀庫裏的他的保險箱裏。那保險箱差不多已經塞滿了。而除開最後一只之外，所有的袋子裏面都只有少數幾筒的現錢。他雖然曾經吩咐那個出納員替他鎖保險箱，可是他自己已經先拚鎖上了——這是他的疏忽，因爲現在那助理出納員不得不等着叫總理來開了。

他拿起了他的傘子和兩只手箱，向前面桌子上的會計員擺一擺手，便急急忙忙的衝了出去，使得那管門人沒有機會幫他提東西。出了門口，上了那等着的汽車，大聲的向開車人叫道，『M·D·車站，』故意讓那管門人聽見。

在M·D·R車站上，他不讓那些紅帽子幫他提東西，就去買了一張到瓦卡明的車票。那是一個湖濱遊覽的市鎮，在佛爾農西北一百四十哩，而是在聖克來爾的一百二十哩之外了。他剛够時候上了十一點七分的火車。他並不坐躺椅車，只在靠後門的一個客座上坐着。他放下了他傘上的那個刻着他的名字的銀帽子，將它丟進口袋裏。

車到聖克來爾，加斯伯走到列車的走廊上來，兩只手箱是帶着的，可是把那沒了頂的傘子丟在車上。他的臉上一無表情，沒精打彩的。車開動時，他跳上了月臺，莊嚴的走了開去。一陣冒險的光從他臉上閃出了一秒鐘，就又消失了。

在他前一天晚上寄放汽車的那一個汽車間，他問工頭說：『我的車子修好了嗎？——是水星瓶的，發火器出聲音的。』

『嘴剛纔做了兩樁生活。還沒有動手呢。午後總可以弄好的。』

加斯伯懊惱得舌頭捲曲。他把兩只手箱攢到汽車間的地板上，站在那裏想了一刻，他的彎着的食指抵在他的下脣上。

然後：『那末，我要開走了——對不起——等不了了——還要趕到別處去呢，』他喃喃的說。『你們做行商的現在多是用汽車跑路的了，漢生先生，』那工頭對加斯伯車上的牌子瞟了一眼，很客氣的說。

『是呀。比坐火車快得多呢。』

他付了一個晚上的寄車費；雖則沒有把他的車子修好，這筆費用有點不公道，他可並不埋怨。事實上，他那時候是一點表情都沒有，人家什麼也看不出他的。他把兩只手箱塞進了汽車，就隨那機器噴着水，開了出去。到了另外一家汽車行，他另外買了一個發火活塞，將它旋上去。等到再開出去的時候，機器就不噴水了。

他駛出了聖克來爾，回轉佛爾農的方向，也就是他兄弟所住的薔薇堤的方向。他將車子駛進那個離開薔薇堤只有兩哩路的橡樹和楓樹的濃密樹林，就是他當初曾經計擬過汽車上岩壁去的一條路線的所在。他把汽車停在那荒廢的林間小路旁邊的一片草地上。那兩只手箱，他用一件輕大衣罩着了。從坐墊底下他取出了一罐椒鹽雞子，一箱餅乾，一盒茶，一具便攜烹器，一盞酒精燈。

這些，他都攤放在草地上，做起一頓郊外點心來。

他坐在那一頓點心旁邊從下午一點零七分直到天黑。有時候，他也裝着吃東西的樣子。他向小溪裏去取水，烹茶，又開出了那箱餅乾和那罐雞子。但是大部分的時間，他只是坐在那裏，一支又一支的不住地抽煙捲。

有一次，一個瑞典人從這條路到他的農場上去的，喃喃的說道，『野宴啊！』

『是的，混混時間呢，』加斯伯沒精打彩的說。

那人頭也不回的走開了。

黃昏的時候，加斯伯把一支烟捲一直抽到根，這纔捏去了火，清脆的說道：

『這大概是加斯伯·荷爾德的最後一次烟了。你總不見得會抽烟的罷，約翰——你這混蛋東西！』

他把兩只手箱藏在樹叢裏，將殘餘的點心堆積在車中，拆下了車頂，爬到那條大路上看了一看。看不見一個人。他又回轉來。他從工具袋裏取出了一把鎚子，一個鑿子，只是幾下狠敲，就完全毀

了刻在機器前面的號數，再也辨認不出了。他又把前面後面的執照都起了下來，放在手箱旁邊。然後，當黃昏的殘光還照得出那些樹叢像一堆堆雲烟的時候，他就開動了車子，穿過樹林，從斜坡上開上岩壁頂，這纔讓那機器繼續的開着，停了下來。

從停車的地點到那俯臨湖沼的岩石的邊緣，是一個一百三十呎的距離，完全平坦的，上面長着蓬鬆的紅色翹搖花。加斯伯用脚步量過了距離，回到車上，凜凜然的坐上了坐位，將機器聯絡好，用第二等的速度開出去，而壓下做第三等的速度。那車子向岩邊上一衝而去。他立刻將身子跳在踏腳板上。然後站在那裏，一直向着岩壁奔下的一邊，用左手駕着輪，右手將手節汽桿往上扳，扳，扳。他很安全地從踏腳板上跳了下來。

那汽車大吼着自己向前衝去了。它衝過岩壁的頂。它懸空飛到二十呎以外去，彷彿是一架軀體笨重的飛機一般。它打了幾個迴旋，向湖裏落了下去。湖中的水成了一個巨大的嘩響的圈子飛濺起來。然後是靜默。在那昏暗的光裏，湖面反射出來像牛乳一般。湖面上是一點汽車的踪影也沒有的。那個慢慢集中的水圈消失了。那口湖是祕密的，陰險的，靜寂的。『我的主！』加斯伯站在岩頂

上喊道：「好罷，他們是找兩年也找不到的了。」

他回到兩只手箱那邊去。蹲下身子，他從一只手箱裏面拿出約翰·荷爾德的假髮和黑色衣服。他脫下自己的衣服，換上約翰的，而將加斯伯的裝進手箱裏。於是帶着兩只手箱和汽車的執照牌，他步行着回到薔薇堤，一路上在那些楓樹叢和柳樹叢中藏藏掩掩，一直到了離開市鎮半哩路的地方爲止。他走到了在柳徑盡頭的那座石頭房子，然後從屋後的小徑裏溜了進去。他在壁爐裏燒了加斯伯·荷爾德的衣服，在火爐裏化了執照牌，又在兩塊石頭中間搗碎了加斯伯的貴重的金錶和自來水筆，直搗得一堆不堪入目的爛泥一般，然後將它丟在一口放天落水的水槽裏去。那個刻着名字的陽傘上的銀帽子，他用一把鑿子刮了又刮，直到不能辨認爲止。

他開出了一口書箱的鎖，從一只手箱裏取出了一網標着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的鈔票，將它們分裝在那些放在書箱裏跟書冊一般無二的糖果箱裏。他一面裝，一面計點着那些鈔票的數目。總共是九萬七千五百三十五元。

那兩只手箱是新的。上面並沒有可以辨認的記號。可是他把他們帶進櫥房裏，用腳踢着，用黑

泥塗着，擦壞了它們的邊，磨壞了它們的角，終於弄到像在旅行中用爛了的樣子。他於是把它們帶到樓上，攢進了低矮的頂樓。

在臥房裏，他靜靜地脫了衣服。有一次他笑了：「我真看不起那班只有外觀的傻子——那些銀行職員和警士們。我是不受他們那種愚蠢法律束縛的。沒有人能够逮到我——這得我自己來逮自己了！」

他上了牀，叫了一聲表示不耐煩的「媽的！」之後，他默想道：「我想約翰是要做禱告的，不管地板上怎樣冷。」

他爬下牀，向那渺茫不測的宇宙之主懇求饒恕——可不是爲加斯伯求的，乃是爲那缺乏靈教的真正信仰的人們求的。

他重新回到牀上，一睡到第二天的近午，兩只臂膀墊着頭，一個微笑浮在臉上，躺在那裏。

就像這樣子，加斯伯·荷爾德並沒有經過死的苦痛，而卻已不復在人間了；也像這樣子，約翰·荷爾德之出現於人間，已不復是從前那樣只在星期日和星期三晚上偶爾現形的一個鬼影子，

而是一天活過二十四小時一星期活過七天的一個人類了。

(三)

薔薇堤的居民對於那怪癖的隱士之偶爾出現是已經熟了的，所以當那個星期五以後的星期六晚上他從大門口出來蹣跚着走到大街上一家賣報紙和文具的店舖去的時候，大家都只不過暗笑暗笑罷了。

他買了一份晚報，並對那伙計說：『你以後可以每天把前驅早報送到我家裏去了——在亨白路二十七號。』

『好罷，地方我是知道的。以前當是你討厭報紙的呢，』那伙計粗魯地說道。

『哦，是嗎？以後，請你每天送前驅報。我先付一個月的報費。』約翰·荷爾德就只這幾句話，可是眼睛直視着那個伙計，使得那人不覺的收縮。

第二天星期六晚上，約翰去出席修靈會的聚會，可是以後兩天半裏，而他都沒有出街。

關於加斯伯·荷爾德失蹤的消息，直到下星期三方纔見報，卻就把前後的情形在那小城市報紙的第一面上非常惹目的披露出來了，標題是：

銀行出納員

交際界的名人——潛逃失蹤

報上說加斯伯·荷爾德失蹤已有四天，銀行的當局起初還不承認他的帳目有什麼錯誤，後來纔承認短缺款項十萬元——一說是二十萬。上星期五他買了本省瓦卡明地方的車票去的，車上有個向與銀行有往來的管事人還會在車上看見過他，可是他分明不是在瓦卡明下車的。

有一個女人說在星期五的下午她曾經看見荷爾德駕着一部汽車在佛爾農和聖克來爾之間的路上。但這在聖克來爾附近的出現，似乎不過是一個煙幕彈。事實上，我們的能幹的警長已經得到證據，知道荷爾德並不是向北方聖克來爾去的，而是向南方瓦納古基以外去的——大約是到特莫音或是聖路易那些地方。確實可以知道的是荷爾德在前一天有過寄車在瓦納古基的事，於是警察們用着他們向來澈底而迅速的手段到瓦納古基去搜查了。警長曾經向南方的各個城

市都打過電話，所以那人在幾天以內就一定可以逮到。那位警長是由我們大家都愛戴的市長所任命的，所以他一旦當權，就決不肯容這樣的事情出現。

有人問警長，爲什麼這個逃犯是向北走的呢？他說荷爾德爲要避免後面人的追蹤，當然是要先向那個方向去的，可是他立刻就折回南方去取他的車子去了。他又說他已預備到瓦納古基地方把那個替荷爾德隱藏車子的人抓了來。

又有人問他，他以爲荷爾德是否是發瘋，那警長笑道：『是的，他是爲了二十萬元而發瘋的呢。並不是我在這裏亂罵人，可是我們的政治的敵黨當中，有許多人是那怕數目再小些也會得發瘋的！』

可是銀行的總理卻覺得非常難過，他竭力替荷爾德辯護，說他在那些有名望的人家是人人都喜愛的，而且又是本地演劇界的有名人物，在銀行裏名譽也向來都好，所以他一定是由於暫時精神失常纔做出這種事來的，因爲他已經頭痛了許多時了。當這時候，那個替這銀行的全體僱員合保了二十萬元的保證公司也已派出偵探去協助警察辦理這樁案子。

約翰讀過了報之後，當即就搭電車到佛爾農去拜訪銀行的總理。約翰的臉爲了這樁羞辱的事顯出十分的愁惱。總理接見他。約翰搖搖幌幌的走進房去，嘴裏喃喃道：『我剛剛在報上看見我那兄弟的可怕消息。我是來——』

『我們都希望這是一樁失語症的事件。我們相信他一定就會好過來的，』總理堅持着說。

『我也但願如此呢。不過我早已告訴過你，加斯伯不是一個好人。他喝酒，抽烟，演劇，愛穿時髦的衣服——』

『我的天，我們可也沒有理由馬上就斷定他是一個監守自盜的人呀！』

『要能像您說的話，那是巴而不得呢。可是這時候我願意盡力來幫你們的忙。倘使他真是犯罪的話，我的唯一責任就是把他弄到案。』

『那得感謝你，』總理喃喃的說。雖則約翰表示着這樣的忠心耿耿，那位銀行總理卻無論如何歡喜不上他。那時約翰站在他旁邊，彷彿將他的臉戳進總理的臉上去似的。

總理將椅子移開了一呎路，很不融洽的說道：『事實上是我們正打算來搜查你的房子。我記

得是在薔薇堤罷。」

「是的。而且我當然很高興你們去細細的搜一搜。或者再有旁的事我能够做的，我也都會効勞。我覺得我那孿生兄弟的這種說不出口的罪惡是我也有分兒的。我馬上把我的房子的鑰匙交給你們。後邊還有一個棚子，是加斯伯來看我的時候停放汽車的。」他指出了一只大大的，上鏽的舊式的門鑰，擎了出來，又說道：「地址是薔薇堤亨白路二十七號。」

「哦，我想是不必了，」總理有些覺得羞愧的說，一面擺着手擋回那個鑰匙。

「可是我總得幫你們一點忙纔好呢！您說我能做什麼能承辦這樁案子的偵探是誰？我要給他無論怎樣的幫助——」

「告訴你怎麼辦罷：你到商業信託保證公司去找斯干德林先生，把你知道的事情都告訴他罷。」

「好的。我兄弟的罪名是擔在我的肩膀上，要不然的話我就犯了該隱的罪孽了。你現在是給我一個機會，使我們可以嘗試洗滌我們連帶的罪孽，而且耶利米·包德菲希教友常常說的，要有

機會能够滌罪便是大大的福氣呢，不管肉體上受着怎樣苦痛的刑罰。我已經告訴過你，我是修靈會裏一個正式的會員，雖則我們並沒有一定的口號和信條，我們的堅固信仰卻是——

於是約翰·荷爾德開始演講了，乏味得令人可怕的十分鐘；引據了許多隱僻的書冊和許多性情古怪的長老；將許多神祕之談織進了幻想之網。那總理原是一個信徒，一個熱心的教堂經費維持者，四十年來不斷在聖西緬禮拜堂裏佔個坐位的，然而當時聽着這位宗教狂者的演講，卻不由得一時兒厭倦得打起寒噤來，一時兒大大忿怒。

及到他後來很有點無禮的將約翰·荷爾德打發走了，他對自己埋怨道：「該死，我是不應該這樣的，可是我不能不說，我是情願那個犯人的加斯伯，不情願這個聖人的約翰呢。嗨！那個傢伙是多麼的滿身泥土氣啊！他一定是一徑都在掏馬鈴薯的。嗨！我記得加斯伯曾經有一次神經過敏似的對我說過，說他要是偷了銀行的東西，我可以去找約翰的。我現在明白了！約翰是一種自作聰明的傻子，對於有計劃的搜查他是足以混亂步驟的好罷，加斯伯，對不起你了，我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決不去找約翰！」

約翰找到了商業信託保證公司，見到了斯干德林先生，現在正把加斯伯的早年事蹟和近來的敗行詳詳細細的報告給他聽，其實對於這樁事情全然沒有用處的，因而使他聽得非常之厭煩。後來把他交給那保證公司所僱用的偵探手裏去。那偵探是個粗暴直爽的人，因而更其覺得約翰的可厭。約翰堅執要他到薔薇堤他的住宅裏去查勘一下，那偵探只得依他去了，可是查勘得非常粗略，巴不得馬上就逃走。約翰卻至少化了五分鐘的時間把加斯伯有時停放汽車的那個棚子指給偵探看。

他並且曾經嘗試引起那偵探對於他那些珍貴的卻有斑點的書冊的興味來。他開了一格書籍，從那四厚冊一部的演講集中抽出一本，就要高聲朗誦起來。

偵探攔阻着他：「是的，那是一本大書，不過我們不見得會到那些書的背後去搜你的兄弟呢！」

偵探對約翰說明了他們用得着他的時候再來找他，就匆匆的走了。

「要是我能够贖得——」

「是的，那是很對的！」偵探逃也似的向大門口走去，一面回他這一句。

那天約翰又到佛爾農去了一趟。他去拜訪城區警察局的局長。他告訴局長說他已經請保證公司的偵探到家裏去查勘過了，不過局裏不也該派人去查一下嗎？他要脫罪呢——局長在約翰背上拍了拍，勸他不要以為他兄弟犯了罪自己就該負責，並且求他說：「現在你請回去罷——事情忙着呢。」

那天晚上約翰到修靈會去開會的時候，有十來個人在那裏竊竊的說他就是國立木材銀行那個竊賊的兄弟。他羞愧得頭也擡不起來。開會的時候，他把加斯伯的罪過擔到自己身上來，並且禱告着加斯伯能夠歸案來受那療罪的刑罰。會中的人勸他不必替他兄弟擔罪名，因為他是修靈會的會員，在這邪惡的世界裏唯一能有得救的把握的。

在星期四，星期六早晨，以及星期二，星期五，約翰都到城裏去看銀行的總理和偵探。有兩次總理是見他的，都被他的演講弄得非常厭倦。第三次他推托不在家。第四次他又見他，卻是老實不客氣的對他說明，說他如果是要幫助他們的話，最好的辦法莫如站開些不要來過問。

偵探呢，是四次都回他不在家。

於是約翰和順的微笑了笑，再不嘗試幫助他們了。灰塵開始堆積在他的書箱下格裏的一部分糖果箱上，就只有一冊沒有灰塵，那是他偶爾要拿出來的。每次當他把那一冊書取下過之後，總有一個淡褐色頭髮而穿着打皺的黑衣服的人，一個自己簽名爲司密斯的人，從南佛爾農郵局匯了一筆不很大的款子給薔薇堤的約翰·荷爾德——這是六個多月以來一向如此的。這些匯票，不能多過每星期二十五元的數目，但這已經超過像約翰·荷爾德這樣一個節慾主義者所需要的了。在白天，約翰也有時候到薔薇堤郵局去兌現，但平常照他的習慣，他總要等晚上出來，拿到他走熟了的那家雜貨店裏去找兌。

他的右鄰，那位買長期票的先生，還是每天晚上要到門口院子裏來散步，吸飯後烟，約翰跟他談起他兄弟的那樁可痛心的案子來，總是很坦白的將前後情由和盤托出。他說他倘如不是一天到晚關在家裏做學問，不把他兄弟的事情太疎忽了，也許是不至於鬧到這個地步的。那位鄰人一本正經地勸他多出出門。約翰也就聽了他的勸告，至少每天下午都肯出來散散步，並且容許牛乳、

菜蔬、雜貨之類直接送到他家裏去了。他也肯到圖書館裏去跑跑，在參考室裏翻翻關於中美和南美的書，彷彿他在計劃有一天要到南方去似的。

可是他仍繼續他的宗教的研究。可疑的是在那樁案子出來之前，不知他對於他那本書是否是經常地工作的。直到現在為止，別人所能見到的，只不過是一堆雜亂無章的神學名著的節錄而已。也許因他兄弟犯罪的刺激，使他更加集中心力，更加忍耐的從事他的著作也未可知的。因為自從他兄弟失踪以後的一年裏面——當這期中那個保證公司已經逐漸放棄了破案的希望並且已經相信加斯伯是死的了——約翰是用着一種漠然的態度沈潛在他的工作裏。無日無夜的他都在冥想之中，以致完全看不見現實，並且似乎通過肉的雲霧在看那由靈的城市閃出的光。

向來就有人說，加斯伯·荷爾德要是扮演一個角色，他總會活像那個角色。這次那個出納員失踪了，便是喪失了一個非常偉大的演員。他在平時，雖然不曾獲得過多麼大的勝利，可是並非沒有物質上的報酬。爲了扮演這個最奇妙的角色，他是得到了九萬七千元了。這也可說是他賺了來的錢。無論如何，他冒了這麼大的危險，這一點代價總要算是公道的。

(四)

自從十月裏下了幾陣淒涼的雨，那些柳葉的尖端都鬆了落了。樹皮也已從柳樹身上剝落下來，露出了一片片潤濕而慘黃的赤裸的木質。從那些光身子的柳樹縫裏，挺出了約翰·荷爾德那所房子上的堅硬石頭。草葉枯黃而糾結了，從底下露出一片片的地面是油膩膩的。現在那些鋪路的磚頭是一逕潮濕的。在這到處流漾的寒氣當中世界是駝了背了。

那人在一種像石板一般的黃昏光中步出了柳徑，似乎也像那有病的泥土一樣的悲涼。他的步子是鬆懈的，他的嘴唇帶着強烈的冥想而顫動。在他那套打皺的黑色衣服和蒼白色的襯衫胸襟上面，他罩着了一件陳舊的大衣，那條黑絨的領子已經發了綠。他是在那裏想。

「這一切東西裏面是並非沒有意義的。我已要看出來了——我並不知道我看見什麼！可是這裏有光——是使得吃飯和睡覺都似乎可笑的可超自然的世界。我是——我實在是出乎法則之外的！我曾造成了我自己的法則！那末我爲什麼不也跑出視覺的法則以外去看人生的秘密呢？可

是我犯了罪了，我必定要懊悔的——總有一天。我無須把錢還給他們。我現在知道這錢是給了我。使我得過這種冥想生活的。可是對於總理的背恩，對於所有信任我的人呢！我難道只是一個最最苦惱的罪人嗎，像瞎子一樣的吗？聲音——我聽見了衝突的聲音——有的在贊美我的勇敢，有的在責備我——」

他跪在柳樹底下一張木板凳的污黑凳面上，趁着暮色四面包裹上來的時候他禱告了。在他看起來，他的禱告並不用語言，卻用漠大的混亂的夢——比人類語言更大的一種語言的字句。及至他禱告到力乏了，他纔慢慢地進了屋子。他鎖上了門。他也不能確定指出到底是害怕什麼，可是如果門不鎖起來，他是永遠不會適意的。

借着蠟燭的光，他做起了他的清苦的晚餐——乾的烘麵包，一只雞蛋，廉價的綠茶加薄牛奶。照向常的習慣——就是十八個月以來每頓飯後的習慣——他總想着要抽烟，可又總是不抽的。他踱進了坐起間，在那夜晚的漫長寂靜的鐘點中他讀着一本滿是注腳和參考資料的關於預言的古書。他嘗試替他自己那本關於默示的書摘錄一點資料——到現在還只有用工整書體寫着

的薄薄一疊紙呢。他本來還寫過別的幾千張紙；他往往整夜的寫着；可是他那支遲鈍的筆似乎總不能趕上他的思想，而且已經寫好的稿子他大多數很野蠻地把它燒掉了。

將來總有一天他是會做出一部傑作來的！他正在捫索着人世間的一種最大的發見。他斷定了一切東西都是一種符號，並不僅是這種那種神聖的象徵，就是一切物質的形象也都是的。於是他懷着一種又驚又喜的感情，要嘗試一下這種新的占卜術。那盞掛着正在微微的擺盪。他就對自己說：『倘使那盞擺盪的弧形燈碰着了書箱的邊，那就是指示我應該全然改了裝，到南美去把我的錢化掉。』

他身上抖索着。他看着那燈的慢到不可忍耐的擺盪。後來見它快要碰到書箱了，他喘着氣。可是它又盪回來了。

這就是一個警告；他不由得震慄了。難道他永遠不能離開這個他本以為很巧妙的藏身處而卻實在是冥想和恐懼的所在嗎？他突然一切都看明白了。

『我跑開去到監牢裏去躲着罷！法律逮捕不到人——人得自己逮捕的！』

他又來了一次占卜。他猜想着桌上鉛筆的數目是多於五或是少於五。如果多於五，那末他是犯罪了的；如果少於五，那末他確實不受法律的制裁，他於是動手挪開桌上的書和紙，去找底下的鉛筆。當在這試驗的當中，他不住地淌着冷汗。

突然他叫道：『我是發狂了嗎？』

他逃進了他那間乏味的臥房。他睡不着覺，他腦子裏充塞着混亂的神祕的數目和祕密的警告。

他從半睡的狀態中醒了過來，卻仍被夢境所包圍，並沒有一點清醒的思想，口裏喊道：『我一定要回去招認去！可是我不能！我不能！我比他們聰明！我不能回去讓他們打勝我。我不能讓那些傻子穩穩坐在那裏逮牢我！』

加斯伯已經失蹤了一年半了。有的時候他覺得不過是一個半月的功夫；有的時候又像是灰沈沈的幾個世紀，約翰的意志力已被那種浪費時間的學問所籠罩，往往膝上放着一塊占卜板，半夜裏摒息的坐着，幻想着種種東西都在供給他們什麼預兆。現在正當他的隱居生活的第二個秋天

逐漸蠕行到冬日，他纔意識到自己並沒有充分的毅力可以實行到南美去的計劃。前一年的夏天，他曾經對他自己誇口，說要跑出這隱居的地方到南方去，並且要造成一條十分迂迴曲折的路程，決沒有第二個人能够尋得出。可是——唉，這是太麻煩了。他已經沒有他的兄弟加斯伯當初扮演着去亡命的那種興子了。

他曾經殺死了加斯伯·荷爾德，並且徒然爲着蕞爾一堆的紙幣，他已成了一個黴爛的隱居人。

他恨他的寂寞，但是尤其恨他的僅有的伴侶，那些修靈會的會員們——那個虔誠的尖聲的縫紉婦，那個暴躁的木匠，那個厚嘴唇的女管家，那個鬍子蓬蓬的直喊直嚷的老頭子。他們是那麼的缺乏想像的。他們的聚會老是那麼個樣子；老是那幾個人，老是那一套開會秩序，老是那幾句對神的宣言。

起初，他得列入會中最雄辯的分子裏面，自以爲是一種勝利，但後來也覺得平常了，而且看見大家竟敢來和他親近，心裏頗有些憎惡，因爲他覺得他是活人當中唯一能看穿世界的幻象而

見到較高靈魂的奇異的至福的。

十一月末尾有一天星期三的聚會裏面，有一個紅臉人說了半個鐘頭他無論如何不會犯罪的話之後，約翰腦子裏積蓄已久的厭煩不期暴發了。他馬上跳了起來。

他嘻嘻的說道：『你們使我聽得厭煩透了，你們大家！你們以為自己已經十分聖潔，再也不會做錯事的了。我從前也是這樣的呀！我現在已經知道我們大家都是苦惱的罪人，實在都是的！你們也都說你們是罪人，可是你們都不相信。我告訴你們，你，剛纔在那裏訴苦的，還有你，直德金教友，鼻子這麼長長歪歪的，還有我——我——我這人類當中最不幸的人，我們大家都得懊悔，都得招供，都得贖罪！我是馬上就招供了。我偷——偷——』

他吃了一驚，立刻從會場裏衝了出去，沒有帽子，沒有大衣，奔跌過薔薇堤的大街，直到把他自己鎖進房子裏方纔停止。他之所以吃驚，因為他差不多洩漏了他的祕密了，同時他又覺得心痛，因為他沒有終於洩漏出去，沒有真正的招供，沒有獲得他目前所曉得的唯一的寧靜——刑罰的寧靜。

他再也不回到修靈會去了。實在，他一連一個禮拜都沒有出過門，只除半夜裏在那條柳徑上走幾步。可是十分突然的，他覺得那靜默不可耐了。他衝出了房子，連大門也來不及關鎖。他跑上城去，身上沒有外衣，濃厚的褐色頭髮上只戴着一頂舊的園丁的帽子。人們都瞪視着他。他已停息了忿怒，因得忍耐着。

他進了一家點心店，希望不惹起人的注意去坐在那裏，聽聽人家怎樣議論他。站在櫃臺旁邊的侍者打了個呵欠。約翰聽見一個聲音從帳桌上傳過來：『那就是那發瘋的隱士！』

在那地方遊蕩的半打青年人大家都看着他。他覺得非常之不舒服，連他叫了的一客牛奶和三明治也吃不下口了。他把它們推開一邊，就逃走了，這是他十八個月以來第一次嘗試在外邊吃飯的失敗，因而使他不由得想起那個被他殘酷地殺了的加斯伯·荷爾德來。

他走進一家紙煙店，買了一箱的烟捲。他決計拋開他的禁慾主義了。但當他走到街上點起一支烟來吸的時候，他覺得非常頭暈，生怕馬上要跌倒在地上。他因而不得不在一塊石牆角上坐下來。人們聚攏來了。他於是又不得站起來。蹣跚着走進一條小街。

他一連走了幾個鐘頭，心裏想着又取消着許多自相衝突的計劃——去到銀行裏去自認呢，還是把錢亂化了始終不招認。

及到半夜裏他纔回到他的家。

在他門前他打了個呵欠。前門是開着的。他記起了門是沒有關的，寬了心，吃吃笑了笑，他蹩蹩着走了進去。他經過坐起間的門，直接走進他的臥室，覺得腳上碰着一本書那麼大的一件東西，可是聲音空洞洞的。他檢了起來。那是一只假裝書冊的糖果箱。裏面是完全空的。他吃了一驚，聽了聽。沒有聲音。他爬進了坐起間，點起了燈。

書箱的門都被扭開了。每一本書都被抽到地板上來。所有的糖果箱，照那天晚上計算起來還藏着差不多九萬六千元的，堆做一堆放在那裏，都是空的了。他搜尋了十分鐘，但是所能尋到的只不過是一張五元的鈔票，在桌子底下飄也飄的。在他的口袋裏，他還有一元一角六分錢。於是約翰·荷爾德一共還有六元一角六分的財產，沒有工作，沒有朋友——甚至也沒有他的本人。

(五)

當國立木材銀行的總理聽見說約翰·荷爾德在那裏等着見他的時候，他咆哮道：

「我的天，我是早已忘記這個討厭東西的了！差不多一年沒有來了罷！哦，讓他進來罷——不，見了後纔讓他進來呢！告訴他說我忙着，沒有功夫見他。除非他有關於加斯伯·荷爾德的消息報告我。你去盤問盤問他看。」

總理的秘書很和悅的對約翰說：

「對不起得很，總理現在正在開會呢。你要見他有怎麼事情？有什麼消息關於——噫——你的兄弟的嗎？」

「沒有什麼消息，小姐。我到這裏來見總理，是爲着主的事。」

「噢！要是那麼的話，我恐怕我是不便去打攪他的。」

「我等着罷。」

他果真在那裏等着，等過了早晨，等到了吃中飯——總理急急的打他面前溜過去——又等到了下午。直至總理覺得有這麼一個可怕的東西在前面等着他，連事情也不能定心做了，於是只得把他叫進去。

「喂喂！這回是什麼，約翰？我忙着呢。沒有加斯伯的消息罷？」

「沒有消息，先生，可是——加斯伯他自己來了！我就是加斯伯·荷爾德！他的罪惡就是我的罪惡。」

「是的，是的，這一套廢話我都明白——你們是孿生兄弟，孿生的靈魂是分擔責任的——」

「你不懂呀。並沒有什麼孿生兄弟。也並沒有什麼約翰·荷爾德，我就是加斯伯。這個想像的兄弟是我創造起來的，是我自己假裝起來的——怎麼，你難道聽不出我的聲音嗎？」

常約翰向寫字檯上仆過身子，把兩隻手放在上面而默然的微笑着的時候，那總理搖搖頭說道：「不，我恐怕是聽不出來。你的聲音還是那個信教的好人兒約翰的！加斯伯是一個有興致有能耐的人。怎麼，他的笑是——」

『可是我也能笑的！』約翰發出一陣笑聲，恰像沼澤裏邊一隻惡鳥的叫。那總理不由得發起抖來。在他的桌子底下，他揪了揪鈴，將他的祕書叫了進來。

約翰突然道：『你看——這片假髮——這是假髮呀。你看，我是加斯伯呢！』說着他揭下了他的褐色的假髮。他略帶一點恐懼的站在那裏等着。總理吃了一驚，可是搖搖頭，嘆息道：

『你這可憐人！假髮，不錯的。可是我不能說這頭髮是像加斯伯的！』

他向房間角裏的一面鏡子指了指。

約翰搖幌着走上前實。確實，他看見他的頭髮已經從加斯伯那樣薄薄的一片光澤的烏黑變成了蓬蓬茸茸的一堆慘灰色覆在黃色的腦殼上了。

他只得慘然的哀求道：『唉，你難道看不出我是加斯伯嗎？我從銀行裏偷去了九萬七千塊錢。我現在情願受罰！我舉出幾件事情來證明我自己罷——怎麼，我還到過你家裏呢。你夫人的名字叫做愛甫琳。我在這裏的薪水是——』

「我的親愛的孩子，你以為加斯伯回到家裏是不會把這些有趣的事情跟你談談的嗎？我恐怕你爲了這事焦心——恕我說句老實話——已經使得你的神志有點不清了罷，約翰。」

「天底下並沒有什麼約翰的！並沒有！並沒有！」

「要是加斯伯沒有失蹤以前我不會碰到過你，這話我就比較容易相信。」

「給我一張紙。你是認識我的筆跡的——」

約翰用着他的手爪，抓了一張銀行的用箋，嘗試用加斯伯的圓渾字體寫上了幾個字。但是在過去一年半當中，他曾經用約翰的工細書體寫滿過幾千張紙。現在他雖然竭力要避去這種筆法，但是他用大而顫抖的書體寫了兩三個字以後，就慢慢的縮小下去，收緊下去，也慢慢的難認起來了。

當約翰還在寫的時候，總理看了看那張紙，就已毫不在意的說道：「怕是也不中用的。就是你的手也不像加斯伯的呀。你聽我說罷，我勸你不如離開薔薇堤，到什麼農場上去，做點室外的工，好把這種混亂的思想清一清，吸點新鮮空氣到你的肺裏去。」說着他站了起來，說道：「現在，我怕

有事情要做了。」

他站在那裏等着約翰出去。

約翰兇狠狠的將那張紙搓成一團，扔了開去。眼淚出現在他的疲倦的眼中。

他哭叫道：「難道再沒有什麼能夠證明我是加斯伯了嗎？」

「怎麼沒有！你可以把那九萬七千元裏面餘下來的錢交出來呀！」

約翰從他的破爛的衣袋裏拿出了一張五元的鈔票和一些零錢。「都在這裏了。還有九萬六千元昨天夜裏從我家裏偷去了。」

總理雖則替那瘋子心裏難過，可是忍不住笑了起來。後來他嘗試對他表示同情，並且安慰他道：「唉，真也是運氣不好，老頭子。那末，讓我們想想看。哦，你也可以叫你的父母，或是親戚，或是什麼人，出來證明加斯伯並沒有一個孿生兄弟的。」

「我的父母是死了，我的親屬早已就弄不清楚——我是生在英國的——父親帶我到這裏來我纔只有六歲。也許還有堂兄弟或是老鄰居，可是我都不認識。要是不親自到那邊去，在這種打

仗的時候大概是沒有找到他們的可能的。」

「好罷，那末我們只得讓它去了，老頭子。」總理按了按鈴，把祕書叫進來，溫和地對她說：「請你領荷爾德先生出去罷。」

走到門口，約翰又發狂似地嘗試補充道：「你可以找到我的汽車沈沒在——」
可以門已經關上，總理並沒有聽見。

於是總理下命令，說無論爲什麼理由，從此以後再不許約翰·荷爾德走進行裏來。他又打電話給保證公司，說約翰·荷爾德現在已經發了瘋，爲省麻煩起見不如不要接見他的好。

約翰可也並不嘗試去找他們。他跑到了區監獄。他走進管獄長的辦公室，靜靜的對他說道：「我曾經偷了大筆的款子，可是我無法可以證明。你肯把我關進監裏去嗎？」

那管獄長大嚷道：「滾出去！你們這班浪人要找個暖和地方過冬天，老是來這一手的！你爲什麼不拿一柄鍬子到沙地上去做工呢？也有兩元七毛五天呢。」

「我願意去的，先生，」約翰怯生生的說。「是在那裏呢？」

● 美國一個著名演戲的家族。

● 一種宗教團體的聚會，備參加者各自報告靈魂進修的經驗，故名。

● Lord Dunsany (1878—) 愛爾蘭著名劇作家。

● Noel Coward (1899—) 英國著名劇作家。